

# 美國農業中壟斷資本的統治

卡倫·弗雷特烈克斯著

宋 濂 黃炳輝 等譯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年·北京

## 本書譯者

宋 濂	導言、第一章、第三章一部分、第五章
吳大忻	第二章、第三章一部分
勞 生	第四章
秦 偉	第六章
黃炳輝	第七、八、九章

Karen Frederics

### Monopoly Capitalism Rules Agriculture in U. S. A.

根據捷克斯洛伐克國際農林合作學會出版的  
1952年第6卷“國際農業”雜誌英文版譯出

## 美國農業中壟斷資本的統治

〔美〕卡倫·弗雷德里克斯著

宋 濂 黃炳輝等譯

\*

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總布胡同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60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 · 6 3/4 印張 · 156,000 字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 定價：(7)0.70 元

統一書號：4005.163 56.12 滬登

# 目 錄

導 言	7
第一章 今天的事實証明了列寧對美國資本主義農業的分析	10
列寧的論証	10
一個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口中的農民	12
美國資本主義農業中的一些特殊變化	15
戰爭和危機	19
第二章 有關美國農業的一些情況	25
土地	25
誰占有土地	26
金融巨頭	28
其他大地主	30
真正掌握大權的	31
商業化了的農業	32
過度的專業化	36
機械化和提高了的生產率成為破產原因之一	40
農業裝備托辣斯	42
集約化的進展	43
統治階級的動機是為了戰爭的目的	45
第三章 大商業和大農業	48
大農也只算是小魚	48
食品工業和銀行業	49
他們都是哪些人	50
壟斷價格	53
食品加工業的壟斷	55

压榨利潤·····	58
面粉業壟斷·····	59
水做面包·····	62
托辣斯榨取下的乳業·····	64
肉类包裝运銷中的利潤·····	67
有的賺錢,有的賠本·····	69
帝國主义政策中的大農業資本·····	72
<b>第四章 南部的農業</b> ·····	<b>76</b>
骯髒的同盟·····	76
关于南部的一些数字·····	77
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	78
棉花大王及其屬民·····	81
黑人佃農·····	82
上層建筑·····	84
种植園和華尔街·····	87
机械化是怎樣的·····	89
南部的封建主义是美國的一种惡勢力·····	91
黑人民族·····	93
出路在哪里·····	95
<b>第五章 对破產的掙扎</b> ·····	<b>98</b>
对四百万農戶的陷害·····	98
政府支持着这种陰謀·····	102
揭發这个陰謀·····	106
中間階層的小規模資本家·····	107
高利貸的压迫·····	109
新的联盟·····	111
从小農到農業工人·····	113
生存的机会·····	114
田地上的工資劳动者·····	117
少数外來工人·····	120
災難的孩子·····	122
<b>第六章 國民收入中農民所得的份額</b> ·····	<b>125</b>



農業收入的情況	126
農民得到的價格	130
農民必須付出的價格	131
肥料托辣斯	133
運費	134
工人勒緊腰帶	136
要大砲,不要牛油	138
政府對農業的政策	140
農民要獲得等價的待遇	141
在飢餓世界里的過剩產品	145
造成產品的缺乏	147
籠絡的好手段	150
<b>第七章 糟塌天然資源</b>	<b>153</b>
一天的奇蹟	154
土壤侵蝕的國家	155
大掠奪者們	157
繼續擴大的塵土之原	160
小農們警覺到危機	162
洪水、旱災和水力發電	163
洪水中的家園	163
動力壟斷資本	164
垦殖法	167
未完成的任務	169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	171
<b>第八章 出賣農民</b>	<b>174</b>
農民怎樣得到他們的消息	175
農業專家	177
生花妙筆	178
法西斯分子	179
農業組織——朋友或是敵人	182
全國農業局協會	184
全國農業互濟會	186

全國農民協會·····	188
農業合作社·····	190
一些朋友們·····	192
<b>第九章 毀滅和貧窮的道路·····</b>	<b>196</b>
華爾街的農民綱領·····	197
美國壟斷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和精神上的危機·····	200
農民的勇氣和希望·····	202
進步黨·····	203
不景氣的年代·····	205
城鄉之間的友誼·····	206
美國農民要和平·····	209
共產黨和農民·····	212

## 導 言

捷克斯洛伐克的農民，和其他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農民一樣，需要和平來繼續建立幸福和富裕的生活。這是他們對於世界各國絕大多數人民今天正在爭取和平的鬥爭，深切關懷的原因。

但是美國華爾街帝國主義分子却瘋狂地企圖征服全世界，一意孤行地準備着戰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他們為了準備發動這樣一次戰爭，已化去了幾百億美元，用來在國內積存原子武器和其他武器，在國外武裝其他國家。

這一軍備競賽只是意味着使美國大多數人民以及北大西洋公約各國和各殖民地的人民遭受苦難。發動旨在毀滅世界上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爭的企圖，自然會帶來恐怖、壓迫和軍事統治。

但是戰爭不是單靠武器就可以贏得的。美國的壟斷統治者為了消滅人民對保衛和平的不屈不撓的決心，為了破壞他們對於蘇聯的信任，為了在建成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國家的隊伍內造成混亂，發動了一個造謠和歪曲的惡毒運動。通過無線電、間諜和煽動分子們的活動，他們試圖欺騙人民，要他們相信“美國生活方式”確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民主的和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一荒謬的宣傳還想滲入到各個階層里去。在其他方面，他們正對農民進行特殊宣傳，硬把美國農民的生活描繪成幸福和獨立的生活，說他們是生活在由無憂無慮的個體農戶所有的、肥沃而繁榮的田地所形成的富有田園風味的環境里。

这是不正确的。壟断資本統治美國的農村正像它統治工業和商業一樣。一步緊一步地折磨着那些還能個別地保持一小塊土地的農民。農民對銀行集團的負債一天大似一天；巨大食品托辣斯又用压低價格的辦法來向農民進攻。公司農場集團和大商業聯合一起，趁着把農民的子弟征募到執行華爾街帝國主義者的計謀的軍隊里去的時候，企圖來奪取几百萬農戶的土地。

在這樣一個時期，研究美國資本主義農業的真實特點就顯得特別重要。現在只一般地知道社會主義農業的優越性是再也不夠的了。將社會主義國家為一切消費者生產富足的衣服、食品的情況和資本主義國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要求減少生產的情況作一對照是必要的了。

這樣一個研究，如果在一個擁有足以改善全國人民生活的一切科學技術手段的國家里看到廣大農村群眾的貧困和衰微的情況，與人民民主國家農村里的富裕情況和文明的新生活作一對照，就很可能會對后者作出一個十分不同的評價。

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全世界人民認為可以從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學習到進步的科學技術。列寧也曾對美國有過這樣的評述：“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是資產階級文明的典範和理想。”

今天，全世界有千百萬人民已把蘇聯看作為一個輝煌的典範，這個國家把一切科學上的發展和技術上的發明都用來為人民謀福利；這個國家的政府也毫不猶豫地幫助其他國家同樣進步。

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國家在自然條件上有好些相當的地方。它們都是面積廣大和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它們今天都是在工業上最進步的國家。但是在蘇聯，人民掌握了國家的財富和國家的工業力量。而在美國，這些財富却被一小撮壟斷資本家所控制；他們繼續壓迫并剝削着美國廣大人民群眾。

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它在和平時期的情況下欣欣向

榮。相反，美國統治者却面臨着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矛盾，只好乞靈于掠奪戰爭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世界和平陣營的領袖——蘇聯是帝國主義戰爭道路上的最強有力的障礙。所以毀損世界人民心目中對蘇聯的尊敬和熱愛，推翻世界各國對蘇聯的仰慕和信賴，是反對蘇聯的毀謗宣傳和粉飾美國成為民主自由國家的虛偽、欺騙宣傳的直接目的。

人民民主國家里的農民和農業從業人員負有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內農民的信心的特殊任務。本書提供了一些事實和統計資料，旨在有助於消除目前仍可能存在的那些想從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好處的幻想。

## 第一章

# 今天的事实证明了列寧对美國資本主义 農業的分析

### 列寧的論証

大約在四十年前(1914年)弗·依·列寧寫了一篇論文——“農業中資本主义發展規律的新資料”。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論述了“美國農業中的資本主义”。

在这里他和当时有名的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經濟學者希默尔教授作了論爭。希默尔和民粹派的观点一样,認為“美國大多数農場是‘劳动者’的經濟”,在“更高度發展的地区,農業資本主义正在衰落,生產正在分散、縮小”;而且“移民化过程已經停止了了的地区,那里的大資本主义農業無不瓦解而受‘劳动者’農業的排挤。”<sup>①</sup>

列寧嚴厉地批評了这些資產階級观点。他証實了美國農業中的資本主义非但沒有分散,而且正以高速度發展着。为了暴露这种理論的徹底荒謬,他引用了1900年和1910年美國農業普查的統計資料,并以馬克思主义的觀點詳細地作了分析。列寧把这两次普查看作是“國民經濟農業方面最近的社会統計”<sup>②</sup>,普查資料中的內容給列寧提供了一切他所需要用來完全摧毀所謂美國農業資本主义正在分散的任何幻想。用列寧自己的話來說,这些資料

① “列寧全集”,苏联國營政治出版社,1948年俄文版,第22卷第6頁。

② 同上,第86頁。

使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農業的進化，作出准确而可靠的論断和結論來”。<sup>①</sup>

列寧深刻地了解美國的特点，如它的領土廣大，全國不同地区条件差異很大，以及这些条件和欧洲条件間的关系等等。同时，他深刻地了解到条件上多样性的存在也一定会表現在资本主义發展的不同色采上和程度上。

列寧寫这篇文章的时候还只能見到萌芽的好些趋向，在今天资本主义制度下已暴露無遺。这些暴露出來的事物既是资本主义的產物，它当然帶有腐朽的壟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丑惡面目。只要你願意看到这些东西，那么美國到处都可以看到，它們是顯而易見地存在着的。現在，誰也不再敢否認壟断資本統治着美國農業的事实了。

但人民的头腦并不是都能弄清楚壟断資本在每件影响着農業和个体農民的事物上的統治情况及其具体表現的。因此、我們現在可以借助列寧早期对美國農業中资本主义的估价和壟断資本磨折中、小農民和農業工人的情况，來揭露壟断資本的真相。

以下是列寧当时所作的几个主要結論：

“和工業比較起來，農業中手工劳动比机器的使用更占优势。”<sup>②</sup>但是列寧当时已經預見到机械化会不断推進，結果当導致農業新技術的發展，使農業規模更大，更具有资本主义性質。

“農業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指标是僱佣劳动。”列寧当时已注意到隨着國內各地使用机器的增長，工資劳动的运用也会不断地增加。资本主义到达壟断階段已很久了。它早已造成了大量的半失業和完全失業的農業工人后备軍。同时，机器的应用也加速發展了。

“農業中的小生產正迅速地被大生產排擠出去。”关于这点，列寧指

① “列寧全集”，苏联國營政治出版社，1948年俄文版，第22卷第86—87頁。

② 同上，第88頁。

出了資本主義統計資料中用土地面積作為農場分類的唯一標準的辦法來縮小這個事實。這就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於集約經營而使較小面積的土地獲得較高產量這效果給抹煞了。

“對小農業的吞併正在進行。”列寧推斷這個事實是根據下列兩個因素：農場主的人數和農民總數相比較，不斷在降低；農民總數和人口增長數相比較，上升得很慢。<sup>①</sup>

列寧的分析那時是十分正確的。當時資本主義已進入了總危機，而且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方現在已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壟斷資本今天統治着美國農村。列寧在他文章里稱揚過的“人民群眾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準”<sup>②</sup>已經變成了華爾街的犧牲品。在向法西斯和戰爭全面挺進之中，政治自由正被警察恐怖鎮壓着。同時，為了適應自許為“世界征服者”的願望，美國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正被野蠻化。這種政策傷害着工人，同樣也傷害着農民。

### 一個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口中的農民

在這向着戰爭體制推進的國家里，美國的帝國主義分子首先以美國共產黨領袖們作為其迫害的目標。被法西斯主義的史密斯法案誣陷為“倡導以武裝和暴力顛覆政府”的共產黨員中間，有黑人工人階級領袖貝蒂斯·潘萊。1951年以來，已經有11個潘萊的同志被華爾街審判官用這個罪名判處徒刑。潘萊和其他許多共產黨領袖、工會代表以及其他和平戰士和爭取人民權利的戰士很多年來、都被監禁在牢獄里。

貝蒂斯·潘萊現在不僅被認為是有數的美國農業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而且也被認為是與農業問題密切有關的民族問題

<sup>①</sup> “列寧全集”，蘇聯國營政治出版社，1948年俄文版，第22卷第88頁。

<sup>②</sup> 同上，第5頁。



的理論家。他是共產黨黑人委員會主席和全國農業委員會主席。

1950年12月28—31日在紐約舉行的美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潘萊代表農業委員會作了“黨在農民群眾中的工作”的報告，他說：

“資本主義一定會不斷地使小農和中農破產、無法生活和淪落。而這就創造了一種局面，在那里那些被迫淪落、被欺凌、被劫奪和被折磨的農民常成為無產階級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有力的和主要的同盟軍。”<sup>①</sup>

他尖銳地批評了美國共產黨員們對美國農民群眾的和平使命和他們最後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重視不夠。

在分析這個缺點的根源時，他特別指出了某些同志中的錯誤觀念：他們認為由於美國農場的高度機械化，所有美國農民全都變成了富有的，因而也是反動的這樣一類人物。此外，因為“工廠化農場”占優勢——這些農場都是一些擁有幾萬畝土地的企業，地主不在當地，成千的僱工在那里勞動——就沒有農民問題，也沒有小農和中農，因此也就沒有和農民結成聯盟的可能。

潘萊認為這一錯誤就是所謂“美國例外論”的幻想的殘余。這一觀念根源於在美國除去南部奴隸占有制以外就沒有封建主義的遺物這個事實。潘萊更引用列寧的話來證明小生產為大規模生產所代替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延長到幾年、幾十年的事情。跟着來的則是“小農耕作條件的破壞和毀滅的過程。”

他在大會發言中還批評了某些美國共產黨員在農業問題上的另外兩種理論。第一種理論是陳腐的假口，它認為農業工人是不能組織到工會里來的。他們堅持着說：因為農業工人都是移民，到處流動，這次收穫在這兒，那次收穫在那兒，沒有固定的基地。第二種理論認為注意農民問題即會妨礙對於工業工人工作的重視。

對第一種論調，他的答復是，農業工人中最多只有40%是流

<sup>①</sup> “政治評論”，1951年2月第135頁。

動的(这个数字他自己以后修正为20%——作者註)。他又說,即使農業工人全是流动工人,那么,如海員和伐木工人等流动職業的工人既然能成功地組織起來,这也就証明流动的農業工人同样也能爭取到工会組織里來。

在答复第二种論調时,他警告地引述了托洛茨基的沒有農民的同盟軍,無產階級革命照样可以實現的荒謬理論。潘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作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為,如不同时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后備力量爭取過來,無產階級就不能得到勝利。那么誰是后備力量呢?这就是貧農和中農;就是黑人地帶(指南部黑人占居民多数的地区——作者註)的黑人解放运动,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照我們目前情况來說,还应包括波多黎各和全部拉丁美洲在內。”<sup>①</sup>

潘萊在批判地估計了進步力量在農民中的工作以后,接着引出了如下几个基本論点。

“大商業和大農業已日益緊密結合,今天它們已經一鼻孔出气了。”

“今天較重要的農產品沒有一項不在壟斷資本控制之下;一切食品托辣斯又直接受制于几个大的統治全國經濟的財团。这些財团不僅控制着食品托辣斯,而且通过銀行和保險公司,決定着農業貸款政策,收集一大部分農民償付抵押借款的实物。”

“在殖民地区,大商業和大農業的相互关系更为明顯。如加利福尼亞裝运公司就拥有几千畝的夏威夷菠蘿園;食糖托辣斯在波多黎各也拥有大片种植園。”

“壟斷資本在食品工業中的成長、大農業的擴張、農業機械化的增長、大商業和大農業的結合、这一切,在此農業周期性危机已以市場縮小等現象再度呈現的时候,大大加强了对中、小農的压力……”<sup>②</sup>

潘萊以列寧关于土地問題的理論为武器,研究了有关二十世

① “政治評論”,1951年2月,第135—6頁。

② 同上,第133—7頁。

紀中叶美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的一些事實。

## 美國資本主義農業中的一些特殊變化

美國曾經有過所謂“大片空地”，現在只不過是羅曼諦克的回憶罷了。假如農民今天還聽從“到西方去，年輕人，到西方去”的老話的話，那將使他們遭到悲慘的幻滅的。

列寧寫那篇著作的當時，美國農業還在發展中。農場的數字還在增加，雖然增加的速度正如列寧所說比上世紀要慢得多。此外，當時也還有相當多的新墾土地投入生產。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一趨向却突然停止了，此後除在1929—1932年經濟蕭條年間農場數字曾一度增多以外，美國農場指數從1920年以後一直在繼續下降。最近30年內，農場數共縮減了1,104,000個。戰後新墾土地雖然還有一個時期繼續投入生產，但連這一個趨向也愈益顯得沒有多大的意義了。1932—1939年間，種植園面積有繼續下降趨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的1943年，總耕地才又一度增加到1928—1932年間最高年份的1%弱。<sup>①</sup>

二十世紀初葉，政府的公地還能免費分配給願在土地上居留的申請人。那時申請人每戶約能分到160畝；這些土地大部在無人居住的西部地區。現在，這些所謂宅地已經實際上不存在了。雖然原則上申請公地的權利還是存在，但却已沒有可耕地可供分配了。這些土地的絕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被鐵路公司的老板勾通政府偷盜去了的。其餘的土地則大部由養牛場老板占有，他們從那些在壟斷資本壓力下難以保有土地的原“宅地”所有人手

<sup>①</sup> 雪門·依·約翰遜著：“美國農業的變化”，1949年12月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編，“公報彙刊”第707號第20頁。

中得來的。由于1934—1935年的干旱和大風沙，很大部分这些过去很有价值的地区变成了完全的撩荒地。

工業化的北方已不再像列寧寫作的时候那样是一个拥有絕大多数高度資本主义化的農場的地区了。由于壟断資本主义对生活小康的中農加大了压力，他們乃丟棄了許多这样的農場。很多集約耕作的資本主义農場今天都分布在西部地区。除一两年可作为例外以外，近十年來加利福尼亞州在農業生產上一直占着全國第一位。那里的農場也是最高度壟断化的，耕作最集約化的。

在列寧的年代还是“移民化的西部地区”現在已經高度工業化了。东西部大工業家之間的斗争时常尖銳到使得东部壟断資本家、特別是鋼鐵巨头采用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制止西方工業的擴展。大資本家为利潤而斗争的結果，首当其冲的是西方農民，因为他們的成本里又無端給加上了農具、卡車和其他鋼鐵制品等必需工業品的高額運費。

現在只有在一個地区里，壟断資本主义的發展只使絕大多数農民的生產方法比較地有了很少改变。那里的佃農和分益佃雇農还繼續使用着老祖宗的生產工具。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实行奴隸占有制的南方地区。

这里，在这黑人民族的地区里，种植園制度現在还和以前一样，保持着封建統治。所不同的，只是今天很多种植園已經不是属于那些个体种植園主，而是美國大商業的僂壘——華尔街所有了。

因为我們在后面几章里还要詳細談到南部地区的問題，所以这里应着重說明一下列寧对南部地区問題特別是黑人問題的深刻的理解。他把南部的分益佃雇農制比做“真正俄罗斯式”（列寧加上的引号）的工役租制。这样就駁斥了希默尔博士的“美國是从來不知道封建主义，也沒有封建主义經濟殘余的國家”的論点。

在列寧寫這篇文章以後，南部地區的佃農和分益佃雇農百分數大大下降了。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已上升為土地所有者了。這是因為南部種植園主為了取得更高的利潤，採用了機械代替了手工勞動，而把佃雇農從土地上趕走了，或是因為佃雇農們迫於生活不得不離鄉背井出外營生了。這些被趕走的農民的命運，在美國的農業統計資料里，現在還象 1910 年那樣，很少會被提及的。

列寧對資本主義侵入大農場和小農場的程度的詳盡論述，對今天我們的分析或許是有極重要意義的。希默爾和民粹派的主要錯誤就在這裡，他們認為美國的所謂“勞動者”農場或者家庭農場的數字是在增加，而大的資本主義農場却在減少。列寧把當時正在增加着的幾類農場和的確在較小面積耕作的農場的統計資料作了詳盡的研究，並指出，原來正是在那時候，科學創造了可以使“粗放”農業（如在大面積上經營小麥和其他谷類作物業）轉變為“集約”農業（如牛奶業、果蔬菜業，能在較小土地上得到較高產量和較大經濟報酬）的方法。

今天，集約耕作法的指標是：除了使用機器和肥料以及僱傭勞動的數量以外，還包括運用雜交良種、選種、人工灌溉等等科學的新成就。總之，對土地投資的多少是判斷一個農場是否為資本主義農場的標尺。從這個角度來衡量，有很多就土地面積來說是所謂小農場的，卻變為利潤很高的事業。

當然，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今天一般地承認了列寧論點的基本真理。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單位面積土地上對畜牧、機械、良種、改良耕作方法等投資的增長”是資本主義農業最突出的特征，同時，從資本主義觀點來說，這也是進一步發展農業所必需的。

雪門·約翰遜曾談到農業生產中預期的變化會帶來的後果，他並且從資本主義的觀點出發，說到由於害怕生產過剩有可能需要去遏止生產量。他說：

“为了减低总產量，可采取的唯一有效步驟是將資本或土地或劳动資源从農業中轉移出來，或是把三者都轉移出來。但是……如果農業还是要經營下去，那么对于設備和当前的經營还須供应充分的資本，这样方能使随时用于耕作的土地和劳动資源得到最有效的結合。事实上，很多个体農民在土地和劳动資源上都有投資过少的趋向；而耕作方式的改变則是需要新的投資的。”①

40年以后的今天，在有决定作用的一部分農場里，耕作面積又有了增加，同时这些農場也采取了更集約的生產方法。由于这一次擴張，產生了那些面積达几万畝的大農場；由于有資本投入这些企業，因而在1940—1950年的十年間就有713,000个農場被吞掉了。

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農業經濟学家是不大关心被壟断資本主义的这种現象所牺牲的人命的。这就是美國農業部的一位經濟学家对目前形势的描述：

“農場数字的減少，約有半数是因为机械化和現代技術使農場可能联合，以及很多不再被列为農場而列为農村住戶的許多小單位不再生產糧食的緣故。另一重要因素是种植單位的減少和普查中对農場定义的变更”（農場土地在3畝以下而出售產品价值不到150美元者在1950年普查中不作为農場計——作者註）②

究竟这些被吞并掉的農民是否需要“联合”，是否自願“不再”生產糧食，是否願意他們以前的農場被称为沒有收入的“農村住戶”呢？这些問題根本沒有提到。本書以后各章將談到美國廣大農民是在怎样的压力下工作着的，这种压力又怎样使100万農民中的3/4丟棄了他們的土地。

① 拜門·依·約翰遜著：“美國農業的变化”，1949年12月“公報彙刊”第707号第62頁。

② “農業情况”，1952年3月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出版，第8頁。

今天的事实仍然是：占農業經營者总数 10% 的上層農業經營者生產达总產量 50% 以上的農產品、而占農業經營者总数半数的下層農民，產量却只占总產量的 10%。这“特选的几个”農場主在政治上、經濟背景上、壟断統治上所佔的統治地位，就是他們在 1946 年冷酷無情地提出要剝奪農民从政府方面獲得任何援助，从而把近 400 万農民（即農民总数的一半至总数 2/3）完全从農業中驅逐出去的根据。<sup>①</sup> 本書后一章还将談到一些政府發言人、公司農場集团代表和一些農場組織以怎样毫無原則的手段來支持这一要求，以及他們用怎样的宣傳方法使美國人民默許这个壟断計謀。

由此可知，在列寧寫作时还刚开始占有統治地位的壟断資本主义發展到今天这个階段的时候，中、小農的貧困化正以高速度在繼續進行着。土地的集中和把它归并到愈來愈少的人們的手中的方法，必然会加深 1920 年以來的周期性農業危机。

## 战争和危机

自从列寧寫了这篇論文到現在，已經發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战争都暂时給農民所增產的產品以較高价格的机会，但在两三年后每次都接着有一次農產品价格的暴跌。在这两次战后危机之間，發生过一次 1929—1932 年間的大經濟危机。这次危机使農產品价格下跌，从而使几百万个農場被迫倒閉，使經營这些農場的人不得不加入到几百万失業人員的隊伍里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改進了耕作方法已使美國能够生產足使全國人民免于飢餓的食糧，并有足够余糧去供应世界上其他國家。但是國內銷售市場却不能吸收這些產品，因为廣大人民羣众沒有購買力。失業、低工資和普遍的不穩定狀態使這些食品在

<sup>①</sup> “農業收入的变化及其与農業政策的关系”，1948 年美國商会農業組出版。

倉庫里堆積着，或是迫使農民干脆在食糧上市以前即加以消費。同樣，國外市場也不能吸收這樣大量的產品。

帝國主義為重分世界市場所發動的、以世界人民的生命為代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暫時使農業得到了一個喘息機會。資本主義的天性就是：只有在戰爭期間才能提高就業水平，使農民除將糧食賣給政府以供養軍隊以外，還能在國內售出他們的糧食產品。軍隊大部是從失業和飢餓羣眾中征募來的。對他們來說，世界大屠殺的道路是每天得到三餐飽飯的好機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農業生產着重在生產小麥和肉類，當時政府鼓勵農民以全力進行生產。1920年1月小麥現款售價還維持在每蒲式耳 3.5 美元。儘管當時政府大量收購小麥，來誘使歐洲服從美國，但同年 11 月，售價已跌到每蒲式耳 1 美元。

當時世界 1/6 的地方（當時僅指蘇聯——編者）已經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很多歐洲國家已經發生了遭到帝國主義強烈反抗的革命運動。重分世界市場的計劃已使帝國主義者自食其果，因為一方面它們拒絕和蘇聯貿易，而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方則又貧困得無錢購買它們的東西。

總的說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農業還沒有從第一次大危機里恢復過來。這就不像工業倒還經歷過一次高漲，雖然這個高漲到 1929 年已中止了。

1929 年第二次大經濟危機以後，大農場在胡佛政府的幫助下迅速地站穩了腳跟。胡佛政府是不能坐視大金融資本家破產的，因為它已在農業中、特別在南部種植系統中投放了大量信用貸款。

建設銀公司——由一些大公司董事們組成的、受華爾街控制的機關——推行了第一個胡佛計劃，就是設立區域農業信用貸款公司。黑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哈萊·海伍特對這個壟斷企業的評述是：



農業地區無數銀行業的失敗，使短期信用貸款來源枯竭；建設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這些銀行，成為地方信用貸款的來源。但是能夠得到好處的，只有那些大生產者。小耕作者，即是廣大佃農和小土地所有者是得不到它的好處的，因為條文規定，要得到貸款，就需要地主同意放棄扣押權，同時貸款額平均為 1,000 美元，還要有大量的附加担保品。<sup>①</sup>

這些年來的統計資料說明，中農數字還在繼續下降，大農場和小農場則在增加。而農場的總數是在往下降的。在胡佛銀行家的政府幫助之下，大農場能及時添配現代設備，從而減低生產成本，縱然產品跌價，也仍有利可圖。另一方面，小農數目遞增是因為幾萬失業工人都將他們僅有的資財全部投資於小塊土地上，希望這樣就能渡過經濟風暴。他們從來就不可能和農業中的財團力量及壟斷競爭相對抗的。只有少數人熬過了這場惡鬥。這些人大概今天構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統計學家所稱的“農村半失業者”的堅強的核心，他們在那些統計學家看來，是應該消滅得愈快愈好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農業再度出現了經濟平衡的外貌。那時候主要需要生產的是油料作物、大豆、豌豆和肉類、蛋品、乳產品等。但當時連果蔬生產者也居然第一次得到了好價錢。這是因為，干制品和罐頭食品在美國政府對盟國直接進行戰爭裝備和食品援助的租借計劃里，也是重要的部分。當時看來，好像真正的繁榮就在近邊了。

可是戰爭才一結束，各工業部門、特別是飛機製造業和造船業的生產完全停頓了，於是就有幾十萬女工和黑人工人失業。在消費者購買力還有一定儲備的時候，農民、特別是果蔬等非主要食品的生產者，就已感到國內銷售量的銳減了。

戰爭結束後，也發覺帝國主義在出口市場上蒙受了比第一次

<sup>①</sup> 哈萊·海伍特著：“黑人解放”紐約國際出版公司出版，第 62 頁。

大战以后更加巨大的損失。欧洲很大一部分地方已經擺脫了压迫者的統治而代之以人民代表的政权。它們指望苏联來帮助它們恢复战争破坏了的國家。几年以后，中國又赶跑了腐敗的蔣介石政府，走上了新的人民共和國的道路。

壟断資本主义剝削的范圍是縮小了。但这些新政府完全是願意在新的、平等的条件下和美國進行貿易的。可是美國不但不願意承認这些新情况、華尔街統治者且正瘋狂地試圖摧毀这些新政府，想把老样子重新恢复過來。

美國拒絕和人民民主國家貿易只能使这些國家受到暂时的困难。这些國家除了須經過一段短暫的过渡时期以外，它們的計劃經濟很快就調整了國內的工農業，并加快了它們的發展速度，这样就使它們能够自給自足，并能在彼此之間以及与苏联進行互有补益的貿易。

受到最大伤害的是美國人民，特别是再度面臨着日益衰落的國內外市場的美國農民。这样，資本主义的矛盾又促成了一次以1949—1950年为高峯的新的經濟危机，美國就在这时候發动了作为准备第三次大战的第一个試驗的侵朝战争。但是不論是馬歇尔計劃也好，对“冷战”中的西欧同盟國家出貸糧食也好，或是強迫出售農產品換取原料的办法也好，这都不能抵償中、小農由于失去穩定的國內外市場所受到的損失。現在壟断資本已經沒有办法用战争和战争准备來制止農業中的周期性危机了。

農民是傳統上愛和平的，因为战争会奪去他們賴以耕种田地的孩子們。美國農民也不会例外。華尔街的報紙和其他宣傳机关正使尽平生力量使美國人民相信这次战争計劃会使農民日益富裕。这种宣傳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是想使農民存着从战争里撈到些好处的幻想。事实上他們之中大多数人只要把他們的收入和產品价格对比一下，就知道是虧本了的。战争制造者希望这样做

便可以把農民網縛到政府的戰車上去。其次，這樣諾言也想使城市工人起來反對農民，防止華爾街最害怕的工人和農民為爭取和平而結成的聯盟。

雖然農民現在還沒有積極地和大量地參加和平鬥爭，但我們可以毫不過份地說，朝鮮戰爭在農民群眾中，如果不是比在工人中更加不得人心的話，至少是和工人中一樣不得人心的。大商業和大農業想在農村中大量征兵，但大部分農民深深地知道給他們這樣不平等待遇的目的是為了要加速清除中、小農。

同時，中、小農貧窮化是在不斷地、加速地進行着，除非發生全面變革——走向真正的民主，終究走上社會主義——這種趨向還看不到有停止的一天。在蘇聯，這種決定性的變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發生了。蘇聯人民現在正走上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輝煌道路。

經過從十月革命開始以來的整個時期，蘇聯農業已經得到了夢想不到的進步，號召提高總產量的新的農業計劃使壟斷資本家們望而生畏。

在蘇聯，應該感謝天才的列寧和斯大林，社會主義已經統治了農村，資本主義農業優越性的神話已經永遠被摧毀掉了。

蘇聯政府每年指定大部分國家預算用作建設變沙漠為良田的水利和水電的計劃，用作科學研究來不斷提高種植業和畜牧業的生產，用作技術研究來設計和生產那些減輕農業工作的負擔的、新型的、節省勞力的機器，而不把大量預算用作軍備。

蘇聯已沒有受壓迫的貧困的農民。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有高度訓練的男女工作者們熱烈地參加競賽，來提高優良品種的農作物和牲畜的生產，明了他們的工作是在促進人民、包括農村人民的幸福。

列寧寫述關於美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後，當他談到美

國時，他自己的國家已變成“人民的政治自由和人民的文化水平真正無比”的國家。

另一方面，美國的農業呈現着所有腐朽的征象，表現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帝國主義——的特性。

## 第二章

### 有关美國農業的一些情况


#### 土地

美國的土地和土壤是多种多样的,其生產潛力是巨大的,但是壟斷所有权造成了罪惡的浪費。在气候方面,美國也是幸运的,它既沒有像苏联西伯利亞那樣的嚴寒,也沒有像熱帶那樣的酷熱和潮濕。

除典型的热帶水果如香蕉、鳳梨、咖啡或茶葉外,其他作物几乎都能在美國生長。事实上,我們不能設想,如果土地、植物和耕作条件經過若干改造,这些熱帶果品仍不能生長。不过目前在美國看來,剝削殖民地國家劳动人民而輸入水果,却更为有利罢了。

在美國,某些州比其他州在气候、土壤方面具备更优越的条件。这些州利用投資,应用現代化的耕作技術,特别是現代化的灌溉方法,因此在農業生產方面居于領導地位。加里福尼亞州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州出產的作物有 200 多种。大群牛羊終年可以在遼闊的牧場放牧。从最基本的主要糧食如小麥、玉米,直到高貴的農產品如柑橘、朱欖、鱗梨、棗子、無花果、柿子和朝鮮薊等,都有生產。实际上加里福尼亞州沒有不能生長的东西。

这真該是一个人間天堂。但是居住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的中、小農民面臨着尖銳而經常的斗争,因为这个通往幸福之門的鑰匙被大農場勢力从他們手中劫奪去了。



还有很多州有許多肥沃的黑色土壤、温和的气候以及丰富的水源。但是不論在土地所有权和加工制造等方面都被強大的壟断势力控制着。这些势力反对应有的防治洪水的設施，統治着种植園，控制着铁路運輸等等，以致妨碍了廣大中、小農民享受他們的劳动果实，过平安幸福的生活。

根据 1950 年農業普查的最近統計数字，全美 19 億畝土地中的 1/4 是農作物地，一半以上是遼闊的永久性牧地和林地，其余則是森林和其他各种用途的土地或荒地。農地的总面積是 115,800 万畝，还未包括大約 40% 的放牧地，即政府所有的所謂公有地。<sup>①</sup>

## 誰占有土地

土地与民主是密切相联的这种信念深入美國人的思想，还在 1800 年，湯姆斯·杰斐遜任美國總統时就主張把公有地交給人民，以建立一个“自由農民的國家”，而不要把土地保留給地產公司、大投机商和其他銀团。

美國人心目中的“杰斐遜的民主”观念，是建立在自由土地上生存的自由農民是國家骨干这个基礎上的。这种观念在現代壟断資本主义下已不适用，因为在这个國家中爭取民主的領導作用屬於工人階級。杰斐遜的民主观念在当时是標誌着巨大的進步的，因此也就遭到那时統治集团的剧烈攻击。

直到 1860 年林肯担任總統，并暫時在政府中清除了南部种植園主的影响以后，終於在 1862 年通过了宅地法。这个法律規定本國公民及已經宣布願意成为美國公民的外國侨民，都可从原屬政府所有的土地中獲得 160 畝土地。

<sup>①</sup> “我們的土地是如何利用的”，載美國農業部 1952 年 2 月出版的“農業情況”第 6 頁。

在1852—1862年的十年間，以擁護宅地立法聞名的賓夕法尼亞的眾議院議員迦洛夏·哀·格洛，對於土地所有權曾有如下的看法：

“……如果一個人既然有權利住在地球上，他就有權利獲得足供休養生息的土地。如果他有生活的權利，他就有權利自由使用任何自然所給予的養分——呼吸的空氣、飲的水以及為維持生活而耕種的土地。因為這些都是享受自由幸福生活的必要手段。”<sup>①</sup>

但是為期不到30年，所有公地幾乎被盜竊一空，主要的是被鐵路和土地投機商竊去了。那些曾經僥倖獲得宅地的人，據估計，在目前農場所有主中，其土地來源可以查明是由他們的祖先經由宅地法取來的，不滿2%。

在列寧研究美國資本主義農業的時候，土地開始集中的警號已經十分明顯。從1880—1920年，1,000畝以上的農場已從25,578個增加到64,407個。25年以後，此數幾乎又加一倍，1945年普查指出當時象這樣的大農場已達112,899個。

然而這樣一類農場，只占美國農場總數的1.9%。根據統計，這類農場却占有農地總數的40.3%。由此可見，用1,000畝作為衡量大農場的起點是帶有怎樣欺騙的性質。但即使上述數字不很可靠，根據同一公司占有很多農場的情況而論，亦可進一步看出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性質。

下列情況更能清楚地看出土地壟斷的真相：1945年在1%農場中的1/10最大農場為數7,152個，每個農場經營的面積都在一萬畝或一萬畝以上。這一小撮大地主占有美國農地總數的1/5或19%。

甚至受壟斷公司所左右的美國農業部最後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情況目前仍存在。在農地所有權的研究資料中曾指出：

<sup>①</sup> “農民必須知道的事實”，1950年6月紐約農業研究所出版，第2頁。

“我們的土地所有制會容許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之手。根據當時的調查，3%的個體所有者占有41%的土地這一事實，證明比例很大的一部分農地是被較少數的地主占有的。”<sup>①</sup>

應該指出，上文著者所指的是個體所有者占有土地的情況。根據同一研究資料，農業公司另外還在美國占有6,393萬畝土地。英曼和費賓剖析農業公司的土地所有情況，他們說：在新英格蘭的美因州（大規模馬鈴薯生產中心）農業公司占有全部農地的9.1%；在南部佛羅里達州（以柑橘為主要農業品）占地達10.6%；在太平洋區域加利福尼亞州為13.2%，在華俄明和得克色斯州（以產牛著稱）各為13.6%和15.9%，在西部山區尼瓦達州為31%。

農業公司的土地所有權的性質是各不相同的。有很多是地產公司，如總公司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寇恩縣地產公司在西部三個州共占有土地100萬畝以上，又如在南部密士塞比州的丹爾太和派恩地產公司占有並經營着一片面積60平方哩的棉花區。

## 金融巨頭

美國壟斷資本中的巨頭——保險公司，通過農場土地的抵押和用取消幾萬個小農場贖取土地的權利的辦法，成為美國最大的地主。下表是1949年4個最大的保險公司的資產情況，可見他們所掌握的金融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四個最大人壽保險公司的資產表<sup>②</sup>

(1949年12月31日)

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	9,707,947,683 美元
萬全人壽保險公司	8,325,414,772 美元

<sup>①</sup> 別斯·特·英曼、威廉姆·哈·費賓著：“美國農地所有權”，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1949年出版。

<sup>②</sup> 來源：莫第編的“1950年銀行、保險、地產和投資托辣斯”（莫第調查研究所是最著名的大商業調查和統計研究機關——編者）



公平人壽保險公司	5,269,289,168 美元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	4,674,990,644 美元
合 計	27,977,642,267 美元

同一時期，美國最大的 17 家保險公司共有資產 460 億美元以上，這一數字差不多等於第二次大戰後幾年中，美國政府每年的預算。

雖然這些公司否認曾經對被他們圈沒的土地放過抵押貸款，但事實證明，在擺脫 1929—1932 年的經濟恐慌後不久，保險公司在 1937 年所持有的農地價值達 63,400 萬美元。實際上它們這些財產都是趕走了許多農戶而取得的，其總數幾乎等於商業銀行所有的 10 倍。<sup>①</sup>

到 1950 年保險公司所有的抵押農地價值近 10 億元，其中 6 個保險公司即占了一半。至於 1950 年各保險公司所占有農地是如何分配的，沒有詳細的材料。但下表所列是 1938 年的官方最近統計，也可見各主要保險公司占有土地的情況。還必須注意，根據 1940 年美國普查，1938 年每畝土地平均地價僅 31.71 美元，而在 1950 年地價上漲至每畝平均 65.45 美元（到 1951 年 3 月，每畝平均地價更上漲至 74.69 美元）。

1938 年主要的人壽保險公司持有農地的價值（單位：美元）<sup>②</sup>

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	83,290,000
紐約公平人壽保險公司	67,950,000
互濟人壽保險公司	50,698,000
約翰·亨考克人壽保險公司	49,663,000
萬全人壽保險公司	48,882,000
中央聯合人壽保險公司	43,639,000

① “農業金融評論”美國農業部編，1949 年 11 月。

② 票據交換委員會給國家臨時經濟委員會反托辣斯調查的報告，1940 年。

旅行家人寿保險公司	38,247,000
西北人寿保險公司	25,295,000
艾納人寿保險公司	21,023,000
依渥華州公平人寿保險公司	16,001,000
康納克迭克通用人寿保險公司	14,767,000
國民人寿保險公司	13,692,000
鳳凰互濟人寿保險公司	13,602,000
康納克迭克互濟人寿保險公司	11,739,000
銀行家人寿保險公司	11,003,000
合 計	509,461,000

這些保險公司以地主的身份，也經營着農業。根據政府的一個機構——票據交換委員會稱，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是美國最大的農業經營者。這個公司 1938 年投資 8,000 萬元，在 25 個州經營 7,000 個農場。僅在 1937 年，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即收穫棉花 5 萬包、玉米 1,000 萬蒲式耳、小麥 500 萬蒲式耳、花生 500 萬磅、菸葉 100 萬磅。<sup>①</sup>

### 其他大地主

其次是罐頭、冷藏、肉類包裝等公司，乳產品製造商和其他加工商也是重要的土地占有者和經營者。他們對於用低價收買農產品以榨取中、小農民的办法還嫌不夠，他們又靠着大規模機械化農場的力量在生產方面和中、小農民競爭。由於他們在這些大農場的巨大投資，因此這些公司能獲得生產成本遠較中、小農為低的大量原料，以供加工需要。

這些加工公司都統一組織在規模很大的工業托辣斯中。如罐頭商都屬於美國罐頭公司和大陸罐頭公司兩大罐頭製造公司所統治的美國罐頭製造業協會；而這兩大公司又都是大鋼鐵托辣斯的

<sup>①</sup> 票據交換委員會給國家臨時經濟委員會反托辣斯調查的報告，1940 年。

子公司。这个协会决定对农民和消费者買賣的价格，而且种植面積和制造罐头的產品数量也要得它的同意。

最后是一种法人組織的、个体所有者的農場。这些農場大量經營土地買賣業務，并且与華尔街内部在金融上有直接的联系。其中有生產者兼運輸商的，如第·佐佐農場。它是一个法人組織，其業主在加利福尼亞州經營二万畝以上的果蔬園藝場，全年雇工1,500人。它的產品由其自营的運輸行包裝运送，最后运往东部五个終点拍賣場銷售，其中有三个拍賣場完全是第·佐佐所控制的。

此外如安德遜·克萊登公司，其主要股东及董事長是威廉姆·西·克萊登。1944年克萊登出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是馬歇尔“冷戰”計劃的共同起草人。

安德遜·克萊登公司是美國和南美最大的棉花購買商。这个公司除在美國拥有145个軋棉厂外，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巴拉圭等國大約还拥有80个軋棉厂。它在1946年以前虽然还僅僅是对大棉產者、特别是美國和南美的大棉產者進行貸款，但它本身也終于轉入農業生產的經營，在加利福尼亞州購進一个拥有56,000畝灌溉地的、完全机械化的大棉產場。

安德遜·克萊登公司对美國南部的佃農和分益佃雇農以及拉丁美洲半殖民地的廣大人民進行了20年的剝削以后，又开始摧殘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小農民了。1948年这个公司獲得的利潤达3,520万美金。

### 真正掌握大权的

但是不論是土地公司也好，或是保險公司、加工公司以及大的法人組織的生產者都好，如果沒有銀行，則不能發揮壟斷統治的全部威力。在前述每一个集團組織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全國性的大銀行集團——摩根、洛克菲勒、庫恩—洛伯及其他——在支持

着，这些名字就是大金融資本的別名。

寇恩縣地產公司的背后是美國銀行，第·佐佐農場也是如此。新澤西的万全人寿保險公司、紐約州的紐約人寿保險公司和互濟人寿保險公司都是受摩根集團所控制的。僅在这三个公司中，摩根集團就有着資產 150 億美元。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集團範圍內的有大会人寿保險公司和公平人寿保險會社，其資產與摩根集團所有的相等。

銀行才是美國農地的真正所有者。正是它們的資金通過各種公司組織投向土地，才使大規模經營的農場帶上真正的資本主義的標誌，僅僅以土地大小來衡量，還看不清它的特質。因為如列寧在其土地問題理論中指出的，這種資金的投放就“意味着農業技術的改革、農業集約化、向更高形式的耕作制度的過渡、利用人造肥料、改良農具和機器的增多，以及使用機器和僱傭勞動數量的增加等等。”<sup>①</sup>

今天，金融賭場中的巨大賭注早已超過了列寧時代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結構。在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時代，在嚴密組織的金融帝國中，一小撮金融巨頭就能以獨裁的手段控制其本國政府、外國政府以及全世界大小企業。土地及其產物只不過是他們在戰爭賭注中的細微末屑而已，如果不是人民遵照斯大林“把和平的事業擔當起來”的號召而表現堅強意志，這些賭徒們就會利用全世界各個角落人民的生命來破壞世界的和平。

### 商業化了的農業

早在十七世紀，當人們還是用刀耕火種披荊斬棘來開發新大陸原始森林的草創時代，美國農民已經有了強烈的獨立感。作為一個自由的人，對於以自己的精力在建設國家中所作出的許多貢

<sup>①</sup> “列寧全集”，蘇聯國營政治出版社，1948年俄文版，第22卷，第47頁。

敵而感到的自豪，不是沒有原因的。許多來自各國的移民，一旦擺脫了古老國家的專制和壓迫的枷鎖，是再不甘心于遭受他們在原來國家中已經飽受其害的、陳旧的封建束縛的。但是，為時不過兩個世紀，他們又遇到一種來自正在擴張的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的奴役。它們侵犯着他們所衷心珍惜的自由。

當然，來自許多古老國家的開拓者的故事，不過是美國傳記中的一部分而已。在美國歷史中另外還有關於黑奴的最殘酷的一章。這是用數百萬人的鮮血所寫的歷史，它給美國南部打上了封建的烙印。

雖然林肯總統在 1863 年 1 月 1 日發表了解放宣言，把黑人從奴隸占有制度下解放出來，但是直到今天，在南部的種植園，半奴隸性的情況依然存在。在那裡，許多以前的奴隸及他們的後代變成了佃農和分益佃雇農。為數達美國南部人口  $\frac{1}{4}$  有餘的黑人，幾乎占全美佃農的一半，占分益佃雇農的半數以上。<sup>①</sup>

根據 1950 年農業普查，全美有農場 5,384,000 個，而在 1940 年却有 6,097,000 個。

1951 年 11 月 25 日保守的紐約時報寫道：“合併土地面積和減少農場數目的結果使許多佃農經營的農場減少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減少的農場中，幾乎有半數是在南部的，而且在這些南部減少的農場中，其中差不多有半數是由于分益佃雇農所經營的農場減少的結果。”

列寧關於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規律的分析再一次獲得了證明。壟斷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掃滅了在美國最落后和最反動地區的 35 萬個以上的最困苦的農民；其中 175,000 農民是所有農民中最受壓迫、最貧窮的分益佃雇農，大多數又是黑人。

在美國，除少數例外，農業經營是建立在商品生產基礎上的。

<sup>①</sup> 海伍特：“黑人的解放”第 34 頁。

但这不等于說，所有为出賣產品而生產的農民必能在有利可圖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上取得一定的報酬，也不是指他們的產品數量对于市場有巨大的影响。这里僅意味着廣大美國農民，不論是生產棉花、雞蛋或其他農產品的，都是依賴于外界市場的。

列寧在土地問題理論中，从資本主义發展的观点出發，深刻地区別了以維持生活而从事生產的農民（即自然農業）和为商品銷售而生產的農民的不同。這兩种農民而外，也还有相当數量的名副其實的、自足自給的農場。但在今天，为自足自給而从事農業的人數是很少的。

为了經營商品生產的農業，即使規模很小，所有農民也都必須增加雇佣劳动或增加不付工資的家庭劳动。在这里，農民的妻子挤一头牛的牛乳、揀几个雞蛋一类的事是不算在內的。農場上的家庭劳动是指：收割庄稼，經營家禽和牛乳業每天所必需干的雜事，或者是果園中的修剪、噴藥、灌溉和采摘果子等工作。

这样的農民也算作“資本家”，即使他們可能达到馬克思所說的“作为一个小資本家的絕對界限”。他們除去經營費用后所余下的純收入，却常常只相当于“維持體力的最低限度的工資”。<sup>①</sup>这也是事实，即農民必須在農場外找尋工作來补充这个最低的工資。

“商品生產的家庭農場”一詞的意義，是指農民自己經營的農場，在一年中的某些季節，需要使用家庭劳动力或雇工。在这些農場中，經濟上又可分成很多類。对于那些十分接近經濟階梯的底層的農場，即使是最有說服力的理論也不能使經營的人設想自己是“資本家”。他們只知道自己是被剝削的。

下表所示，即包括大規模商品生產的農場在內的各種商品生產的農民按其經濟類別的划分。

<sup>①</sup> 參閱“資本論”譯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12月出版，第3卷第37章。

(表一) 按經濟分類劃分的美國農場數目表

1950年農業調查局地理組制①

經濟類別		出售農產品的價值 (美元)	全 美 數 目 (千個)	美 國 百分比	美國北部 (千個)	美國南部 (千個)	美國西部 (千個)
商 品 生 產 農 場	第一類	25,000以上	105.5	2.0	44.8	29.1	31.6
	第二類	10,000—24,000	386.1	7.2	247.3	79.8	59.0
	第三類	5,000—9,999	725.6	13.5	497.7	153.3	74.5
	第四類	2,500—4,999	882.3	16.4	484.5	326.0	71.9
	第五類	1,200—2,499	895.9	16.6	327.2	509.2	59.5
	第六類	250—1,199 <sup>(1)</sup>	707.7	13.1	168.4	513.3	26.0
其 他 農 場	半農業經營的 農場	250—1,199 <sup>(2)</sup>	646.1	11.9	220.4	364.0	57.8
	住家農場	250以下	1,032.4	19.2	275.7	676.3	80.3
	不規則的農場	.....	4.5	0.1	2.0	1.5	1.0
合 計			5,382.1	100.0	2,268.0	2,652.5	461.7

表中对大規模商品生產的農場顯然是採取了歪曲的態度，因为它只舉出收入在25,000元的農場，而完全略掉那些收入在几十萬美元的大農場，这就進一步增加了收入不相上下的神話。不过目前我們所涉及的主要是商品生產的家庭農場，因此这个表还是有些用处的。首先从表上可以立刻看出，除大的農場經營者這一組外，一般農場經營者的收入都是很少的，因为表上列的是总收入，从中还須扣去經營成本費和稅款。

其次，它指出，中、小農民即第三、四、五、六各組的農場數遠遠地超过大農場。在美國南部，收入最低的第五、第六組農場最多，

① “農業情況”，美國農業部編，1952年3月。

(1) 業主在農場外工作不滿100天，出售農產品所得大於其他家庭收入者。

(2) 業主在農場外工作100天，或超过100天，或其他家庭收入超过出售農產品所得者。

几为北部这两组农场的一倍，虽然南部和北部各种农场的总数是很相近的。除商品生产的农场外，在南部还有100万从事半农业劳动的、标准以下的、住在农村而无法维持生活的农民。我们知道，这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大部分是黑人。

在西部，农场的数目是比较少的。这一点如果按照约翰逊根据1945年普查指出1920年以来大农场有发展趋势的说法来看，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说：

“面积500--999亩这一组的农场增加了16%，而1,000亩以上的农场增加了69%。1945年，1,000亩以上的农场较1920年增加了 $\frac{2}{3}$ ，在农场总数中只占2%弱，但其面积却占农地总数的40%。……大约有87%的1,000亩以上的农场是分布在西部17个州的。”<sup>①</sup>

自约翰逊在1949年发表了上面的言论以来，向大农场发展的趋势更加加速进行。在西部地区，巨大农场的经营显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 过度的专业化

剥夺美国广大农民土地的垄断势力，也要对美国农场方面继续不断的、过度的专业化程度负责。

当时列宁曾分析：那些代表着一种日益向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趋势的、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农场，其面积都是比较小的。那时还是农业集约化刚刚开始时期。粗放的干草和谷物农场正逐渐转变为较小的、水果、牛乳和蔬菜农场。列宁曾指出：“为了获得不低于平均利润的利润，在目前技术发展的条件下，必须组织农场在较小的面积——小于生产干草和谷物所必需的面积——上

<sup>①</sup> 霍门·依·约翰逊：“美国农业的变化”第53页。



### 從事于蔬菜的生產。<sup>①</sup>

面積更大的、更集約經營的農作物和畜產品專業農場，正把同類的中等農場推向經濟階梯的下層。現在要想從一種類型的生產轉向另一種類型的生產已經不象列寧所處的时代那樣容易辦到了。只有那些有足夠的大量土地和其他財產的生產者，才能根據市場的政治征候來改變他們的生產。

有限的土地和地價的上漲，使許多中、小資本主義經營的農民不可能用買地或租地的方法擴大其農場面積。同時為了某一種生產而購買的設備，其費用又常未付清，這也是他們必須依照舊方針進行生產的一個原因。對於果園和葡萄園經營者來說，要改變生產，就是要把經過多年栽培、能夠結實的樹連根拔掉。他們在較小的面積上從事其他作物的生產，也還會碰到市場情況因某一種特種農產品的變化而變化的風險。

為了挑選一種較有利的生產，這些農民依然企圖做那種顯然不可能的事。他們的經營更進一步集約了。如果他們還能借到貸款，就增購設備，而他們的家庭成員也都增加工作時間。或者，更壞的是，再度減低雇工的工資。總之，他們被迫，不得不模仿強大的對手的資本主義經營方法，實際上他們在這過程中越變越窮困。

為了防止某一種產品在市場上貶值而採取的各種生產方式，現在實際已不存在了。美國農民現在是用俗語所說的“他所有的雞蛋完全放在一個筐子裏”（孤注一擲之意——譯者）的辦法，因此他們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農民更成為金融家操縱市場的犧牲品。

更糟的是，這種集約的專業化生產，實質上使一般農民不為家庭消費而生產。例如紐約州的<sup>3</sup>家庭牛乳農場，需要全家都參加喂養、擠奶、清潔牛舍等工作，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因此必須養牛平

<sup>①</sup> “列寧全集”，蘇聯國營政治出版社，1948年俄文版，第62頁。

均达到 40—60 头。又如加利福尼亚的农家，为了不荒废一寸宝贵的土地，而把柑橘和落叶果树一直种到门口石阶边。这些果农没有母牛和鸡，也没有菜园。而且谁有时间来照管这些呢？

美国南方的佃农和分益佃雇农的情况就更坏了。他们自己不能决定种什么，他们必须服从地主的命令。因为地主不在家用农产品的生产上获取利润，并且要想利用自己的经销店、用非分的高价把食品卖给佃农，进一步使自己发财。因此他命令他们种棉花和菸叶，一直种到这些最苦的农民用来安身的木头房子的台阶前。

顺便说，我们应该注意，单单“农民”一词在美国是简直不用的。他们通常说：养奶牛的、养鸡的、种菜的、种李子和杏儿的、种麦的、种棉花和苜蓿的以及牧牛的等等。一个人的称呼都根据他所生产的农产品的名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称呼也就是他在经济上的分类。

养牛羊的人比起一般养奶牛和家禽的人来，很可能是大的农业经营者。棉花和菸草生产者如果不是佃农和分益佃雇农，一般都是较富裕的。我们知道一般蔬菜和果树生产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收入都不好；这当然是指普遍的情况，至如经营几千亩土地的美因州马铃薯生产者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莴苣生产者，则不在此例。在某一村镇范围内，一个单干农民的活动，大家都很清楚；而在纽约华尔街或旧金山蒙哥马利街的某些办事处中，一个拥有 5,000 亩牧场的人的名字却是微不足道的。

当过度的专业化给中、小农民带来了破产，使他们年复一年地成为国内外市场上商人玩弄的对象时，垄断集团却增强了控制广大农民的威力。

这里可举出若干行使这种威力的例子。

所有牛奶都必须通过牛奶分配商的工厂。他们最大的好处是尽量把牛奶用于制造的目的。牛奶托辣斯通过对各州立法机关的

压力，制定了按用途規定農民出售牛奶所得价格的法律。作飲料用的鮮牛奶价格最高，用于乳制品的牛奶价格最低。到月底，奶農送出的全部牛奶是按各种用途的平均价格（或混合价格）計价的。

因此，配發商不断提高供应消費者的鮮牛奶的价格，以便减少鮮牛奶的消費量。商店中鮮牛奶出售的数量越來越少，于是配發商就能更多地把農民的牛奶用于制造干酪、冰淇淋或其他乳制品，这些產品在生產和銷售数量方面都有較大的边际利潤。

一般家庭既不能不减少鮮牛奶的購用量，就設法多購些价格較便宜的乳產品，來代替失去的营养物。由于配發商越來越多地把牛奶用于制造的目的，因而奶農所得的平均价格不断减低。一般奶農虽然面臨着不断的貧困，但又缺乏轉向別种生產类型的資金。如果他想另換一个配發商，結果也同样是壟斷的買賣。

罐頭制造商的手段是同样惡毒的。以杏子为例，大部分產于加利福尼亞州，并在那里制成罐頭。这是一种味道很美的水果，一經成熟，必須立即采摘，特别是为了制罐頭之用。

罐頭制造商除在自己大面積的果園里收穫果品外，常用貸款的办法強制很多果農把水果賣給他們。他們借給果農生產貸款，簽訂合同，規定水果必須賣給借主。这种合同称为“空白”合同，因为在合同中他們从不規定水果的价格。

每到果樹开始結果的时候，罐頭制造商的購買代理人就分赴各个果園察看，估計水果的預期產量和品質。采收前的几个星期，他們开始傳播罐頭商將出什么价格的謠言。但就在这个时候，也並沒有在合同上真正达成价格的協議。直到最后，采摘果子的人來了，果子已經到了不能不采的时候，各制罐厂才宣布了一律的价格，这个价格通常較以前謠傳的价格要低  $1/3$ ，只有那些特別好的水果，价格可能稍高一些。

这时水果生產者只有兩条路可走：按照已定价格賣出或者讓

它爛掉，但后一条路是不实际的办法，因为他需要現金偿付各种債務。

罐頭商年年表現不同的花样。每遇水果大年，他們就利用时机，特別压低价格，大批收購杏子，尽可能地制成大量的罐頭。然而遇到水果收成是一般年景或小年时，也不能符合人們的預料，而使果農得到較高的价格。制罐商还常常特別留心保存罐頭存貨，以应付小年的銷路，而不提高向果農收買鮮果的价格。但在这种年份，罐頭商就借口水果來源稀少，特別提高水果罐頭的零售价格。

肉类包裝商、釀酒商、棉花販賣商等等都能在任何时候利用个体農民，因為他們十分清楚，農民不能不依靠他們，除非農民根本放棄農業。遇到这种时候，壟斷集团就趁機用低价購買農場，特別是如果農民在生產費用上無法償清債務的时候。

因此美國農業的高度專業化就成为中、小農民不断貧困、繼續惡化的一个原因。这种貧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們不能为家庭的消費而生產，不得不付出高价來購買消費品，而他們的平均收入又只有工業工人收入的  $\frac{1}{3}$  到  $\frac{1}{2}$ 。

### 机械化和提高了的生產率成为破產原因之一

貧農正被拖拉机排挤出土地以外，是無可怀疑的事实。壟斷的農業排挤貧農后，在他們遺棄的土地上進行机械化耕作。1950年的普查数字仍旧企圖把所有農民的情况描寫得大体相同，但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家是要把虛構和事实区别开來的。

資本家代理人以1940年以來減少了的農場数目，作为議論的根据，他們說每三个農場中的两个農場有一部拖拉机。果然如此，倒是一种好現象；但是另外的数字顯出，这不过是許多典型的歪曲

事例中的一个，它企圖表示，好像在資本主義的美國所有的農民都是繁榮的。

在1910年普查時，美國有1,000部拖拉機。列寧在其論文中曾引用了這個數字。但列寧明白地預見到：使用機器連同使用其他資本的投資，如肥料和改良種子以及使用僱傭勞動的增多，成為美國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主要方針”。此後，拖拉機和其他設備有了大量的增加。但讓我們看看這些機器是屬於誰的。

1945年的普查揭露，當時仍在經營着的近600萬的農民之中，約有2/3（390萬）沒有一部拖拉機。在這批農民中有150多萬人既無馬又無騾，而後者半數以上都住在南部。

1945年以來，差不多有50萬個農場停止經營，總計從1940年到1950年的十年中共減少了713,000個農場。當然這些消失了的農場不是高度機械化的，而是設備簡陋的。它們不再可能和大農場競爭。隨着，在經濟階梯上原比它們高一級的其他農場也就下降到最貧困的一級了。

我們可以承認，戰後是有少數農民能購買拖拉機的。戰時的收入，使某些農民有可能清償他們舊的抵押債務，因此他們願意重新借款買一些機器。我們還應進一步認清，在這些小農和中農之中，確也有一部分購買農場設備的購買力，因為在戰時只有很大的農場主才能以充分勢力影響政府的配給機構，來獲取購買很少的裝備的政府許可。但是這兩個因素仍不能認為從1945年以來獲得150萬部拖拉機的事實的重要因素。

美國農業部的一份文件使我們更好地了解，什麼人能買得起拖拉機和有關的其他農業機器。這個文件指出：“從1948年到1951年，拖拉機數大約增加了96萬部，或平均每年大約增加32萬部。這是報告中增加最多的三年。”<sup>①</sup>

<sup>①</sup> “農業情況”，1952年2月，第12頁。

这三年是战后農業危机最尖銳的年代。所有農民的純收入从最高的1947年的170億美元降低到1949年的135億美元和1950年的127億美元。而且，这个純收入的購買力，按1945年的美元价值計算，1949年只有101億美元，1950年只有94億美元。<sup>①</sup>

在这全部純收入中，小農和中農得到个人收入最少的份額。同时，農場設備的价格却不断上漲。許多農民取消了他們对于新拖拉机的訂貨，因为他們感到遭遇危机时一般沒有保障。<sup>②</sup>

所以，在战后时期几乎只有那已經占有很多拖拉机和其他有价值的設備的極大的農場，才能購買許多新的拖拉机，因为，在战后的危机發生期間，他們的收入並沒有受到什么損失。今天只有几千个農場拥有成隊的拖拉机，而不是每三个農場中的兩個農場有一部拖拉机。

这种情勢發展的結果，其他農業机器大部分也被大農場買去了。

### 農業裝備托辣斯

如果我們不向讀者介紹这个制造和出售農業机器的農場裝備托辣斯的概況，將造成嚴重的錯誤。

提到美國的農業裝備，就是指控制着美國國內和國外資本主义世界的農業机器範圍的國際收穫机公司。

1902年，芝加哥的麥克柯米克收穫机公司并吞了它的四个主要競爭者，成立了國際收穫机公司。摩根家族从金融方面支持它進行这次吞并。在本世紀初叶，公众反对这些托辣斯的情緒高漲，

<sup>①</sup> “農業統計”，美國農業部編，1951年；“農場收入情況”，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編。

<sup>②</sup> 美國農業部長查理士·福·勃蘭南給美國國會的支持農業的長期計劃的建議，1949年2月國會紀錄。

迫使美國司法部命令解散這個公司。摩根集團不但拒絕這個命令，並且進而把其他 13 個獨立公司併入它的金融機構，司法部也就不再過問了。

賽羅斯·姆·麥克柯米克是這個公司的創辦人，他屬於壓迫、摧殘工人階級和貧農的美國 60 個大家族。作為美國最法西斯化的報紙之一的芝加哥論壇報的所有主麥克柯米克家族及其“仇恨民主”的觀點，對於中西部城鄉人民都有驚人的、罪惡的影響。

1948 年，這個公司毫不誇張地認為它的利潤是“很可觀的”。其利潤比戰前高 177%，扣除稅款後，純利潤達 85,579,000 美元，為 1946 年的 3 倍。年復一年，國際收穫機公司的 54 種機器都漲了價，超出了普通農民的購買能力。

國際收穫機公司是全世界最大一家資本主義農業裝備製造商。它在美国掌握着 26 個製造廠、1 個煉鋼廠、2 個鐵路子公司，以及在古巴的許多礦砂船隻和西沙爾麻種植園、菲律賓的大麻種植園，來控制全部農業工具的工業。這個公司在德國、西班牙、加拿大、瑞士、阿根廷、巴西、古巴、墨西哥、新西蘭、南非、菲律賓、英屬東非、烏拉圭、瑞典、澳大利亞、英國、丹麥和法國都有子公司。國際收穫機公司是實行通過農業的控制、進而控制世界很大一部分經濟的、一個帝國主義的典型例子。

這裡無需強調指出，國際收穫機公司的利益是侵犯着中、小農民的利益的。

## 集約化的進展

隨着機械化的進展，並由於肥料和改良種子的使用，最後，但非最不必要地，由於電氣化，農業的生產率顯著地提高了。

在列寧時代，美國的農業實際還沒有電氣化，即使在今天，美

國也還有 1/5 的農場沒有什麼電氣。在美國，電力是生產成本中最貴的一項，即使是最大的農場，也不能象在蘇聯那樣大量使用電力。蘇聯已用電力發動在田間工作的機器。電力的使用範圍已很廣，如用電力推動灌溉抽水機，為孵雞業及牛奶業服務。任何無力支付私營電力公司的暴利價格的電費的農民，和他的富裕的競爭者比較起來，已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電氣化已達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相當高的現階段，這是多少年來中、小農民鬥爭的結果。他們要求政府成立一種能夠貸款給農村電力合作社的機構。這一鬥爭在本世紀 30 年代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成立之後得到成功，使那一區域的農民可以大大減低獲得水電供應的代價。羅斯福政府在公眾壓力之下構成了這項設計，並建立了農村電力管理局，貸款給農村電力合作社，建立動力網和輸電站。

由於農村合作社還沒有被那些處心積慮想要消滅政府的“競爭”的托辣斯所搞垮，這些合作社才能從政府，如在田納西流域，或私營公司購得比較廉價的動力。華盛頓的管理機構對於在羅斯福政權時代，因公眾的壓力而通過的許多建議，極大部分都未實行。但因為廣大群眾對於這一事業的支持，華盛頓的管理機構為了盡量避免公眾的指責，正在採用日益縮減其繼續行施職能所需經費的辦法，來破壞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工作。

無論如何，從農村電力管理局得到好處的合作社是為數不多的。大多數農民必須單獨地與私營公司進行交易。這就成為增加他們經營成本上的困難的又一個原因。

優良種子、肥料和其他土壤改良物的生產與銷售，越來越集中到幾個大經營者之手。小農永遠也買不到這些重要生產資料的必要數量。更壞的是，由八大公司所把持的肥料托辣斯，竟然以高價在市場出售低劣產品。



加利福尼亞棉花業是壟斷控制的種子情況的典型。這個州有一條關於棉花生產的法律是由一個農業生產壟斷集團提出、並經它堅持而獲得通過的。這條法律規定只有一個棉花品種可以在該州種植，那就是高價的阿卡拉 4-42 長絨棉種。控制棉花生產的壟斷者，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使個體農民甚至生產自用的種子也受到限制。只有少數壟斷集團分子可以生產這種種子，中、小農民必須以高價向他們購買。

### 統治階級的動機是為了戰爭的目的

從美國投入生產的土地面積、農業科學和技術的進展以及大規模資本主義農場獲得資金的便利等方面看來，顯然，它的生產率是遠遠落後於生產能力的。

1952 年 7 月美國農業部經濟學家的研究，也承認這一事實。在這個研究的摘要中說：“和高度生產水平相結合的經濟，在一般的气候條件下，美國農民 1955 年在種植業和畜牧業兩方面能比 1950 年增產 20% 以上。<sup>①</sup>”

其中所指提高生產率的其他因素是，耕種現在撩荒中的 1,100 萬畝較好的農地，並採用改良的耕作方法。

無疑的，美國的農業生產率能有很大的提高。同樣、無疑的是美國的人民及其他各地的人民需要更多、更好的農產品。但是美國的統治階級並不關心在和平的社會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注意力傾向於戰爭。經濟學家明白地承認，他們研究的“動機主要是關心國家生產糧食和纖維的能力，因為這些東西可能在發展我們國防計劃中所需要的。”

他們曾經聲明，美國的農業和其他經濟部門相同，正在配合

<sup>①</sup> 這一研究的摘要刊於 1952 年 7 月號的“農業情況”。

着战争的需要。为了缓和这声明所引起的攻击，他们后来加上“和平”的字样。他们写道，“在有利的需求和有利的成本、价格关系的情况下”，他们研究的结果与“高度水平的和平工业活动”的结果是同样适当的。

但是，战后时期的情况显出，由于大批失业和价格高涨的影响，对于农产品已没有“有利的需求”；由于垄断利润的操纵，也就没有“有利的成本、价格的关系”。因为中、小农民出售产品，仅能得到低微的价格，而购买所需的商品，则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几十万农民无力和大的机械化农场竞争，被逐于土地之外，同时125万农民又不得不每年到野外去找寻100天以上的工作。在这情况下，农场工人想靠土地谋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地减少。垄断资本家无耻地称之为繁荣的根源的战争政策，已经为城市工人带来了失业和悲惨情况。现在，到处找寻工作的农民又加入到这支资本主义的劳动后备军里来了。棉花收割机的使用又排挤了黑人分益佃雇农，使他们蒙受更多的饥饿和悲惨情况。因为他们是黑人，他们找职业的机会比他们的白种人农民兄弟们更为困难。

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统治阶级除了靠侵略战争以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农民所珍贵的目标——农业机械化和生产率相应提高的幸福，对总危机条件下的美国来说，只是意味着中、小农的不断贫困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更加尖锐。

1951年华尔街的宣传机关“纽约时报”把现在的农业情况说成是“极象迫近革命的情况”。这说明了它是如何在想去歪曲革命的进步意义而已。

实际发生的事实，特别是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却是在继续和加强着向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各种倾向。农业中能得到利润的总不外是最少的一群——就是最大的和最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但表面上总显得全体农民利益是均等的，这只是为了要造成列宁所说的

“資本主义下階級对立的鈍化”。<sup>①</sup>

这也証明了下列的列寧結論的正确性。結論称：“在目前各种联合組織的發展水平和目前的交通、运输及技術条件之下，在 100 万个農場中按照統一計劃，組織供应全部農產品的半数的生產，是絕對可以實現的。”<sup>②</sup>

事实上，到二十世紀中叶，正是 100 万个農場的半数，供应了全部農產品的 50%。

---

① “列寧全集”，苏联國營政治出版社，1948 年俄文版，第 22 卷，第 58 頁。

② 同上，第 86 頁。

### 第三章

## 大商業和大農業

金融資本已統治了農業。農民從壟斷資本所控制的種子公司購買播種小麥的種子開始，到從壟斷資本所控制的面包公司購回麵包為止，他的全部生活方式完全是受大商業控制着的。

鐵路公司在農民裝運他們的產品時勒索高額運費，銀行在他們抵押東西時勒索高額利息，肥料廠商在成品規格上欺騙農民，一切其他金融資本家的業務代理人已經布下了天羅地網使農民無從脫逃。

在這一羣吸血鬼中間，食品公司和其他農業加工公司居于首要地位。它們都是巨大的托辣斯，能夠決定農產品的價格，並且能強迫農民來接受。但是金融資本的特性就在於它們間各種利益的相互依賴和相互結合，所以只有很仔細地研究才能暴露這些多種多樣的托辣斯間的密切關係。只要想一想實際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控制着美國的只是 60 戶大家族，這就可以想見美國金融資本的真正集中程度。

### 大農也只算是小魚

在這些相互關聯和交錯着的金融集團所造成的、這個巨大的混亂局面里，大農只是起着很微小的作用。大農對於華爾街的主要價值只是他們能以高度機械化的大生產農場經常對中、小農施

加压力,把他們逼得走头無路罢了。投机者和商人从所謂“过剩產品”——它的主要來源是大農的生產——上謀取利潤,而加工厂商也就大大地依靠这些大量的“原料”來進一步压低对農民的收購价格。

然而在國內外金融業務的一般經營情况里,拥有一、二万畝土地的農業經營者,假如他沒有其他產業的話,就常被算作是美國人所謂的“大塘里的小魚”。

事实上,大農不兼营其他企業是沒有的。他可能兼营着一家包裝行,为他自己和其他農民运銷產品,从而向后者收取一些費用;他可能參預控制某些大城市的批發產品的終点市場;他也可能从那些和他的生產有关的加工企業里謀取一些利潤。

总之,他总会从事一些新的商業投机。这些投机需要另外一筆資本,这就使他們和食品工業及銀行这些金融機構發生了联系。不过不論他們有多少土地,但作为產品的生產者兼运銷者,或是作为小加工商來說,那么和壟断着生產領域的巨头們相比較,不用說他們只不过是小厂主而已。

## 食品工業和銀行業

無疑的,銀行在食品和与食品有关的工業里起着主要的作用。華尔街所認為的二十世紀壟断資本主义台柱的不断增長着的重要性,表現在在食品公司和其他有关農業的公司担任董事的大銀行家人數的增長上,也表現在大銀行家在銀行董事会里代表权的增加上。

銀行和食品工業資本的合并使食品托辣斯得以列入金融資本的門类,同时也使它們成为美國帝國主义政策的主要代表者。

下表揭示了几个主要金融集团和它們緊密地控制着的几家銀

行，这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在金融界大壟断集团中所進行的权力斗争。

### 大壟断金融集团所控制的主要銀行情况表

(資產單位——十億美元)

1. 摩根:		5. 芝加哥集团:	
約·派·摩根公司	0.7	依里諾大陸銀行信託公司	2.6
保證信託公司	2.7	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	2.5
銀行家信託公司	1.6	北方信託公司	0.7
紐約信託公司	0.7	哈立斯信託儲蓄銀行	0.6
第一花旗銀行	0.7	6. 杜邦:	
2. 洛克菲勒:		底特律銀行	1.4
吉士銀行	4.8	7. 克利夫蘭集团:	
3. 梅隆:		克利夫蘭信託公司	1.1
梅隆銀行信託公司	1.5	8. 波斯顿集团:	
4. 庫恩、洛泊:		第一國民銀行	1.5
孟哈頓銀行	1.3		

这上面的每一个銀行都通过投資、貸款和其他金融業務網与農業發生联系。这些联系是集中在全权代表着他們的金融統治集团的一群資本家的手里的。

我們当再敘述关于几个从事于多方面壟断的最典型的人物如下。

### 他們都是哪些人

一个兼任几个企業的董事以謀取互利的典型人物是奧斯汀·愛斯·依格蘭哈——洛克菲勒系吉士銀行董事。作为通用食品公司的董事長兼經理，他代表着國內最大的食品雜貨制造兼經紀業的壟断利益。这个壟断事業在全國只有一个范圍相当的勁敌——标准商标公司。

这个食品雜貨業巨子因而也够資格担任那旨在排挤个体小食品業的美國食品雜貨厂商协会的副主席。此外，他又是芝加哥，东

依里諾鐵路公司的董事。这个公司对他的產品的运输極為重要。他同时又兼任國際鋼鐵公司、印地亞那州伊凡斯維萊老國民銀行和色里富特公司的董事。色里富特公司是一家肥皂粉公司，它的產品就是由通用食品公司經售的。

洛克菲勒系的另一个真正的大商業的代表是湯姆遜·挨安·派金遜。他也担任着一家大食品公司的董事，这家公司就是在牛乳壟斷企業中占第一位的鮑登公司。作为公平人寿保險公司——洛克菲勒系另一个大財团和拥有大地產的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他擅長保險業務。他还兼任大陸保險公司、百年保險公司、大西洋互助保險公司和大西洋保險公司的董事。

派金遜在工業方面只和几家最大的公司有联系。其中有美國電話和電報公司——全國首要的交通壟斷企業和最大的國際電報托辣斯、威斯汀好烏斯电气公司、匹茨堡聯合煤業公司和長島鐵路公司。他在銀行方面除了与吉士銀行有联系外，也兼任着全國最大儲蓄銀行之一的移民實業儲蓄銀行的董事。

但因派金遜有着寶貴的金屬关系，所以他的地位要比其他銀行家高一些。此外他还兼着國內两个最大的教育機構——哥倫比亞大学和宾夕伐尼亞大学——的校董。

我們隨便从摩根集团附屬企業里举出几个例子，立刻可以看到他們的相互关系都帶有充分的壟斷意义。

威廉·西·包特是摩根系的紐約保證信託公司的董事，也是全國四大面包公司之一的大陸面包公司的董事。他在其他方面的关系虽然較為簡單，但却同样都有金融勢力。他是世界最大銅業托辣斯阿那康達銅業公司的董事，又是摩根系油業集团附屬企業的大陸油公司的董事。

另一家摩根系銀行——銀行家信託公司認為有一个叫愛爾斯華斯·朋格的人担任董事而引以為豪。这人熟悉糖業，他起先是

美國最大的制糖廠——國民制糖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為了配合公司的利益，他兼任着鞏固全國制糖業利益的美國蔗糖製造業協會主席。

朋格又兼任着美國夏威夷輪船公司的董事，他可以保證受殘酷剝削的夏威夷制糖工人所生產的蔗糖不斷地輸入。同時，作為四大麵包公司之一的通用麵包公司董事，他對美國人民的面包消費量極感興趣。他又是大西洋互助保險公司的董事，他能和洛克菲勒系的派金遜共同參加董事會議，討論金融上的互利問題。他和派金遜相同，是一個教育機關的董事，所以又能參與討論崇高的教育問題。再沒有比這回事——以資本主義思想及其一切罪惡在這些學校里培養派金遜和朋格的下一代的金融資本家——更能使這兩個傢伙關心了。

美國中、西部各州是由所謂芝加哥集團控制着的。伊里諾大陸銀行和芝加哥信託公司董事之一的譚維特·哀·克勞福是這個財團的十足的代表人物。

位於美國中、西部通道的芝加哥是全國最重要的鐵道中心。擁有全國華貴火車臥車的波爾門公司的董事長克勞福是一個鐵路巨頭。

芝加哥也是牲口集中和屠宰場很多的城市，這在烏潑東·辛克萊的小說“叢林”中對此作過很好的描述。資本主義陣營中位居第二的最大肉類罐頭廠商阿穆公司的總公司就在那裡，而克勞福又是這家公司的董事。

但是芝加哥又有最大的谷倉，它把谷物供應巨大的凱洛格公司來製造玉米片，米花等有名的所謂美國式“早餐用食品”。克勞福也是這家公司的董事之一。

最後，世界最大的郵購公司——蒙哥曼里·華德公司也正是在芝加哥，它的反勞動政策和破壞罷工的技術是和它的定貨目錄



那样花样百出的。由于农民离市场中心远，他们不得不通过广告向这家公司选购田间和家庭用具。一般邮购的商品在品质上总不像广告上说的那样天花乱坠的好。在这家公司，克劳福也担任着董事。

他对小企业也不肯放松。除了在食品业中广泛地联系以外，他还兼普尔门——标准车厂和普尔门金融产业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西佛及尼亚煤炭公司的董事。显然克劳福掌握着美国金融资本的命脉，在每个重要政策的决定上都有着他的意见。

对于接近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美西部地区也不能完全略而不谈。美国旧金山信托公司董事乔治·其·蒙哥曼里是很可以作为美国帝国主义代表人物的。他是凯塞尔·柯克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主要事业是海运公司。他是麦曾航运公司、大洋轮船公司和内河航运公司的董事。他的多方面的事业，甚至伸入到电料业和肥料业里，因此他也是全国最大的电料制造厂，通用电气公司和大肥料制造商太平洋鸟粪公司的董事。

对夏威夷的剥削是蒙哥曼里取得利润的重要来源。他是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制糖厂的董事，也是火奴鲁鲁油公司的董事。在农业方面，他是夏威夷群岛上伊华种植园、惠罗农业公司和考海拉糖公司的副董事长。

从金融系统主宰人名录中摘述下来的几个人物的金融关系使我们大概了解我们所说的金融资本完全地、绝对地统治着美国农业的情况。但是对于这些托辣斯和控制着这些托辣斯的人物，只能从他们的行动作出完全的批判。

## 壟断价格

在一个行業里甚或超出一个行業的範圍，这些食品業壟斷資本家、棉花加工商、烟草商和雜貨零售联营商店大家联合起來商定对農民收購的壟斷价格和对消費者出售的壟斷价格。向這兩方面進行壟斷剝削是由这些巨头們的全部金融機構和組織機構联合起來行动的。

在壟斷資本主义初期，就已經偶或可以看到价格壟斷的事情。例如 1912 年斯威夫脫肉品包裝公司的法律顧問亨利·維特曾借託法律，容許几个大包裝公司壟斷价格。他說从 1893 年 5 月到 1896 年 5 月，这几家公司的代表們每星期 2 下午用他的名义在旅館辟室會議。

这几家公司的代表們对抗着雪門的反托辣斯法案，進行肉类壟斷，并瓜分肉类加工的業務和地区範圍。当时甚至連旅館的房金和其他費用也按各公司的“包裝好的牛肉的运銷量”來分攤負擔。<sup>①</sup>

縱然美國最高法院 1905 年命令解散这个联合組織，以后又有过無數反对这个肉品托辣斯的控訴，但是这个壟斷集团却繼續合并、联合和收買那些妨碍它壟斷的公司。

1941 年联邦大陪審团退回了对美国肉業公会的 14 个會員的控訴書，控訴書中指出：

“在以前大約 13 年中，被告……有意識地不断地实行壟斷牲口价格和肉品价格的陰謀……。”

雪門反托辣斯法案在 60 多年以前被通过，是人民強有力地要求停止壟斷行为的結果。小農領導着当时这个要求停止壟斷的运动，因為他們始終痛恨着壟斷資本。但是除了政府好象也热切要求消滅壟斷行为的表現以外，这个法案从沒有發生实际的作用，反对壟斷資本的要求也沒有达到目的。事实上这些公司的例行控

<sup>①</sup> “農民必須知道的事实”，1948 年 6 月。

訴只是幫助了政府掩蓋其助長托辣斯和促使托辣斯擴展的階級性質，只是在公憤之下做它們的擋箭牌罷了。

由于害怕公眾的憤怒，此後這類壟斷活動不得不轉入“地下”，現在壟斷資本家們十分當心，不讓任何這類罪惡活動的消息洩露出來，而這個法案則成為一出滑稽劇了。雖然壟斷活動的事實是鐵証如山，但這個法案從未對它發生過作用，也沒有任何資本家會因違犯這個法案而受過一天的拘禁。

價格壟斷和其他壟斷活動的作用可以從它對農民和消費者的影響上看得出來，特別明顯的是在農產品收購市場和消費市場之間，差價日益懸殊。

### 食品加工業的壟斷

早在 1934 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農業收益調查報告在下列表中把食品加工商的数量和它們所剝削的農場的数量作一对照，顯示出食品加工商集中的程度，並指出這些加工商的聯合產量在各該類商品總產量中所占的百分比。表中沒有列入罐頭食品業，而近 30 年來罐頭食品業中有幾家公司竟控制了整個水果蔬菜

加工商及其農場的數額(按商品分)①

	加工商	農場
	數目	產品占該業總產量的百分比
小麥	13 個面粉公司.....65	1,363,471
	10 個面包公司.....30	
牛	3 個牛肉包裝公司.....41	550,042②
猪	3 個猪肉裝公司.....25	
牛乳	6 個牛乳裝運公司.....32	893,131
烟	5 個美國烟公司.....57	422,66

① “農業收益調查報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編，1937 年第 1 期。

② 此系 1930 年的數字，包括大部分養畜場。

罐頭食品的全部生產。根據 1930 年普查材料，當時共有蔬菜農場和專業商品蔬菜農場 627,452 個、專業果園 141,418 個。

接連下來的一張表顯示這些公司在 1947 年控制各該業的情況。表中還包括控制農機具業 75.4% 以上的農業機械公司。這更說明所有這些壟斷集團在向農民圍攻，而面臨着決死鬥爭的農民也在力圖掙脫它們的枷鎖。

可惜我們得不到最近幾年來關於這方面的完整資料。我們知道，1947 年以來這些公司的利潤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還并吞了好多小的獨立的企業。因此自然可以設想，今天它們所控制的百分數比以前要更大。

#### 几家主要公司的資產純值表<sup>①</sup>

2 个肉类包裝商(阿摩和斯威夫脫公司)	54.7%
4 个肉类包裝商(加上威尔遜和克达海公司)	72.3%
3 个面粉公司(通用面粉公司、奎格麥片公司、匹尔斯布萊公司)	30.2%
4 个面包公司(大陸、通用、純潔、華德)	30.6%
3 个餅干公司(國民、日光、聯合)	67.7%
2 个牛乳公司(國民和鮑登)	18.9%
4 个罐頭公司(加利福尼亞包裝公司、海因斯公司 康潑整尔·沙潑公司和利倍公司)	39.4%
4 个農業機械厂(國際收割機公司、提理公司、愛利斯、却尔墨公 司和开脫批拉公司)	75.4%

表中最驚人的事實是肉品包裝商的壟斷情況，只阿摩和斯威夫脫這兩家大公司即控制了整個肉類屠宰、肉類加工業和肉類包裝業的 54%。如再加上兩家次大的肉類包裝公司威尔遜和克达海公司，這 4 家公司几乎壟斷了整個肉類包裝業的 3/4。它們尤

<sup>①</sup>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關於生產設備集中情況的報告，1949 年出版，1947 年的材料。

其是阿摩公司和斯威夫脫公司都自己經營着牛、猪、和家禽牧場，自己供应大量的牛肉、猪肉、雞和蛋、因此它們也是中小農在这方面生產上的勁敌。

在國內食品生產上居于次要地位的是和麥農及其他谷物農民有直接关系的 3 个行業。上表的 3 个面粉公司几乎控制了美國面粉業全部投資的 1/3；在“軟面”業或是面包、糕餅業中，这 4 家公司，也同样地几乎控制了該業全部投資的 1/3；最后是“硬面”業，就是通常指的餅干業，是 3 种面粉加工業中最大的壟断組織。控制該業全部投資 68% 的是三家大公司——國民餅干公司、日光餅干公司和联合餅干公司。

國民乳品公司和鮑登公司这两家配乳商和乳品制造厂壟断了牛乳業的 48.9%，或几达全業的半数。因为牛乳容易腐敗，所以操縱牛奶業就需要有几万个分布全國各地的消毒和加工工厂。这些工厂的大部分时常伪装为地方企業，都被國民乳品公司和鮑登公司掌握着。这两家公司在好些地区都自己兼营着牛乳場，其中有些場拥有多至 500 头高產乳牛的牛群。

最后，表中指出 4 个罐頭食品公司几乎統治了罐頭業的 40%，正如我們在前面有一章里提到过的，这些罐頭業还兼营着大面積的果蔬生產。

美國联邦貿易委員會認為对絕大部分農產品來說，只要能控制其全國供应量的 1/10 就能使控制人壟断該項農產品的价格。所以，上述各業的控制程度顯示農民已成为这些壟断魔王的俘虏了。

拥有这些托辣斯和經營这些托辣斯的人們有权決定全部美國農民和千百万海外農民的命运。他們是決定美國政府对内对外战争政策的華尔街金融集团的一部分。今天美國的对外战争政策已經使它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了。

## 压榨利潤

美國有100萬以上的農場生產着小麥，這些小麥生產者絕大部分是商業性的家庭農場主。1949年這些農場在7,670萬畝土地上收穫了1,146,463蒲式耳小麥，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這段時間里小麥的平均價格大体上是每蒲式耳2美元。<sup>①</sup>

小麥因為是主要糧食，所以它在商業投機和政治上比任何其他糧食要重要。第一次大戰以後小麥曾用來賄賂過干涉主義者；二次大戰後小麥又用來作為所謂“救濟物資”。這以後很快在馬歇爾計劃的表現里暴露了它完全是一項帝國主義計劃。近在1950年印度政府向美國請求購買200萬噸小麥的時候，美帝國主義就會拒絕出售，企圖使印度因感受飢餓而听命於美國，只有當蘇聯和中國同意給飢餓的印度人民以無私的谷物援助以後，華盛頓才吝嗇地也給印度運去了一些小麥。但是用這些美國小麥做成的麵包結有一層硬壳——這就是給予面粉的帝國主義者強加於印度的難堪的條件。

在每一件這樣政治性的交易中，小麥投機商和面粉商總是獲得驚人的利潤。而廣大的農民群眾則被擱在一邊什麼也得不到。壟斷資本家在馬歇爾計劃中表現得這樣無理，他們片面地決定以面粉的形式來支付一大部分小麥，這樣使接受馬歇爾計劃的國家要付出包括磨粉費用在內的高額小麥價格。這些國家向美國提出抗議是無效的。而且他們由於金元儲備的減少和債款的積累，進一步受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役。

通常小麥的價格在收穫季節總是最低。絕大部分農民因為在農場里沒有儲存谷物的庫房，不得不在收割後就把小麥出售。也

<sup>①</sup> 1950年農業統計。

有很多農民因為積欠面粉公司當地代理商的債款，也必須迅即脫售谷物來償還債款。

在面粉商和谷物商已經用低價購進小麥以後，小麥價格常常開始上漲，但是無論價格上發生什麼急驟的和驚人的上漲，農民總難由此獲得什麼好處，除非他本人也屬於大經營者階級。所以利益最終是落到了投機者和商人手里去的，而面粉公司又占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大商業發言人把投機、期貨交易、谷物市場上的買空賣空和一切其他操縱市場的手段都說成“自由和公開市場”的表現。但是農民是不能同意這樣的定義的、因為這樣做的結果，農民以每蒲式耳 2 美元的價格出售了小麥以後，得以每蒲式耳 3 美元的價格去購入乳牛和家禽飼料。這類飼料 1948 年初已經上漲到每噸 105—130 美元，此後而且還上漲了不少。

### 面粉業壟斷

無論面粉公司怎樣經常公開地否認它們是投機商，但它們實際是最大的投機商之一，通用和匹爾斯布萊這兩家面粉公司當然也不例外。

1946 年時就有人控訴通用面粉公司操縱了商品小麥總量的 23%，而上述的 3 個面粉公司共控制了商品小麥總數的 38%。<sup>①</sup>

對這一可恥的事實的暴露當然也不能不引起爭吵，忠於其階級利益的美國政府就出來解救。一年以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提出了一項關於面粉工業的報告，在這個報告里，就對這三家公司分別作出比較和估計，而且只以各公司的制粉設備能力作為計算的標準。這就使得這三個公司看來大約只控制了全面粉業的 19%。

<sup>①</sup> 美國政府小型戰爭工廠協會給參議院“關於在二次大戰期間經濟集中”情況的報告。

报告对这三家公司董事会间彼此牵连的关系，以及这三个公司经营项目中获利最大的饲料和早餐用谷物等项目都避而不提。

下表说明通用面粉公司在 1946 年以后期间利润突增的情况，数字中并未包括（其他各公司也都是这样“盘存准备”基金的数字，而该公司的此项数字在 1947 年已达到 5,718,477 元。反动的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数字，说明通用面粉公司 1950 年的利润为 147%，它高于大战期间的收入。那时还是在朝鲜战争开始后食品商哄抬面粉价格以前，而且面粉和小麦在出口方面已经有好几年处于逐渐衰落的状态。

#### 通用面粉公司的纯利润

（除掉包括纳税在内的一切开支；以下为美元数）<sup>①</sup>

1943.....	5,365,945
1944.....	5,556,912
1945.....	6,474,493
1946.....	7,146,493
1947.....	9,236,214
1948.....	13,068,057
1949.....	11,654,036
1950.....	13,251,218

今天美国的面粉厂主只有在名称上还沿用以前“磨坊主”（Miller）的名称。这些磨坊主是以乡村小河的流水动力发动他们的粉磨的，他们常满身沾着面粉，亲自监督着农民装卸谷物。可是，就在那时，他们已成为出名的高利贷者，农民们很多是他们的债务人。

二十世纪的垄断面粉厂主都是大规模的高利贷者。通用面粉公司有能容 4,700 万蒲式耳谷物的储藏设备。因此它能在小麦价格低的时候大量储藏小麦。它的面粉工场每天能产粉 13,600 万

<sup>①</sup> 莫第：“工业手册”。



磅，而飼料碾磨場每天生產約 1 億磅。匹爾斯布萊面粉公司在磨粉能力方面居第 2 位，在銷售量方面占第 3 位，它有能容 2,000 萬蒲式耳的、有起重設備的谷倉，每天產粉量是 8,800 萬磅，飼料加工量是每天 350 萬磅。這就使通用面粉公司無可爭辯地成為面粉業中的領袖了。

因為合併的辦法是這些公司取得壟斷地位的基礎，所以他們的龐大財產還只是在上次大戰期間，特別是在戰後 1946 年以後幾年里形成起來的。1946 年是所有大食品加工商聯合了維護大財閥利益的全國製造業協會圖謀解除戰時物價統制而取得勝利的一年。1941 年，是戰爭期間利潤很高的一年，通用面粉公司銷售的面粉達 12,700 萬美元；1947 年該公司銷售的面粉達到了空前的巨大款額計為 370,982,427 美元，凡為 1941 年的 3 倍，但其所出售的面粉量並未相應地增加。

1918 年以後，通用面粉公司接收了 18 家各自獨立的大公司，其中有西海岸最大的面粉公司之一的斯潘萊面粉公司。銀行家、保險公司老板和其他大實業家照例也是這些公司董事會的董事。因為這些人對政策有諮詢和決策的作用，所以他們不僅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出主意，而且也對消費者進行欺騙。消費者還不僅在價格上蒙受欺騙勒索，而且還被這批“利潤狂”的壟斷資本家騙得損壞了健康。

科學研究報告透露了多年以來氯化氮，即稱為“安基納”的東西被放在面粉里，使面粉變白，並能長久保持。這又使面粉公司增加了利潤，因為這使面粉貯藏工作簡便多了，这样就容許了面粉商加速其投機的週轉。

在幾次科學試驗中用市上出售的這種白面做成的麵包喂狗二、三星期，結果使狗發生了類似癲癇的痙攣和抽筋症。這就証實了這種混有氯化氮的面粉確能使大腦和神經系統惡化，會使肌肉

松弛和精神混乱。即使反动的美國医藥协会和美國陸軍軍医署長也警告大家不要过量食用这种白面面包，因为这是硬化性症狀、癡呆症狀、潰瘍症狀和過敏症狀發生的一个原因。

可是美國人民还是面臨着这样慢性中毒的危險，因为他們買不到無毒面粉做成的面包，只能買这种面包吃。

### 水做面包

農民都認識到小麥与面包之間的价格关系越來越少。即使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小麥价格完全潰崩以后，虽然小麥市价仍有起伏，但每磅面包价格始終維持着 9.6 分，从來沒有下落过。自 1946 年以來面包价上漲 1 倍以上。1951 年，在若干城鎮中每磅面包价高达 19—20 分。

每当市場投机促使小麥价格过高而遭到公众誹議的威脅时，面包商就公开以面包价格高來責备農民，把責任推卸在農民身上。但当人人都知道小麥价格已經下跌而提出面包为什么不跌价的正当問題时，面包商又推託說他們積存了过多的高价小麥，因而不能降低面包价格。更不必說，面包商不会放棄机会，來埋怨“劳动成本高。”这農民不能不問：1 磅面粉或 1 蒲式耳小麥能做出多少面包？但是大面包商如大陸和華德面包公司对于这样簡單的問題从來沒有答复过，即使是美國農業部对这个問題也只能加以某种猜測。1947 年，美國農業部曾經估計每 100 磅面粉只能做出 154.2 磅面包，磨成 100 磅面粉需要 2.66 蒲式耳的小麥（每 1 蒲式耳重 60 磅）。根据这种完全不科学的估計，美國農業部指出消費者購買 1 塊錢的面包，其中農民所得只有 24 分。

但是面包壟斷商早已承認他們一直在用別的成分的东西，主要是水和其他發面代替小麥做面包。1925 年一个議会記者曾替英國的面包業誇耀地說：科学的做面包的問題是要使水都能發得起

來。英國前任農業部部長愛迪生爵士鑒于 1925—1939 年之間，以空氣和水代替有營養份的物質來做面包的做法有了這許多“進步”，曾指責着說：这样就使同样一袋面粉可能多做出 24 磅面包。

以典型的美國式的所謂“效率”著稱的美國面包商在這方面当然是不会落后于英國面包商的。还在 1915 年，三大面包壟斷公司之一的華德面包公司的喬治·華德曾在紐約法院厚顏無恥地承認過：華德公司和其他面包商都會用石膏及石膏粉做面包，使其更松更大。

用這些東西來代替小麥，無怪農民出售小麥的收入減少了，而面包托辣斯的利潤則上升了。最大的 1 家面包壟斷商國民餅干公司利潤增加的情況是有代表性的。在 1943 年和 1949 年之間，這家公司的利潤從 8,658,114 元提高到 21,676,903 元，增加了 1,300 萬元以上；其中增加最多的是在 1948 年和 1949 年間。戰後對於農民的危機最尖銳的年代，而國民餅干公司一年之中利潤即達 500 萬元。

如上面已經指出過的，1949 年這一年也標誌着農民出賣小麥價格和消費者被迫購買面包價格之間的距離在嚴重地擴大着，這是壟斷價格的真正指標。

根據美國農業部資料，在 1935—39 年間，每磅面包售價為 9.4 分，但在每磅面包上，農民所得和消費者支出之間的差額為 8 分。到 1949 年，9/10 磅重的面包零售價格平均漲至 14.5 分，而農民從各種面包原料（不僅是小麥）的收入和消費者所付價格之間的差額為 12.1 分。農民所得從未超過 15%，其餘差額都落入壟斷者的腰包。

面包商在侵朝戰爭中狂熱追求利潤的結果，繼續促使面包價格上漲，而農民收入却相應地縮減。生產小麥的中、小農民完全受唯一收購者的壟斷集團所擺布，但大農則在政府收購——為了出

口而收購產品——之中獲取利潤，而政府实际上就是壟斷資本的執行委員會。

### 托辣斯榨取下的乳農

在所有生產者中，產乳農民最直接地感受到消費量減少和生產成本提高的影響。乳牛每天必須獲得飼養，牛乳必須逐日送往市場，因此農民遇到市場停滯或飼料成本增加時，除多宰殺一些乳牛或根本放棄乳牛業外就沒有迴旋的余地。

乳農這種對每日市場變化的不可抗拒的依賴性為牛乳業托辣斯所充分利用。結果使越來越多的中、小乳農被排擠出這種行業。牛乳業托辣斯還利用各州立法機關由於它們的影響而通過的各種法律，根據慣例以“混合”價格付款給農民。如我們在前一章所指出的，牛乳業托辣斯用消費者無力負擔的高昂的鮮牛乳零售價格，在城市中造成牛乳供應的人為的“缺乏”。另一方面，這些騙子就可能利用由此所產生的農場上的牛乳的“過剩”，以低價購進牛乳來製造乳品，這是牛乳加工商的一項最大利潤。

牛乳業托辣斯不僅在價格方面玩弄花樣，並在關心“公共福利”的偽裝面貌下，賄賂州的農業部門來規定愈益嚴格的牛乳生產的規章。

甲級與乙級牛乳之間的區別是最基本的。甲級牛乳的價格較乙級為高。分級的标准是根據牛奶房的設備和條件，這是由各州檢查官控制着的。

我們不否認牛乳需要高度的衛生標準。一個具有完備的電氣化的農場、自己的消毒設備、純種牛、並且一般保持着高級牛乳房的生產者，應該得到較高的報酬，也是正當的。然而必須指出，這種分級制度也是一種階級制度，因為對於中農和小農來講，這樣

高的标准是很难达到的。

在州的立法官、检查官经常不断地以高压手段来提高乙级牛乳生产的标准的行为之中，也可以看到牛乳托辣斯对于乳农所加的压力。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使这些农民不能继续经营，并因限制牛乳的供应量而保持着垄断的价格。

虽然乙级牛乳只用于酪制品，并且乙级牛乳生产者的产品当然也只能获得较甲级生产者为低的价格，但在绝大部分州内，乙级生产者的标准也包括：要有电气挤乳设备，牛乳房一年刷白几次和其他类似的规定。这种要求迫使中、小生产者的全部资金支出和他们的收入完全失去平衡。

牛乳房等级定得越低，加工商和配发商就能获得便宜的产品，他们的利润也就越大。因此七八家公司就能完全控制全美的产乳农民，也就控制了牛乳消费大众。在这一小撮垄断组织中，洛克菲勒和摩根的子公司如国民乳品公司和鲍登公司是最高的统治者，从下表可见它们利润之高是惊人的。

牛乳公司的纯利润(纳税后的纯利润;以下为美元)①

年 代	国民乳品公司	鲍登公司
1940	11,094,406	7,582,617
1941	12,334,734	8,270,572
1942	12,221,852	8,379,654
1943	13,048,311	9,405,705
1944	13,318,288	9,987,934
1945	14,113,579	12,093,972
1946	25,443,817	19,581,007
1947	23,159,392	19,793,276
1948	25,358,547	19,179,427
1949	33,258,853	21,290,479

① 材料来源：莫第编“工业手册”。

牛乳工業是最后被壟斷的，三十年以前它还是一个“自由企業”。但是任何在壟斷競爭方面的落后，很快地就被迎头赶上了；十年之中牛乳業合并的活动达到了全美的紀錄。國民乳品公司成立于1923年，合并了331个独立的牛奶公司。如今，这个公司在美國有400个子公司，在德國有兩個分厂，还有几个分布在阿根廷、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荷蘭。

鮑登公司虽然歷史較久，而且在本世紀之初已經是資力雄厚的密尔班銀行保护下的公司，但在1927年还只有35个子公司，与國民乳品公司相較，似乎是比较弱小的。可是自洛克菲勒的資金打入了这个公司，就顯出其神通，在五年中又接收了207个厂家。这个公司除在美國分布有廣大的配發站和加工厂外，在加拿大也有20多个子公司，在英國、南非及南美也都有分厂。

在一切食品業壟斷組織中，由于牛乳托辣斯具有特別重要性，因此許多金融巨头都与它有联系。摩根公司的董事保罗·西·卡保、前美國駐阿根廷大使詹姆士·勃魯斯以及以摩根銀行為后台的哥德曼·薩奇公司的重要股東雪尼·詹姆士·溫堡都是國民乳品公司的董事。

再看一看鮑登公司董事會的名單，就知道他們都是那些重要人物。董事長阿尔白耳·齐·米尔班是洛克菲勒集团的律師米尔班、特魏特、何柏、哈特萊、麥克勞律師聯合事務所的首腦。麥克勞不久以前还是美國駐西德的高級專員。还有湯姆士·阿·巴金生，他的全部來歷是我們所已經知道的；哈·怀白·白蘭梯斯是全美製造商協會的前任主席、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積極擁護者。國民乳品公司的法律事務所不是別的，就是以美國戰爭方案的主謀人杜勒斯(現為美國國務卿)為首的薩利凡·克威法律事務所。

从这里，即使是天真的傍觀者也可看出从乳牛的牧場到華爾街和國際的政治與戰爭的場所不是沒有關聯的。

## 肉类包装运銷中的利潤

在芝加哥一条属于斯威夫脱肉类包装公司的铁路支綫上，停有滿載着牛的貨車，牛有几千头之多，是从尼瓦达或華俄明州的山区运出，經過 1,500—2,000 哩的長远旅程，才來到此地。它們都是属于 50—70 个不同的牧場主的。牧場主們和斯威夫脱公司的代理人在農場上对“委託販賣”進行了协商以后，才把它們运出。

这批牛正待出賣，牛主也不知道能賣到什么价錢，虽然它們已經不是在他們手里的財產了。他們已經把这批牛委託代理人运到美國肉类包装中心——芝加哥的牲畜場來出賣。有些牛主亦随同來此。

牛运到以后就赶進巨大的牲口欄，与其他託运寄賣的牲口关在一起，等候命运。一个斯威夫脱公司的代表报出当日每磅牲口的活重价是 13 分。但是斯威夫脱的代理人为了怕有些農民犹豫不决，不願在这一次出售他們的牲口，曾經在牧場时傲然說过每磅牲口活重的价格是 15 分。

現在牛已經到了芝加哥，而且極大部分牛主远在几千哩之外，即使有的牛主跟牛同來，但也沒法再把牛运回去了。当这些牛主們一面听着公司代表的报价声，一面也听到夾雜在空气中的、充滿了牛、猪、羊等牲畜、因飢餓而發出的悽慘的叫声。農民們十分明白，每一个鐘头的拖延都会使牲口丧失更多的重量。这批牛是牛主化了 3 年的時間才养得这么大的，現在已無別路可走，只有按斯威夫脱公司的条件成交了。

一般每头重 940 磅的牲口，原來農民預計每磅活重可售 15 分，現在只售得 13 分，每头就要少賣 18.8 元。这一差額对于一个小農來講就是一个介乎無利可圖与賠錢之間的差額了；如果是一

个中農，这一差額也許就是他原先計算的微薄的利潤。現在这些差額跟着牲口一起賣掉了。

就是这个終年詐取農民應得報酬的公司，从 1947 年到 1949 年的 3 年中，平均每年的收入达 5,350 万元，即較 1939 年的收入增加了 277%。

当 1950 年由于美國侵略爆發了朝鮮战争以后，人民群起要求实行物价統制，以制止以食品托辣斯为首、并有各大壟断商参加、引起物价狂漲的把戲。这时肉类包裝商又一次巧妙地运用保障其階級利益的手法。完全不适当的管理物价的法律，既經拟定实施，其用意就在讓一切追求利潤者能設法“避它的规定”。对于肉类包裝还有特別修訂的附則，“允許他們有合理的利潤。”对于農民，不論出售猪、牛、小牛、羊等，其价格都冻结在侵朝战争剛剛爆發以前的水平上——这是二次大战后發生危机以來最低的水平。

这就是政府送給这些瘋狂追求利潤的公司的一份“冷战”的特別礼物。如四大公司之一的阿摩公司在 1951 年第 1 季度的利潤是 7,668,512 元，但在侵朝战争以前 1950 年的同期，它的利潤还只有 5,570,583 元。

1946 年，美國參議院委员会曾把阿摩公司和斯威夫脫公司列为全美 250 家最大公司中的第 48 和第 49 位。报告并透露四大公司（阿摩、斯威夫脫、克达海和威尔遜）除經營肉类業務外，并經銷全國農家肥料的 1/5、皮革的 3/4、棉籽油的 1/3。他們同时又是牛油和鷄蛋的重要配發商，并至少掌握各州之間干酪販賣的半数。<sup>①</sup>

从給它們以优待運費率的鐵路起，直到为肉类托辣斯收買而經常進行有害宣傳的报纸为止，都受它們势力的影响。它們在國內國外的分支機構的数目，从未完全透露。但就我們所知，这些公司的触角一直深入到美國國內的各个角落和全世界每一个資本主

<sup>①</sup> 1946 年美國參議院委员会关于小商業的报告。



义地区的各个部分。

这些公司的董事都来自全国最大的银行以及最大的制造商集团，其中尤以钢铁、铁路、航运及油料等业占主要地位。

肉类包装商从来就是站在最前面，公开主张减少农民的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美国肉类公会主席汤玛斯·衣·威尔逊曾宣称每一个人的肉类消费量正在下降，并愿意政府限制牲畜的生产。但是他没有想到，如果减少肉类包装商的高额利润，就可能增加居民的肉类消费量。

食品托辣斯30年来一贯坚持的阶级逻辑，使垄断资本家获得了今天的高额利润。从1920年以来美国的农民总数减少了1,104,000人，其中有70万人是在过去10年中由于不能对抗占有优势的垄断资本家的压迫而放弃了斗争的。

### 有的赚钱，有的赔本

在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或在加利福尼亚等州的某些地方，有这样的农民，他徘徊在他的20亩的果园中，凝视着树上的柑橘。那一年经营果树生产是有困难的。这里曾经有过冻害，果农为了把果园“烘暖”，每亩已经花费额外开支300元。<sup>①</sup>农民们的旧式煨火罐是需用大量燃料的，但一旦霜期来临，油公司就立刻提高原油的价钱。那一年肥料价格也再度上涨。农民知道灌溉抽水机的电费比去年更高。他对自己说：“只要这些柑橘的价钱能够好些就好了。”

但是那个果农是不存幻想的。他知道几个星期以后他的果产品就要送交给某一个大托运行。如果他是在佛罗里达州，他的果

<sup>①</sup> 每当温度稍有下降时，柑橘生产者为了防止这些精美果品遭受冻害，就在全园普遍设置许多生熟的煨火罐，加油燃烧后热力上升到树顶，就能使果园温度增高。

產品就要送給美國水果生產者合作社去分級和包裝，它的商標是“藍鵝”。如果在加利福尼亞州，他或許把果產品交給“藍錨”牌商標的加利福尼亞水果生產者交易社，也可以送交世界聞名的以“花旗蜜橘”為名的互助柑橘配發社。

這個農民雖然是這些擁有數百萬元資金的“合作社”的一個社員，但由於這些組織都讓那些擁有幾千畝橘園的社員所把持，他對於他們的政策所提出的意見是從來不被採納的，因此他實際上是退了社的。這些社的投票權是以果園面積的大小或託運果品數量的多寡為標準的。凡運送果品越多者就獲得更多的投票權。

如果只要讓農民能有機會，他是會有很多意見的。多年以來，他只能將其果品委託運送行送往東部拍賣場。他知道運送行要收多少包裝和分級費，他也知道運費大概是多少，但他無法知道柑橘能賣到多少錢。因為這是在離開他的果園數千哩以外的拍賣場上決定的，他對於那里的價格是無能為力的。他所期望的只是在結算後不要欠運送行的錢，因為這是常有的情況。

紐約水果拍賣公司實際上是全美落葉果樹的果實、柑橘類、番茄以及極大部分進口果蔬的最大掮客。在美國東北部，中西部和南部等地區也有些較小的拍賣市場，但在洛磯山以東各地的買主都到紐約拍賣行來買水果。因此，這些運到東部來的果品常常不能不沿原路被運回去。這就是那些控制美國特產品主要市場的壟斷資本家的貨物運行制度。

上面所述的 3 大柑橘包裝商所控制的拍賣行是加利福尼亞最大的水果生產者第·佐佐家族所創辦的，這個拍賣行現在靠着仔細選擇出來的董事會的幫助，照舊經營拍賣。這是一個為股東謀取利潤的私有拍賣行。

水果是整車裝運的，在運到拍賣場後這些整批的水果才分成市場單位，然後再根據競買的“標價”廣泛配發出去。每一運送商

按照当天拍賣行出賣他的水果的总额，付出規定的手續費。这种企業經營主利潤的优厚是可想見的，如以 1947 年为例，根据这一組織所出版的宣傳小册子所載，“通过拍賣場出售的新鮮果蔬达 48,000 个車皮”。

当水果一進入拍賣場被放在長台上以后，原主就分辨不出自己所有的產品。擺在这个大廳里的只是許多与生產者本人無关系的“商标”名称(如“花旗蜜橘”等)。这些甘美的李子、梨、草莓和早蘋果等表明了果農們在生產中是費过一番心血的，他們都以能栽培出优良的果品为荣。但是拍賣机器并不关心各个農民，也不管这一農民明年是否还能把他那鮮美的水果送到市場上來。由于他的產品数量太少，不能自己运送，因而只有將其归并到某些生產兼运送者或大包裝公司的名下。

个体果農的命运是掌握在运貨代理人、拍賣商以及那些激动的、揮臂伸指地喊价的競買者的手中的。

資本主义銷售工具有害的偏向之一就是產品的标价及其最后定价的方法。

一切拍賣行的喊价制度都是从低到高的，而水果拍賣却和其他一切拍賣制度相反，标价是从高开始的，出价最高的得到最上等的貨色。但不要以为能生產特出果品的果農最后就能獲得相应的報酬，事情不是如此的。当一种水果的高价喊过后，随着这种水果数量的减少，質量的变次，标价就逐漸下降。当最后达到最低价格时，这个价格就成为全批貨物的賣价。因此最初出最高价格的買主只比出价最低的買主多出 5 分錢，但却有优先選擇果品的权利。

農業中資本主义的“效率”是这样的，它要求農業生產运用很大的資本，这就給小農帶來了破產。

沒有其他產品有像農民賣出价格与消費者付出价格之間相差如此之大的。首先运送商要賺一筆；然后鐵路在对美國西部原來

不平均的運費上面規定了水果運輸特別高的運費率，從而剝奪了果農的收入。其次是拍賣行主人又从中撈取利潤，再次是批發商對被迫只有向他批貨的小零售商索取過高的批發價。小零售商由于周轉率低，因此在賣給消費者時不得不大大地提高水果的零售價格。另一方面，壟斷者所控制的零售商，由于能直接從拍賣行進貨，周轉較快，並能利用其銷售力量，因此雖然他們的水果售價比獨立的小零售商的售價還稍微低一些，但他們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

上述買賣如用現金來計算，則裝 344 個小橘子的一箱橘子當日賣給拍賣行的價格是 4.5 元。同日，在紐約，同樣大小和品質的橘子每 11 個零售價卻達 25 分，或每箱 7.9 元。<sup>①</sup>

根據加利福尼亞州一個主要的柑橘生產及運銷專家的調查報告，目前消費者買一塊錢水果，果農从中所得只有 7—15 分。<sup>②</sup> 如以此二數的平均數 11 分計算，則果農每箱水果收入為 88 分，還須从中減去高額的經營費用。

### 帝國主義政策中的大農業資本

“農場雜誌”是美國最大的一個農業雜誌，其發行額在 250 萬冊以上。這個雜誌的所有主是蒲氏家族，他同時又是太陽油公司的老板。因此“農場雜誌”把全美製造商協會的意見帶到農業方面來是很自然的。

1950 年 8 月，這個雜誌不但把農產品價格的停止下降歸功于侵朝戰爭，並且倡導各地進行戰爭的多寡是和農業的繁榮成比例

<sup>①</sup> 1949 年 9 月“加利福尼亞農場報告員”中“1949 年 6 月 26 日現場調查報告”。

<sup>②</sup> 見 1949 年 8 月“加利福尼亞農場報告員”所載加利福尼亞柑橘生產者協會主席維克多·維·薄克爾所著之文。

的荒謬理論。

這就是帝國主義者的胡說亂道，並且企圖以此贏得愛好和平的美國人民來支持他們的戰爭掠奪計劃和原子彈政策。幾年以前，這種論據還沒有達到如此赤裸裸地殘暴地步，特別使農民們相信馬歇爾計劃是一個偉大的人道計劃，因此也就會附帶給他們以繁榮。

馬歇爾計劃的共同起草人不是別人，就是美國和南美的最大棉花商人——當時美國的助理國務卿威廉·西·克萊登。作為這一計劃的策劃者，他知道它的真正目的是在為大商業和大農業資本謀取巨大的利潤，同時要把某些國家充作美國發動戰爭的矛頭。

至於克萊登本人不但能決定接受馬歇爾計劃的國家要買多少棉花，而且也能決定其價格。極大部分的利潤裝進了安德遜·克萊登公司的腰包。1948年，這個公司的利潤曾達3,520萬元。

這樣，克萊登就成為帝國主義者所物色的充當國際會議上代言人的好角色。他曾經以這種資格出席過15次國際會議。他不是曾經在美國通過代表他們利益的議院外棉花委員會幫助過納粹黨抵抗1938年對納粹的棉花抵制嗎？現在通過魯爾區的卡特爾的支持，在西德重建納粹統治的政治攻勢中哪能找得更適當的人物來充任重要角色呢？

農民很快就識破了從“牛油轉到大砲”的馬歇爾計劃的面貌。還在這個計劃執行的第一年，美國運往國外的糧食就比沒有馬歇爾計劃的1947年減少70%。一般美國中、小農民在馬歇爾計劃執行後所受損失是多方面的。

帝國主義者迫使西方國家武裝起來，把美元都化在向美國購買軍火方面，這使這些國家甚至不能繼續從美國輸入過去所保持的數量有限的食品。馬歇爾計劃又限制那些依附美國的國家的工業發展，因此也使這些國家不能以工業品與美國食品進行交易。

最后，美國本身瘋狂的軍备競賽和馬歇爾計劃在國內的响影——人民納稅負擔的增加，使農民感覺到國內的食品消費量迅速下降。

美國帝國主義政策执行的結果，使美國大多數農民受到損失，然而許多与上述大農企業有勾結的人都獲得了厚利。事实上，華爾街對這些人的評價是看他們在國際間所能起的作用而定的。

大農企業是深知馬歇爾計劃的最終目的的，所以在开始的階段就決心把所有分配于購買食品的款項裝進腰包。当联邦預算減少了50億元，响影到農業經費及其他社會福利事業時，最先号召在國內实行節約的是罐頭商及其他農產品加工商。但它們對於馬歇爾計劃，歐洲復興方案及軍費開支，則認為“國防和援外是正當的責任，其經費是決不能縮減的。”<sup>①</sup> 1948年，通用食品公司的董事長奧斯汀·華·易格里赫被選為全美製造商協會的主席，為着自己的利益，更把這觀點推向前進。

許多大食品托辣斯除擁有國際資本——剝削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外，并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政治中有着堅實的基礎。

國民乳品公司和華德面包公司同它們的律師杜勒斯的聯繫就是典型例子。

杜勒斯是美國統治階級中最陰險的人物之一。就外交政策而言，他的話就等于法律，而他的話就意味着戰爭。他個人負有殘酷侵略朝鮮人民的罪名。他是1951年与日本締結單獨軍事條約的主使人。他也是同德國訂立的一般軍事條約的幕後人物。他的向全世界侵略的号召體現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1952年的競選政綱中。杜勒斯取得了臭名遠揚的“外交政策先生”的稱號。

牛奶、法西斯和备战似乎是特別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鮑登公司的代表律師之一是約翰·喬·麥克勞為了力求隱匿這種明顯的關係，当他担任駐西德高級專員期間，曾在律師事務所中取消了

<sup>①</sup> 1948年12月3日“紐約時報”。

麥克勞的名字。

麥克勞是前駐英大使路易斯·瓦·陶格拉斯的連襟，他們都與西德總理阿登納有姻親關係。由於這種金融上與家庭關係上的僥倖的結合，因此，要把德國變成第三次大戰的戰爭基地、企圖屠殺歐洲心臟部分百萬人民的陰謀，已經過好多年的準備。

另一牛乳業的代言人、國民乳品公司董事詹姆斯·勃魯斯，曾任駐阿根廷的大使。根據美國著名評論員阿索伯兄弟所稱，“他在外交上最顯著的成就，就是曾經和阿根廷的獨裁者胡安·畢隆建立了親熱的關係。”<sup>①</sup>

詹姆斯·勃魯斯的兄弟，銀行家安德洛·麥倫的前女婿大衛·克·衣·勃魯斯，在美國駐法大使任中，曾對大西洋公約的陰謀有過貢獻。他出任大使以前，是在法國主持馬歇爾計劃的活動，因此他是很合理的在法國代表美國大農利益的代理人。

可以明白，在帝國主義勢力範圍內，大農業和大商業的階級利益，獲得最明顯的反映。為了促使帝國主義目的的實現，美國中、小農民被逐出了土地。

的確，正如潘萊所說，“大商業和大農業是一鼻孔出氣的”。

---

<sup>①</sup> 1950年9月19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第四章 南部的農業<sup>①</sup>

### 骯髒的同盟

美國南部的農業近年虽然增加了机械化，但仍被安置在一种半封建机构之上。它以种植園制度——奴隶占有制的一种殘余——为基础，而这制度在金融資本扶持下，现在还很活躍。这一个雜种怪物是靠着一支現代農奴大軍——黑奴的后裔——來养活的。这些農奴和某些白种人兄弟一道，耕种种植園的土地。他們遭受着超剝削的待遇，过着美國所有階層中最低劣的生活。

北部華尔街金融資本家和南部白种人种植園主極想保持这种利潤很高的經濟，还在南部生活中的全部社会-政治和文化範圍內运用他們所有合法和非法的权力，來維護奴隶制的腐爛的上層建筑。整套法律和章程剝夺了南部1,000万黑人根据美國憲法所应享受的公民权利，并使他們处于奴役的状态。

这一类歧視和压迫是由警察、法庭和蒙面的三K党这样的法西斯組織用公开恐怖和侵害暴行、更常常用毒辣的暗殺手段來实行的。种植園繼續成为白种人优越观念的温床。奴隶主所培植的这个惡毒的观念是黑人劳动群众和白种人劳动群众之間的分離力。傲慢的地主們無恥地利用这个法西斯种族主义，当作一种借

<sup>①</sup> 这章由美國馬克思主义的日报“人民世界日报”的国际版編輯乔治·隆尔所寫，他現留居捷克。



口，把南部半封建經濟和他們虐待黑人的可恥行為“證明為正當”。從南部發出來的這個法西斯意識現在已有好幾十年滲入到美國生活的全部結構中。壟斷資本家早已拚命地握住了這個奴隸制所遺留下來的武器，來實行它的在國內外隔離和壓迫黑人的目的。

華爾街一群壟斷資本家和南部半封建農業經濟經營者之間，現在存在着一個骯髒的同盟。在 1952 年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上，這個結合美國這些統治者們的秘密的盟約，重新被揭露出來。在會議上銀行家和種植園主公然宣布，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綱領和國內法西斯主義完全協調。

被種植園經濟所控制的南部地位，在美國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有着數量上的重要性，因為這區域包含着五億六千萬畝土地，或者等於全國土地總數 19 億畝的 1/4 以上。

但在性質方面甚至更加重要，因為南部有着奴隸制的歷史，現在還很有勢力地承襲着那個制度，也尖銳地反映出美國反動勢力的日常行為。因此嚴肅地研究美國農業的學者，必須考查南部農業的特殊情況。

### 關於南部的一些數字

全國 48 州中的 16 州位於南部。哥倫比亞區也是這區域的一部分，它所包括的範圍實際只比聯邦政府京城華盛頓稍大一些。16 州是：德拉瓦、馬里蘭、佛吉尼亞、西佛吉尼亞、北卡羅列那、南卡羅列那、佐治亞、福羅里達、肯德基、田納西、阿拉巴馬、密士塞比、阿肯薩、奧克拉荷馬、得克色斯、路易斯安那。這 16 州的總農業人口共計 14,647,000 人，或比美國農業總人口 27,776,000 人<sup>①</sup>的半數多一些。

<sup>①</sup> 見美國農業部“1950 年農業統計”所宣布的 1949 年數字。

南部这些州的黑人总人口在 1947 年为 7,530,000 人,其中半数以上或 5,297,000 人住在農村区。<sup>①</sup> 但如果我們考查黑人占人口絕對多数的黑人地帶的中心的人口数字,黑人在南部農業中的作用甚至更为明顯。这是一个分布在南部 11 州的大部分的区域,成为种植園制度的中心。1940 年黑人地帶的人口数字是可以帮助了解这情况的,这年計有总人口 4,237,739 人,其中黑人为 2,642,808 人,占总人口 63%。<sup>②</sup> 假如我們把黑人密集的黑人地帶的周圍部分包括在内,我們查悉 1940 年全部黑人地帶区域的人口为 10,256,289 人,其中黑人为 4,993,612 人,占这区域总人口 48.7%。<sup>③</sup> 这几乎是全國黑人人口 1,500 万的 1/3。

### 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

現在美國黑人的祖先是由殘暴貪婪的奴販子在非洲捕獲后用鎖練縛住运到美國的。从 1619 年第一只販奴船在新大陸北部海岸卸下“人貨”这个無恥的日子起,这个獲利的冒險事業逐漸發展起來。大部分黑奴是由南部地主買來,被赶到田地里去做工,或被当作私人家庭的奴隸。但到 1793 年軋棉机發明以后,奴隸占有制对于美國南部地主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部軋棉机可使两个人每天軋出皮棉 1,000 磅,而从前每人每天只可軋皮棉一磅。棉花原是奢侈品,这时成为大众用品,美國國內和國外的紡織厂急切需要它,棉花生產也就迅速地增加起來。

棉花成为南方全部鄉村的大王,在棉田中工作的黑奴数目也

① 見美國商業部調查局 1948 年 1 月 19 日所宣布的数字。

② 見美國人口調查局 1940 年的特別報告。

③ 同上。

相应地增多了。貪得無厭的棉花种植園主人們不断地需要人口販子們迅速供应新的牺牲者,因此,虽然由于剝夺和野蛮行为而使奴隸的死亡率增高,但奴隸数目还是迅速增加,至 1860 年南北战争前夕,黑奴已达到 400 万人。那年美國总人口 31,443,321 人,黑人人口却占 13%。今日这些黑奴的后裔構成美國总人口 15,000 万的 10% 左右。

从軋棉机發明以來,几已过了 160 年,而棉花大王仍然統治着南部。随着起統治作用的还有奴隸社会的經濟、社会和政治的成分;这个社会的建立是使尊貴的領主和夫人們——棉花种植園主人和北部銀行家——大發其財。

到十九世紀中叶,南部奴隸主們势力强大,他們开始抗拒北部新兴的資本家階級所主持的联邦政府的控制。因为西部土地已被合众國用奸詐手段和武力併吞过来,棉花种植園主要把这些区域变成黑奴地区,用来种植棉花。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由于棉花連作,南部土壤的肥沃度正迅速趋于耗竭。

但南部統治者要擴展黑奴地区的另一主要的和兇惡的目的是:由于实施奴隸制而取得对于新的各州的政治控制权,他們也就能选出在联邦政府中代表这些州的众議員和參議員。这样,他們料到可以增加拥护奴隸制的議員的人数,最后达到了控制联邦政府的目的。种植園主推想,这个龐大的权力一旦轉到了他們的手里,就可把美國全部地区变为一个巨大的奴隸营和种植園,使他們獲得数不清的财富。

由于这个惡毒的陰謀和实行这个陰謀的企圖,結果南北統治階級之間發生了尖銳的斗争。北部工業家虽然在棉花和奴隸制方面賺得巨利,但他們反对种植園主們的擴張行动,因为新兴的資本主义只有在沒有奴隸制的地区才可以發展和繁荣。

这个斗争終於造成了 1861—1865 年的南北战争,結果南方失

敗，取消了奴隸占有制。这也顯示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顯著的勝利。馬克思在1861年說：“因此，南北之間現在的斗爭，只是兩個社會制度之間、奴隸制和自由勞動之間的斗爭。”<sup>①</sup> 當列寧說到“美國1863—1865年的內戰底極偉大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sup>②</sup>時，他也讚揚了這一個勝利。

但是奴隸主的失敗引出了一定的歷史的任務，假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成功，它們當已解決。這些任務主要的有二：沒收種植園，實行基本的土地改革，分地給無地的從前的奴隸和窮苦的白種人；給予黑人以全部選舉權和平等權利。這些要求符合解放了的黑奴的幾百年的願望。“四十畝地一頭驢”的呼聲迅速傳遍南部，並得到北部熱烈擁護解放事業的白種人自由主義者中的熱切的響應。要求土地和選舉權是基本的主張，為了這主張，許許多多的黑奴在戰爭中英勇地犧牲了。

如果這些要求業已實現，那末種植園制度以及連帶着的奴隸制的其它殘余當已消滅。但是這個民主綱領給北部資產階級出賣了，他們在剝奪奴隸主的權力以後，竟要保存種植園制度，作為發財的來源，並使南部成為一個供應原料、銷售製造品的殖民地的後方地區。此外，當資產階級用武力反對奴隸地區的擴展時，它深恐這個上層建築一旦崩潰，將使民主主義的潮流沖擊全國，因此贊成奴隸制所造成的種族主義的思想上的上層建築。

由於資產階級的叛變，從前的奴隸主義又於1877年統治了鄉村，從而控制了整個南部。解放了的黑奴淪為半封建農奴的地位，在棉花種植園中為從前的主人服役。為了完成民主主義的土地革命，黑人重新開始斗爭，並且遭到了殘酷的種植園主和園主的北部同盟者的暴行所造成的無可言喻的苦難。

① 馬克思、恩格斯：“美國的內戰”。

② 列寧：“給美國工人的信”，蘇聯外文出版社，第13頁。

## 棉花大王及其屬民

数十年中，棉花成了美國全國的主要“搖錢樹”。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以來，谷物（玉蜀黍）已發展到第一位，1949年的收穫總值為4,080,243,000美元。但棉花和棉子仍居第二位，那年收穫總值為2,549,847,000美元。在播種面積方面，棉花居第五位，次於玉蜀黍、小麥、干草和燕麥；1949年全國種棉總面積為27,230,000畝。其中，約有94%，計25,545,000畝位於南部。<sup>①</sup>1938年和1940年所公布的數字是最近所調查的數字，顯示南部半數以上的耕地用於植棉，200萬以上的農戶，或者約近美國全國農戶總數 $\frac{1}{3}$ 的農戶依靠棉田過活。<sup>②</sup>

巨大數量的棉花大部分是在大種植園中生產的，而這些種植園主要是由種植園主用封建式的租佃制經營的。這種租佃制分成好幾種形式，性質也很複雜，包括：分益佃雇農、分益佃農、錢租佃農、分益錢租佃農。

租佃制發生於南北戰爭的余波之中，當時從前的黑奴因為受了北部白種人統治階級的欺騙，感覺到自己既無金錢、也無田地不動產，其結果是，種植園主們發覺到用租佃的封建方法代替奴隸占有制是簡單容易的事。因此在一種資本主義買賣關係的制度以內實行着封建的生產關係。這個矛盾存在到現在，並且可以幫助說明南北關係之間南部的半殖民地地位。租佃制度以內所存在的不同狀態，只是顯示出種植園經濟的混亂情況。這些層疊不是表示進步，只是證明地主們決意要把封建主義的結構保持完整。

① 美國農業部1950年農業統計。

② (1)美國全國應急會議，“關於南部經濟情況給總統的報告”，美國政府印刷局出版，1938年。(2)倫發金著“南部在發展中”，紐約國際出版公司出版。

即使是只占黑人佃農总数 12.7% 的錢租佃農，經營的範圍微小，並且有繼續被迫淪為分益佃雇農的危險。從名稱中也可以看出它的意義：分益錢租佃農一半要付租金，一半要付實物，他們只占少數。分益佃農和分益佃雇農却占種植園佃農中的極大多數。

1940 年在南部種植園中過生活的各類佃農總共 1,449,000 人，其中分益佃農 479,000 人、分益佃雇農 541,291 人，共 1,020,335 人。

分益佃農在種植園租佃制的困苦的经济地位上比分益佃雇農稍高一些。分益佃農向地主租地來耕種，並須付出所產的棉花 1/4—1/3 報償給地主。他必須準備他自己的生產資料，通常包括一頭驢或一匹馬、一架原始的犁和其它幾許簡單的工具。此外，他還須以自己的飼料餵飼耕畜，以自己的種子播種，並以過半數的肥料施撒在他胼手胝足地耕種的土地上。

另一方面，分益佃雇農完全沒有財產，他向種植園主租得土地，包括可憐的僅可供他自己和家屬棲宿的棚屋。種植園主還租給他耕種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農具。分益佃農付給地主的租金是棉花而非現金。分益佃雇農付給種植園主的產物却要占到半數或半數以上。

為要增加他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許多分益佃雇農無法可想，作為工資勞動者，只有增加勞動時間，在每年某時期為地主做工。種植園主以征收租金方式向分益佃雇農勒索高額租稅，他還強迫他的佃雇農出賣他的勞動力。這個佃農兼雇農對於地主的雙重關係顯示分益佃雇農等於古時的封建農奴，他也以雙重身份為采邑的領主服務。

## 黑人佃農

在進一步考查種植園中佃農、尤其是分益佃雇農的身份地位

之前，最重要的要了解：1940年佃農总数1,449,000人之中，黑人占1/3以上，計506,638人<sup>①</sup>

但是在單獨考查分益佃雇農的数字时，我們查得，分益佃雇農总数計541,291人，其中黑人共299,118人，占55.3%。在黑人地帶关于这方面的一切数字尚無法查明。但很顯然，在佃農之中，尤其在分益佃雇農之中，黑人的百分数在黑人地帶比在整个南部要高得多。

个别作家努力于各种研究的結果，作出了这样的断言。例如，阿瑟·爱福·雷班在“‘農民’的序言”中說，在黑人地帶的种植園，每十个農戶中的九戶，以及至少一大部分非固定的農業工人都是黑人。雷班考查佐治亞州两个黑人地帶的典型郡縣，他發現“每十个黑人農民中只有一个有些土地”，那就是說，其他九人都是佃農，大多是分益佃雇農。

“深沉的南方”的作者爱列遜·譚維思、勃·迦納、瑪麗·阿尔·迦納三人在研究黑人地帶某个典型郡縣的材料中，指出1935年某种类似的情况。这些專家發現，这个郡縣的1,800个黑人農場經營者之中，占有土地的黑人不滿400个，或者大約等于22%。也可以說，其他78%的黑人農場“經營者”是佃農。

因此可以这样了解，棉業經濟主要是靠着对于黑人分益佃雇農的剝削。白种人分益佃雇農的地位原來高于黑人，但因黑人兄弟受到惡毒的压迫，使分益佃雇農一般地处于美國所有農民中最低的地位，因而連帶地受到了損害。

黑人分益佃雇農的命运完全由白种人地主掌握着。这一个关系是从奴隶占有制承襲到現在的，分益佃雇農制度也是从奴隶占有制產生的。最要紧的是：种植園主片面地定出租佃土地給种地

<sup>①</sup> 这些数字以及关于1940年佃農情况的数字是由美國戶口調查局發表的，見“1940年農業人口調查”，第3卷。

農民的条件。地主也对佃農定出佃農所生產的棉花的价格，他还控制着分益佃雇農所借的貸款，定出貸款農民应付的利息數額。

这个貸款几乎从未用实际現金來貸給農民，而是由种植園主“准許”种地農民賒購他所有的代售品，因为种地農民沒有現款，無法可想，只得忍受苛刻的高价向代售处賒購質量很差的食品 and 衣着，以供应他自己和他的家屬。

这些交易的賬目是由种植園主保持着的，年深月久，他又造出了假賬，这把戲是大家知道的。种植園主和分益佃雇農之間的合同几乎常是口头的，即使由于書寫，所訂的条件只是給予地主一切利益和权利。假如任何分益佃雇農敢对这些不法的办法提出抗議，那末地主有絕对的权力，可以立时不許他种地，使黑人佃農和他的家屬流离失所。

还有必須強調指出的是，賬目是每年棉花收穫后計算的，地主所施用的欺騙詭計几乎总是使佃農負債，債款逐年積累。这样，分益佃雇農从沒有多余的錢來償債，使他可在償清債務后离开种植園。假如他沒有还清債款而決意要离开种植園，那末他必得要受到恐怖、拘捕和迫害。

## 上層建筑

地主掌握着全部國家机器，具备着一套旨在使分益佃雇農服从他的命令的、各种压迫的制度和法律。这个上層建筑在惡毒用意方面和奴隸制度时代所存在的机构制度并無大的区别。例如南部各州法典中仍然存在着許多法律，它們使田奴制——由于欠債而發生的強迫劳动的奴役关系——合法地發生作用。美國最高法院在公众压力之下，被迫取消了这些法律的大部分，可是在許多南部社会中，这些法律仍然有效。

其中有的法律規定：凡佃農“承認‘預付’是合同的一部分，后來



因为某些理由而不能履行合同，使雇主滿意者”，<sup>①</sup> 就是犯罪。在这样法律之下，認為有罪的分益佃雇農被判在地主的种植園中服勞役，來抵作罰金。

这些法律稍微有点不同的是所謂“流浪罪法案”，它授权警察兜捕黑人工人，不論他們業已受雇或未受雇，不論他們在任何南部社会的街上或屋內。他們到了法庭，法官——本人也屬於半封建統治階級——就判处他們是流浪者，科以罰金。种植園主如果需要分益佃雇農或農業工人，又假如法庭命令这些牺牲者在地主的种植園做工，直到他們償清所墊付的罰金为止，那末种植園主可“自願”代墊罰金。法官当然同意这个办法，有关的工人就被強迫押往田奴的牢獄中。我們知道，因为分益佃雇農几乎从來不能付清債款，这一个判決意味着二十世紀的这些田奴实际已被賣作終身奴隸。

对于那些大胆反对这些法律或反对地主及其合法机关的其它酷毒行为的人們，三K党徒常常拿着皮鞭或絞索來压制这样的“反抗”。

但是似乎不能令人相信，在南部農業中甚至还有比分益佃雇農的地位更低的另一类農民。这些就是農業工人，1940年在南部共有 1,072,958 人，其中黑人計 507,308 人。<sup>②</sup> 和分益佃雇農的例子相同，在集中的棉產区，黑人工人的数目远远超过白种人農業工人。

農業工人及其家屬甚至比分益佃雇農过着更簡陋的生活，住在种植園里最坏的房屋中。这些工人名义上領取“工資”，实际和分益佃雇農一般，在工資單上被扣去了房租和賒購的欠賬以后，很少还能領取任何真实现款。这里还必须指出，南部農業工人的工

① 華尔德·威尔遜，“美國的強迫勞動”，紐約國際出版公司。

② 美國戶口調查局，“1940年美國第十六次人口調查”第二編，第三卷。

資在國內是最最低的。甚至美國政府所公布的不正确的数字也承認了这个事实。这些数字顯示，南部農業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資在1949年是0.49美元，但在太平洋沿岸地区是0.93美元，新英格蘭是0.85美元。南部另一个最低工資数字是，在中部大西洋各州是0.80美元。<sup>①</sup>

这些数字对于所有地区反映出十分誇大的情况，决不符合真情。但是假若这些数字只被認為标准的数字，它們确实表现出南部農場——那些工人的工資只抵其它地方工人工資数额的一半多一些——極低的工資制度的一种比較情况。这里讀者必須注意，黑种人和白种人之間的工資到处都是不同。这些平均数字还掩盖着黑人農業工人所領得的更低的工資。

南部農業的低微的工資額只是表現着另一种情况——半封建种植園制度使一般劳动者，尤其是黑人工人遭受極端貧窮、墮落和人类的痛苦。

分益佃雇農和農業工人遭受到这些貧窮，更使黑人加深对于土地和自由的要求，并且業已引起了若干尖銳的抵抗，爆發成为各种偶發性的群众斗争。由于这些种植園制度的牺牲者的抵抗意志的堅強，他們組成了各种团体，著名的有“分益佃雇農协会”和“南方佃農协会”。在这些和其它团体所組織的示威斗争之中，美國共产党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

把南部農業工人組織起來、成立工会这个意圖，只有少許獲得实现。把貧農組織起來的一切努力，已使南部統治階級瘋狂地仇恨。这些統治階級并已采取恐怖行动進行报复。但是黑人們連同他們的某些白种人同盟者在抵抗敌人的斗争中，已創造出偉大的英勇的事蹟。

<sup>①</sup> 美國農業部 1950 年農業統計。

## 种植園和華尔街

种植園中压迫劳动農民的直接工具是“騎馬的工头”，他是个可怕的監工工头，他騎着馬到处巡查，惡狗狂叫般地对分益佃雇農和工人發号施令，并执行白种人統治者的“紀律”。<sup>①</sup> 压迫劳动農民的表征是領主的邸第；領主坐鎮在那里，好似在奴隸制时代一般，用他的絕對权力來統治領地。

但在騎馬的工头和領主邸第后面，站着真正的、一般分益佃雇農和工人所見不到的統治者——華尔街的壟断資本家。

即使在奴隸制时代，种植園制度也是依靠北部貸款來經營的。这里存在着一种奴隸經濟和它的由新兴的資本家階級所决定的市場关系。但南北戰爭中南方的失敗真正打开了南部的閘門，使北部資本滲入到南部來開發南部新市場，并由于雇用南部的廉价劳动动力而獲取巨利。壟断資本家以帝國主义國家对待半殖民地的傳統的态度來对待南部，已在这地建立了若干工厂，并控制了南部的農業。南部資產階級轉而成为北部主人的代理領事。

僅从農業而言，兩個例子足以表明華尔街章魚的触角如何伸展到南部的加工工業和市場經營。

烟草几乎是由南部單獨生產的。烟草的生產者被迫把產品拿到欺騙性的拍賣市場去售賣。而这些拍賣市場是由北部几家大公司控制着的。其中三家——雷諾·美國·列吉迈尔——在1947年獲得純利150,847,588美元。它們是制造世界聞名的駱駝牌、幸福牌和吉士牌香烟的。

在这些所謂拍賣市場中，个体農民的命运完全由这些大公司

<sup>①</sup> 監工的工头，靠着种植園主的政治勢力，常常被委派为副执行吏，因此攜帶武器。

掌握着。它們和兩家英商公司購買了 75% 的烤烟。这些公司在出價之前規定一个秘密的、非法的協定，使生產者沒有任何討價的權力。烟草工業托辣斯化的結果表明这个事实，即以 1947 年为例，消費者的購買烟草而費去的每一美元，只有 17.5% 归之于烟草生產者。

烟草公司以伤害農民的低廉價格購買了原料以后，再在制造全國所需要的香烟的南部工厂中对工人進行超額剝削。据美國劳动統計局报告，例如在 1948 年 6 月，这些工人的工資只抵全國制造工人工資平均数的 75.7%。这些低的工資标准是黑人工人半封建状态——根源于奴隸制的殘遺，并由華尔街支持着——所造成的結果，它使南部全部工資水平降低。工头們还运用恐怖的手段和自种人优越觀念的毒素，來阻止这些工人的、战斗性的組織工会的运动。

为要使自己能利用賤價劳动力，北部資本家的紡織業已在最近几年中把它們的工厂大規模地迁往南部，使新英格蘭原來的紡織業集中地区的工人流离失所。因此全部棉紡工業的經營業務——从种植棉花到制造服裝——安置在南部，而从剝削黑人得來的巨利則向北流入華尔街的保險箱中。

自由主义的日报“紐約指南”在 1952 年 5 月 28 日报道說，全國 391,000 个紡織工人中，現有 336,000 名被雇在美國南部的紡織工厂。又說，南部这些工人的工資每小时为 0.21 美元，低于北部紡織工人的所得。

这些工厂是北部的資本家所有。安徒生·克萊頓公司買賣棉花总要几百万包，它的操縱也很有把握地决定着棉花的价格。它和華尔街大王約翰·摩根联系着。归根結蒂，这个棉產中心种植園是由華尔街用信貸手段控制着的。

信貸制度是根据于所謂收穫留置权。在奴隸占有制时代，种

植園主把奴隸作為抵押品來貸款。現在地主對於他的分益佃雇農——現代農奴——的收穫有優先留置權，或優先取得權，這些收穫已由他在向華爾街所控制的銀行取得貸款時充作對銀行的抵押品。他的貸款等級當然根據他所掌握的這些留置權的數目而提高。這就是，佃農對於他所生產的農產品無任何支配之權。假如地主被迫破產，或決定自願破產，他自己可不受損失，而由分益佃雇農來擔負損失。銀行方面只須把分益佃雇農及其家屬用勞力生產出來的收穫物征收過來，即可滿足要求。這一個卑鄙的騙取人類勞動的方法是普通的慣例，也是法律所許可的。

講到包羅萬象的種植園經濟，顯然是，控制這些收穫留置權作為貸款的抵押品這一權利，使銀行具有控制整個棉花生產經營的勢力。這裡只提出一個例子：銀行董事坐在華爾街寫字間中的天鵝絨椅子上，能夠作出決定，提高已經高得可怕的貸款的利率，而獲得貸款的種植園主轉而用更高的佃租和更苛刻的剝削來向佃農勒索。假若種植園主過期到銀行去付款，或只付了一部分，銀行或不立刻和他斷絕往來，但很有可能要在明年縮小他的貸額。結果，地主被迫減少他的經營，第一步是逐出某些“多餘”的分益佃雇農。銀行也要求地主“更有效地經營”。這是資本家的經營業務的用語，其中含有它的真實意義，即是促使工人加快工作，使能獲取更多的利潤。

華爾街是紐約市區中一個比較小的、摩天樓緊密相接的地區。但它的後面伸展到全世界的許多地區，包括美國南部的種植園在內。

### 機械化是怎樣的

無疑的，南部農業的機械化已有巨大的增長。

資產階級代理人已很快提出結論，說機械化是新時代的通報者，它將“解決”南部的問題，使租佃制趨于衰落，使巨大的現代農場創立起來。一位“有學問”的資本主義辯護人、美國農業經濟局的蘭斯福特在1951年美國農業經濟學會年會中說，“有效的南部農業只需要少數人來工作。”

他又要求，“每個工人的生產和效率必須提高。”“能使每個工人增加生產的機械化和其他的技術發展是可以被利用、並將被採用的。”

但事實是怎樣的呢？儘管南部增加了拖拉機，可是南部每七個農場中只有一個農場在1950年有拖拉機一架，而農業部卻宣稱，那年美國其他地方每二個農場有拖拉機一兩架。<sup>①</sup>

密士塞比州——一個典型的產棉州——的數字甚至更為顯明。這州有28,386個種植園，在1945年只有9,028個種植園備有拖拉機。<sup>②</sup> 即使拖拉機數目此後應有增加——數字未知，但事實仍然是，大多數種植園還是靠着人力和畜力來種植的。如果密士塞比州是這樣的，那末全部黑人地帶和一般的主要棉產區，必然也是這樣的。

在現在的租佃情況下經營的小農場完全沒有能力來買拖拉機。至於大種植園的逐漸機械化，只能使多數分益佃雇農遭到斥逐，留在那裡的也受到更加苛刻的剝削。但是階級力量的基本關係，即半封建的機構仍然保留着。

因此，蘭斯福特主張南部農業將需要較少的人力的說法，可能只指大種植園而言。把他所說的粗暴意義歸結起來，可見他是在斷言並要求把分益佃雇農和工人從生產過程中排除出去。蘭斯福

<sup>①</sup> 見美國農業部1950年發表的公報。又見恩·西·卓潑爾·海爾著“在轉變時代的南部農場”，“南方經濟學報”，1950年。

<sup>②</sup> 見“把真相告訴農民”雜誌，1949年7月號。

特沒有考慮到：他們參加失業大軍后將遭遇怎樣的命運，其中還有大批黑人將面臨最惡劣的境遇。同樣的，蘭斯福特要求“增加每個工人的生產”，只是增加工人更艱苦的勞動和更長的勞動時間。因此機械化和“提高效率”的用意，只是使資本家獲得更多的利潤，但不能解決南部農業的基本問題。

農業調查的材料顯示出：在南部由佃農——包括分益佃雇農——所經營的農場的百分數在 1940 和 1950 年之間已大大減少，那就是許多佃農已被逐出。但調查材料也指出，在主要的產棉州，由佃農經營的農場的百分數仍然是這樣的：阿拉巴馬 41.4%，佐治亞 42.8%，南卡羅林那 45.3%，密士塞比 51.6%。<sup>①</sup>

種植園制度是由寄生性的壟斷資本主義控制着的，是和南部半封建機構聯系着的。它不能被“拖”垮，而須由民主的土地改革來掃除。土地改革也將消滅造成白種人優越觀念的可惡的制度，改革的關鍵必須是分地給勞動農民。這鬥爭將改變南部的全部經濟和社會政治性質，在它的進程中，對美國其它地區也將有深刻的民主的影響。

### 南部的封建主義是美國的一種惡勢力

美國南部的封建男爵們好似德意志帝國時代普魯士的容克貴族一般，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一種極大的反動勢力。他們在美國國會內的代議人是最活躍、最會吃人的、華爾街戰爭政策的建設者中間的那些人，他們實行野蠻地壓迫有色民族的特別經驗，來達到這一任務。

在 1952 年兩個好戰的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上，控制它們的金融家們特別關照它們：要爭取南部的反動選

<sup>①</sup> 見“農業情況”雜誌，1952 年 3 月份。

举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民主党所推的候选人、银行家史蒂文森两人求助于南部“白种人优越观念”的支持，对于黑人要求公民权问题，采取公然敌对的立场。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联盟的一种进一步的表示，民主党选出代表阿尔巴玛产棉州的参议员史巴克门——一个种植园主人——充任副总统候选人，陪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来竞选。

反动势力控制南部的选举票柜，甚至比别处还要厉害。人头税制度——为要实行选举权，投票人必须付出一笔巨款——和其它法律的限制连同三K党对于胆敢参加选举的黑人的恐怖手段，几乎排除了中、上等白种人以外的一切人们来参加选举。

结果是，南部的人头税政治家一度当选之后，只须忠诚地奉行种植园主和北部银行家的命令，就可终身保持美国国会中的职位。因为实际操纵重要立法事务的国会委员会主席职位是根据国会中的资格来分配的。这就是说，实际上大多数这些重要职位是由一般沉迷于种族主义和反动行为的南方人掌握着的。例如1950年美国众议院有19个委员会，其中11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种植园政治家，参议院15个委员会中的8个委员会主席也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些职位中，他们甚至能够有效阻止任何旨在推进和平与民主事业的法案提到立法机关中来表决。从这点看来，他们能够对于从华尔街产生出来的战争和法西斯计划予以有力的支持。

这个疯狂的推向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法西斯主义的行动使南部黑人更加尖锐地遭受野蛮的迫害，而南部劳动群众也一般地遭受更厉害的剥削。抱着白种人优越观念的恐怖分子还埋伏在乡村中来威胁黑人。黑人们正抵抗这种压迫和恐怖，并对全世界有色人种英勇地、光荣地争取独立、脱离美帝国主义的统治的斗争和胜利，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庆幸。



由于中國人民，正如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所說，已“站起來了”，并且業已變為自己國家的主人，反動分子更加瘋狂了。美國統治階級也明白知道，黑人民族已從這個偉大成就中，得到了新的助力和鼓勵，來從事他們自己的解放鬥爭。

這個搖搖欲墜的殖民主義的王朝拚命企圖壓制黑人民族的鬥爭情緒，它唆使發動侵襲和謀殺黑人民族的狂潮——這狂潮已遍及全國。這個企圖對於一個民族進行集體消滅的暴行，用可怕的名詞來說，該當稱為“種族的屠殺”。

種族主義是從奴隸占有制產生、由帝國主義培養成長的，它是戰爭製造家宣傳中的主要武器。

但是籠罩着美國和世界其它地區的、從種植園、莊園和銀行大廈投射出來的白種人的優越觀念的罪惡的陰影的長度，正由團結在共同事業中的有色民族和他們的白種人同盟者的堅決意志一天一天地把它縮短了。

## 黑人民族

黑人地帶，據我們所知，是野蠻和半封建種植園制度的心臟。這是美國黑人民族的家鄉，他們在這地上開墾和播種農作物已經過了三百年。他們構成這地帶的人口的大多數。如以外圍地區計算在內，幾乎有500萬人。

黑人地帶也是美國被壓迫的黑人民族的地理中心。在美國國內有着兩個民族：統治的白種人民族和被統治的黑種人民族。

黑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哈萊·海伍特指出：“黑人是美國人。他是從造成美國的每一個社會和經濟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但是黑人是美國人中很特殊的一種人。”他又說：“他特殊到這樣程度：由於被壓迫，他竟被隔開，和占主要地位的白種人民族分離。在環

境压力之下，他又發生了民族性的所有客觀屬性 ① 最先是奴隸占有制，其后來了帝國主義——它們巩固了白種人統治階級的權力，使黑人民族不可能民主地完成一個單一的美國民族”。

全世界最杰出的民族問題理論家約·維·斯大林解釋着說，“一個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②

所有這些民族性的屬性是在美國黑人民族中間存在着的。由于奴隸占有制和帝國主義統治者強令黑人經常处于服從狀態的情況，那里就有着共同地域和共同歷史背景。苦難和鬥爭的共同歷史已在一種進步的文化中顯示出來，這文化有着它的中心，那就是：黑人民族為爭取自己的解放並完成整個自由事業而尋求實現他們的理想、希望和英勇的供獻。

講到共同的語言，所有美國黑人都說英語。這里應該補充說明，民族特性要求有一種“共同的語言”，不是“各別的語言”。

奴隸占有制消滅以後，黑人民族中間開始發現階級的分化，從而出現了一個工業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又由于資本主義關係進一步的發展，而出現了黑人資產階級。

哈萊·海伍特講到黑人地帶時這樣說，“在這地區的黑人民族中間，存在着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一切階級集團——它們已在歷史上為各個現代民族的出現準備了條件”。③

但當這個階級的分化存在着時，事實仍然是，黑人地帶的經濟基礎還是農業。這一點足以表明大多數被壓迫的民族的特質。帝國主義的統治者要把它們保持住為賤價原料和賤價勞動力的一個

① 哈萊·海伍特，“黑人的解放”，第140頁。

②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2卷，第294頁。

③ 哈萊·海伍特，“黑人的解放”，第145頁。

來源。不變資本的投資非常微小，但卻十分着重可變資本——它從剝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方面產生着超額利潤。

## 出路在哪里

誠然，在黑人民族本身中間還沒有充分的民族自覺，而充分完備的民族解放運動也還受到限制。但在全國的黑人民族中間已發展了反映在反恐怖和爭取完全平等方面的廣大鬥爭的新姿態，也是很顯然的。

還有一個事實，即在爭取最低的要求，如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要求改善居住、反對高昂的生活費以及為了其他問題而舉行的各種運動之中，黑人民族和白種人工人共同起來鬥爭，但黑人總是站在前列，成為這些運動的決定性的力量。黑人還在最有決定性的和平鬥爭之中，現在正擔負着顯著的任務，如世界著名人物保爾·羅伯遜和著名的黑人學者賈波斯博士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

這裡應該指出的重要事實，即黑人民族獻身於所有這些運動，尤其是南部的進步性運動——一個有深刻政治意義的運動，甚至從事於爭取最初步的要求的鬥爭。經過這些世紀的鬥爭，黑人民族已有了深切的政治覺悟，並且比他們大多數白種人兄弟姐妹更清楚地認識了敵人。

黑人要在所有各級政府中取得政治代表權的要求也日益增長。特別在南部，冲破阻止黑人投票的障礙的勇敢嘗試和選舉黑人的運動是希望組織自治政府——走向完全解放的一個重要步石——的一種表示。

在黑人地帶組織黑人自治政府是一個最低的要求。而且這是一個初步的民主要求，因為這只是把政權交給多數人管理。對於占人口中少數的白種人中的勞動者——白種人分益佃雇農和工

人，这个要求也符合他們的基本利益，因为只有和人口中占多数的黑人联盟，并在黑人領導之下，他們的窮苦情况才能改变。

黑人自治政府当为实施必要的、徹底的土地改革以及达到民族自决的全部权利奠定基礎。

要求黑人全部解放和实施基本的土地改革并非屬於社会主义的要求。它們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應該求得明确解决的各种要求。但是照我們看来，資產階級决不会爭取这些要求，而是要反对这些要求。在这个帝國主义时代——資本主义最高階段，統治階級最頑強地反对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因此只有在美国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府之后，这些要求才能实现。

但这不是說，黑人的爭取解放和劳动農民的分得田地不能在这时進行，也不是說，这些要求只有到社会主义实现后才得变为现实。

絕對相反。黑人为爭取分地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由白种人大众支持的——是爭取民主、爭取和平、反对华尔街帝國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决定部分。黑种人和白种人劳动階級的同盟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劳动階級是由历史規定着要來領導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沒有他們之間的团結，今天的社会也不可能進步。

美国共产党始終一貫地、最熱切地拥护黑人的解放和黑人的权利。它在1946年全國委员会決議中表示了如下的意見：

決議說：“在爭取平等权利之中，黑人正成为更加团結的一个民族。他們在黑人占多数的黑人地帶爭取解放、脱离压迫的斗争，也是为着爭取充分的民族自决，爭取一个民族应享有的完全平等的正当地位。共产党承認在南部的爭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是走向民族自决的运动，它对黑人解放运动給予新的力量，也給予黑人民族以完全自由的远景。这諒解是从爭取黑人权利的不断斗争中產生出來的，它加強了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間的、牢固地建筑在工人階級

的統一基礎上的團結，并規定了兩個不同民族的人民大眾之間的永久聯盟的綱領。”

爭取土地和人類尊嚴的南部種植園中的黑人分益佃雇農是有色民族和白種人種的、強有力的世界大軍的一部分，他們正大踏步地走向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

## 第五章

### 对破產的掙扎

“農民是太多了嗎？是的，是太多了，即使是几十万農民現在已經轉業出去，農民還是太多。這種轉業必須繼續進行。假如我有權力的話，我將使其加速進行……這樣的過渡對某些人來說是不愉快的。調整工作往往有時是痛苦的……”

“改進農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巨大可能性有賴於在農業中採取公司制。”

“讓農業本身變為一項大企業，並和那些使得美國顯赫於世界的大企業相媲美。”<sup>①</sup>

這些話是惠勒·麥克米倫在1929年寫的，今天他仍然是這個臭名彰著的“農業雜誌”的編輯。他以這個身份，還繼續向幾百萬農村人民宣傳壟斷主義。

1929年是危機的年头，當時把中、小農從土地上驅走的陰謀業已開始。但是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另一次危機的威脅又迫在眉睫的時候，這個陰謀的縱深程度才顯示了出來。

### 对四百万農戶的陷害

1945年3月，華爾街在全國大商業的基層組織美國商會的農

<sup>①</sup> 威勒·麥克米倫：“農民太多了——農業現狀和前景的故事”，1929年，第303、313、329頁。

業部印行了一个报告，輕描淡寫地題名为“農業收入的变化及其与農業政策的关系”。

在这个报告上簽名的有糧食商、牛販、面粉公司、阿摩肉类包裝公司、地產公司、罐頭乳品商、冷藏厂商和木材公司。但是其中除了代表兩個主要的全國農業組織——“全國農家协進会”和“美國農業局协会”的兩個農民叛徒也簽名以外，就沒有一个農民在上面簽过名。然而美國農民群众——這兩個農民叛徒擅自代表他們發言的——对这个报告既是一無所知，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两个人在上面簽字。

在这个报告里，这些自命为代表農業界的發言人竟做出这样的結論：占全國農民 34% 的農民生產着全國糧食需要量的 79%。因此他們提議，低產量的農戶此后不应再獲得他們英勇爭取得來的小額政府資助。报告中特別提到在价格大跌时政府所規定的价格維持办法以及政府对農民所支出的重要的、花費很大的水土保持費用。

虽然报告簽署人竭力反对議會通过任何給予農民的政府援助，但他們現在更厚顏無恥地要求將來的政府援助应統归大農場經營者独占。他們用顯明的字体寫道：

“上述產量的分配数字很清楚地說明了國家有关農產品的全部供应和供求調剂的政策应針對着这 1/3 或者至多是 1/2 的農業經營者來制訂、因为美國消費者是依靠这些人供应農產品的。”

这个报告是發動消滅近 400 万農戶的信号。这时初次發現这个陰謀的后面有着兩個美國勢力最大的雇主組織——美國商会和全國制造商协会——运用充分的勢力來支持。

这些觀點以后在好些年内一再由大商業反复地宣傳着，同时也反証出隱藏在这“削減理論”后面的罪惡目的。在这方面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國會中參議院和众議院農業委員會上的辯論。这些

辯論延長到兩年（1947—1948）之久。這樣做法顯然是要用“民主”的方式听取農民群眾對國家這個長期農業計劃的意見。

不幸的是，中、小農和分益佃雇農沒有可能為了要表示自己的看法而千里迢迢來到華盛頓。可是這些“大人物”却在那里全力進行着辯論，而美國農業將來的趨向是從他們的証言決定了的。

在國會中發言的人們中間有農民合作社全國協會（這個組織雖然名稱好听，實際上只代表最大的農場的利益）的秘書約翰·台維斯。他反對聯邦政府繼續給予農民任何有限的資助，而主張“走向自由企業政策的新方向”，這就是說，“盡量強調自力更生，尽量少依靠政府的行動計劃”。

一個農業“服務社”——為半數中西部各州的不在地主的農場提供經理人員的組織——的代表曾經無恥地吐露了他的主子的觀點。他也是對政府可能資助農民的問題批評着說：“必須注意的是不應該在扶助農業的名義下去補助那些毫無益的事情。即使有必要對農民採取救濟措施，那麼這些維持辦法也應列為緊急布施，而不應該稱作為對農業的扶助。”

另一個農場經理發言人補充說：“在工業界正鬧失業的年头，穩定的美國農業需要防止來自城市的競爭。”

這裡就暴露了資產階級內部深刻的矛盾。首先，大農業和大商業攜手，將廣大農民逐出土地，以增加失業人數，企圖來壓低農業工人和工業工人的工資。但當這些日益增多的城市失業工人因為窮困而逃到農村、想在那里找一小塊土地避難的時候，大農業卻又來防范他們自己所製造的“這種競爭”了。

但是“人力缺乏”現在仍然是資本主義農場所叫喊的口號，這口號的真實意義却是夢想要有廉價勞動力，並希望實行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剝削。因為對被剝奪了土地的美國農民進行剝削這個目的，不能象壟斷資本家們所理想的那樣迅速地實現，經倡議而經



常采用的补救办法乃是“輸入國外劳动力”。

上述这些發言中，明尼苏达罐头食品業协会的發言人約翰·麥克格文曾对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說：“我們也認為，要保持生產水平，應考慮是否可能輸入歐洲劳动力來這里干八九個月；”他還說：“經驗會使這些人全部成為共產主義思想的反對者，——他們國家里現在正泛濫着共產主義思想。”<sup>①</sup>

但麥克格文的提議決不能看成為一個孤立的現象。早在1952年初，西方農業公司集團的機關“聯合農民”就早已向報紙宣布，已與南朝鮮李承晚傀儡政府議定，將南朝鮮人運往加利福尼亞農場。這種奴隸劳动力的輸入是在“使工人能受到民主教育和新耕作法的教育”的借口下進行的。帝國主義者們在歐亞兩洲的地平綫上都發現了廉價劳动力。

在加利福尼亞州活動的“聯合農民”在反對農業勞動者的措施、破壞罷工、製造恐怖和迫害少數民族等方面是國內任何地方所沒有的那樣罪惡的機關。對他們來說，劳动力是永遠不夠便宜的。近百年來這些組織已不斷從日本、中國、印度和墨西哥等地輸入過外國劳动力。

這種在大農場上當工資奴隸的生活也是幾百萬將被同樣的壟斷資本家逐出土地的美國農民的歸宿。這就是隱藏在所謂“更偉大的繁榮和更巨大的農莊”，使美國農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等等煽動性的偽科學論調后面的真正目的。

為了要爭取和美國中層農民的臨時聯盟，大農業資本不遺余力地使中農相信進攻“效率不高”的農莊只是針對小農。但這純粹是兩面之辭。

最終的目的是要把一切農業資源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和農產品加工公司的手里去。壟斷資本已經統治了生產、加工和銷售，他們

<sup>①</sup> 上列引語均摘自參議院關於長期農業政策和計劃的發言，第2部分。

甚至要進一步用這樣的辦法來控制土地，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潤。這將使他們更接近於實現他們的瘋狂夢想——征服全世界，把它變成殖民地剝削的源泉。

### 政府支持着這種陰謀

政府一方面繼續對杰弗遜所倡導的家庭農業經營的理想空口稱譽，另一方面則靜悄悄地通過經濟報告聯合委員會為支持大商業和大農業資本家并吞農場的要求，進一步打下“科學的”根基。

1951年初，該委員會印發了一個題名為“農村家庭半就業狀態”的報告，這篇報告竟敢對大資本曲意奉承地說，200萬收入不能維持生活的農民應對他們自己的貧困負責，而且說，這些農戶可能遇到的最好出路是全部脫離農業。為了裝點門面，這個報告也提出一些象給這些農戶以特殊農業援助之類的建議。但是很明顯，這些建議是空頭的。日益增長的戰爭預算已經耗盡了國家的財源，政府的一切農業計劃已經縮減到不可再減的程度，原來就是不夠用的農業撥款（如土壤保持等費用），現在只留得憔悴形態的陰影吧了。

研究這類問題的“專家”所提出的大部建議的主要意向是很清楚的。他們是要想擴大非熟練工人和低工資的工人的隊伍，同時要使大農場再擴張，以便獲得更大的利潤。另外還有一些建議是希望政府收買小農的土地，以便“幫助”小農去另謀職業。他們說風涼話似地說：“按照這個計劃收購而來的農田，可以增加到當地其他農戶的耕作單位里去，而使他們具有充分的耕作單位。”但任何人只要能了解一點資本主義的作用的話，就會知道這些土地是會再落到小農手里去的。<sup>①</sup>

<sup>①</sup> “農村家庭半就業狀況”是經濟報告聯合委員會委員提供給該委員會的資料，見華盛頓國家印刷局1951年版本，第10頁。

上述报告中通篇引用的“半就業”这个名詞是在战时經濟的体制下的用語。这种战时經濟向人民索取全部“生產能力”包括充当砲灰的“服役”在內。同时,对于中農則以“高額收入”來引誘,借此慫恿中農來支持这个計劃。虽然在这篇报告里已有不少警告信号暗示:中型家庭農場是名單上第二个要被消滅的对象。

然而,了解美國農業的真正階級性的学者除了能在报告里看到整批地集体驅逐小農的罪惡目的以外,也同时能發現一些有关農村实际情况的很有价值的事实。

許多情况是由研究人員和高等院校農業經濟系聞的通訊得到的。許多复信暴露了壟断集团及其在學術机关的人員对于收入微薄的人們的輕視。

如紐約州的一个通訊員在敘述小農們自願离开土地的躊躇心情时寫道:

“農業中这一运动……正緩慢下來,其原因在于不了解有一种力量曾經并將繼續迫使大批農民把生活降低到合理水平以下。好象总有这样的可能性;旧式農場如能耕作得好,那它就会和任何其他農場一样。他們(小農們)对于技術上受限制的市場的剝削,不了解它的真正性質。这些剝削正慢慢地但又持久地將競爭的利益轉移給那些具有強大物質基礎的農場”。

另一个南方通訊員对小農甚至更加侮辱:

“無疑地,这些失業者不少是低能兒,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会成問題的”。

此項調查所暴露的駭人听闻的事实和数字,可以从报告的附表(見下頁)中看出來。这个报告是以“產品銷售总值”这个極不合适的标尺作为說明問題的基礎的,这样就隱瞞了充滿在这些農場的真實貧困情况。但是甚至在这样的欺騙性的設計里,專家們为了緩和这份报告对壟断資本主义的可怕控訴,仍不得不捏造了

一些数字：

半就業農戶估計數一覽表①

(經營農場的戶數)

農場和經營農場戶的總數 .....	5,859,000	
產品總值在 2,500 美元以上的農場 .....	1,945,000	
產品總值在 1,500—2,499 美元的農場 .....	909,000	
減農場經營者在場外工作 100 天以上的農場 .....		100,000
減場外收入在 1,000 美元以上的其他農場 .....		100,000
減經營人年在 65 歲以上或 25 歲以下、寡婦或殘廢者的其他農場 .....		109,000
產品總值在 1,500—2,999 美元的、全部時間在農場工作的、半就業的農場經營戶 .....		600,000
產品總值在 1,500 美元以下的農場 .....	3,005,000	
減產品總值在 400 美元以下的農場 .....		993,000
減經營人在場外工作 100 天以上的其他農場 .....	519,000	
減非農場收入與農場收入數字相同的其他農場 .....		103,000
減經營人年在 65 歲以上, 或 25 歲以下、寡婦或殘廢者的其他農場 .....		390,000
產品總值在 1,500 美元以下的、全部時間在場工作的農場經營戶 .....		1,000,000
產品總值在 1,500 美元以下的 (包括上面几項②)、部分時間在場工作的農場 .....	1,615,000	
減農場收入和非農場收入合計在 2,000 美元以下的農場估計數 .....	1,215,000	
部分時間在場作業的農場經營戶 .....		400,000
半就業的農場經營戶總數 .....		2,000,000

資料來源：經濟報告聯合委員會委員對該委員會的報告“農村家庭半就業狀態”，

1951 年華盛頓國家印刷局，第 10 頁。

① 農場數與經營農場戶數，摘自 1945 年“農業調查”。

② 包括產品總值在 400 美元以下的農場，經營人在場外工作 100 天以上的其他農場，以及非農場收入數和農場收入數相同的上列農場。

制表人在本表第一列数字中(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說明產品銷售总值在 1,500—2,500 美元的農場共有 909,000 个,產品銷售总值在 1,500 美元以下的農場共有 300 多万个,两者合計約有 400 个。这些農場的所有者即使能通过農場以外的工作掙到小額收入,也还不可能有比較过得去的生活。

表內第二列数字由于大批農場数字的減除,得出了完全錯誤的总数。因此,我們想到,調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來決定对于美國貧困農民進行援助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要如此說明,究竟有多少農民可以立刻“被消除掉的”。

从銷售总值在 1,500 美元以上和 1,500 美元以下的两类農場里被減掉的数字有两种:一种是經營者在場外工作 100 天以上的農場,另一种是經營者年在 65 歲以上、25 歲以下、或是寡婦或殘廢者的農場。在这兩类農場中,合計起來,共有 60 多万个農場經營者以場外工作收入來補助生活,約有 5 万个農場是屬於第二类的。这样一來,100 万个農場就給处理掉了。

制表的專家們繼而又一下子把第二类農場里產品銷售总值在 400 美元以下的 993,000 个農場給減掉了。这类農場包括在南部地区的几万个佃雇農和全國其他地区更多的佃雇農。这些農民終年掙扎在可憐的土地上,到了年終就只有听任壟斷資本家來掠夺。对于这种情况,專家們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最后,还減去了其他 140 万个農場,因为这些農場的主人掙得了 1,000 万元的額外收入,或者農場收入加上非農場收入每年合計达 2,000 万元以上。專家們把这些農場里的農民称做部分時間在農場工作的農民,虽然他們明知道,这些農民絕大多数把需要全部時間的工作交給他們的妻子,而自己出外工作是为了要“維持農場”。至少,農民自己是这样打算的。

我們为了研究美國壟斷資本主义对農業的影响,已經毫無疑

义地证明了美国农民的 2/3 以上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现在能够毫不夸大地设想：总销售额在 2,500 美元以上的极少几个最大的农场除了有着大的困难情况外，也是入不敷出的，它们并未分享到被说得天花乱坠的资本主义的利益。

列宁关于中、小农民未来命运的科学估价因此已成为今天的现实。对小农的剥夺现在已经达到顶点了。

### 揭發这个陰謀

國家計劃协会普遍發行的一本題名为“美國農業的半就業狀態”的冊子，充分蒐集了对这个陰謀的一切宣傳意見。这本冊子号召 200 万農戶迁离他們的土地，報紙以叫囂性的标题“反对農業劳动力的浪費”來迎接这个小冊子的出版。

國家計劃协会是大商業和大農業的附庸機構，它常用“自由”的名詞作为混淆听聞并出賣群众的方法。

政府指派三个代表参加國家計劃协会委员会，表示同意这本冊子所倡導的要求。这本小冊子得到政府的支持，無怪会公开倡導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幸福前途是受僱于新的軍火工厂。小冊子的主要論据針對着这个要点，即需要消除小農場，把男女劳动力移轉到整天工作的非農業工作崗位上去，为大農場扫清道路。

这小冊最后模模糊糊地推託着說，这个計劃与帝國主义的战争計劃無直接联系，但这託辞因作者曾和某人作过如下的說話而被戳穿了：

“密苏里·俄石克斯(山脈)有一位有見解的人說：这兒医治農村貧困的办法是战争。战争是我所知道的能造成全民充分就業的唯一法宝。農業是不能使我們充分就業的……”<sup>①</sup>

这就是借这無罪的牺牲者的喉舌，說出華尔街的心声。

<sup>①</sup> 見阿瑟·摩尔的“美國農業半就業狀態”，國家計劃协会，華盛頓城，1952年。

这本册子完全基于上述政府方面研究資料寫成的，書中一般地引用的摘引也都取自这些資料的数字。它一面假惺惺地热切于通过“減少半就業状态，提高生產率”以“克服農業貧困現象”，另一面却不敢指出農村貧困最基本的原因是在于大農場剝削小農和農業工人。而且恰恰相反，它的真正的目的倒正是要为这些大農場辯护。可見由于國家計劃协会所提議的办法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絕大部分農民是会知道他們自己的处境的。他們將最終成为工資最低的工人——農業工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小農合并为集体農庄，帶來了机械化，使一部分農民能够進入工厂礦山从事其他生產工作，从而改進全体人民的生活。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被迫离鄉背井的小農却走入了毫無保障的貧困愁苦的境地。

國家計劃协会这本册子証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國壟斷資本在毀滅農民群众、把他們推向第三次大战的掠夺性冒險事業方面，已經進入了最緊張的階段。

### 中間階層的小規模資本家

在美國，中農和小農的界綫是愈來愈不明顯了。除了南部佃農和分益佃雇農以外，几乎全部農民在壟斷資本主义的壓力下，不得不采取了資本主义的生產方法。可是这种壓力也毀滅了中、小農对壟斷資本的微弱競爭力量，以致中型農場也不免常受破產的威脅。

一般中農，無論他們采取怎样生產方式，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从事經營。要想前進一步或至少要渡过年关的話，就需要有很多有利条件才行，但沒有一个中農敢相信会有这种可能。中農的收支平衡是如此不可靠，只要有一年碰上一系列災害中任何

一种災害，他們賴以为生的一点收入就被摧毀干淨。無論是一次旱災或是一次洪水，一次熱浪或是一次突然降臨的霜凍，一千个中等農場經營者中難有一个能經受得起損失而不直接影響到次年作業的。至于市場上物價暴跌的損失，更不用說了。美國資本主義農民中的中間階層已不再感到土地對他們有什么保證了。

農民經營農場象做生意一樣，常不惜重大犧牲以追求先進的技術和科學。他們雖說自己是“污穢的農民”，使自己和不事勞動的不在地主劃清界限，可是，他們經營中型農場，却有着挺高的效率。

他們中間有在北達科他州堪色斯州和明尼蘇達州經營廣達160畝麥田的農民，有在新澤西州、紐約州、佛羅里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經營40畝菜園的菜農，有在依阿華州經營80畝養豬場和谷物農場的農民，有在佛吉尼亞州經營50畝烟草和在紐約北部和威斯康星州經營60頭乳牛的農民，也有在賓夕法尼亞州、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經營3,000只雞的雞場的農民。在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加利福尼亞州、亞利桑那州、得克薩斯州、佐治亞州星羅棋布地設置着中農們的30畝大的果樹園，在紐約州的山坡上和加利福尼亞州炎熱的草坪上到處設置着他們經營得很好的20畝大的葡萄園。

多年的經驗把這些農民鍛鍊成優秀的農業專家。但中農要和大資本主義農場競爭，那他們間的力量實在懸殊太甚了。他們在土地上施一噸肥料的話，大農場主要施兩噸；他們能在果樹上噴三次殺蟲劑的話，大果園經營者會噴上四五次。無論中農全家在農場土地上勞動的時間有多長，但他們以自己的勞力所得來的產量與大農場剝削廉價勞動力所得來的大生產的產量相比較，依然是很渺小的。

因為中農無力運銷他們自己的產品，他就要付給大生產者的



包裝部門以產品分級和包裝的費用。而自己從事運銷的大生產者就以中農所付費用支付他自己產品的全部包裝費用。在產地接近銷售市場的情況下，大生產者一清早就可將他几卡車的產品運往銷售市場，當中農運到他們的產品時，市場當天的銷售量已經飽和，不能再接受他們的產品了。在經銷市場里，“大量”的生產者常常由于賄賂而得到優待。他們的產品首先脫售，所以質量新鮮，售價最高。中農的產品從貨攤後面拿來出售時，產品已經不新鮮，而且好些已經腐敗了。中農因此蒙受了售價低廉和產品腐爛的雙重損失。

這些中等私有生產者不僅直接受到壟斷資本家的欺詐，而且也受到千百種間接方式的危害，這就難怪他們要負債累累了。

### 高利貸的壓迫

從歷史上看來，中農是農民中受債款折磨最甚的人。小農反正是借不到貸款的。我們也可以從農場的負債情況看出家庭農場正漸漸趨于衰落。

私營對農民的貸款機構如銀行和保險公司常常收取高至七八分左右的利息。此外，農民還可以向各種貸款機構借款。最重要的貸款機構有聯邦土地銀行、生產信用協會和農民家庭管理局。這幾個單位的利率是五分。

聯邦土地銀行放貸的對象限于較大的農戶。大農場每遇擴大土地面積、購買農業機器或大量飼料和其他供應品時，為了迅速方便，往往向那里借短期貸款。這類銀行絕對不貸款給任何“笨拙的冒險家”。

生產信用協會據說是可以貸款給全體農民的。但它們的限制政策的苛刻，使人們覺得，比商業銀行還要厲害。它們有無數拒絕貸款的事例，使農民不得不失望地投向商業機構，忍受高得像“買

路錢”一样的利息。这个現象当然不是偶然的，它只是联邦政府親自参預的壟断計劃的一部分。为了要增加利潤，現在大部分所謂政府企業正按照一定原則并通过秘密协定向私營企業轉化。

農民家庭管理局在罗斯福总统时代就是農業安全局。当时这个机构通过对小農甚至对農業工人的臨時救济，曾起过比較重要的作用。例如，只有这个机构曾在貧困的鄉村地区做过些醫療衛生工作。可是現在它已經完全没有什么作用了。壟断資本家有鑒于借貸無門的農民必然會投向这个唯一的貸款机构，所以年年在縮減它的預算。它在一切業務活动——如生產貸款、設備貸款、土地購置貸款、水利和房屋建筑貸款——以內所能服务的農民人數已小得可憐，因此完全不能当作为一个廣泛性的農民貸款机构了。

从下表可以看出美國全國農業抵押貸款总数从 1946 年到現在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農業貸款史上第一次見到动產貸款(生產、家庭生活和其他貸款)超过了土地和建筑的抵押貸款。美國農業部把 1951 年 1 月至 1952 年 1 月期間農業抵押貸款增加达 8% 这个比率称为“1920 年以來最大的百分比增加率之一”。<sup>①</sup> 然而动產貸款在 1951—1952 年間却提高了 18%，而且这数字还不包括政府通过商品信用貸款公司貸出的谷物貸款在內。甚致連頑固不化的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也不得不承認“農民在 1952 年比在近年來任何一年遭遇着更多的生產上和生活上的困難。”<sup>②</sup>

这一委員會同時聽到很多銀行家反映說：“由于条件不利，他們不准备接受新的顧客，同時要停止对一些老的貧困戶的貸款”。这一見死不救的典型的銀行家的結論还冷酷地被摘引在委員會的報告里：“較小的和較貧困的農場里的農民以及青年們在 1952 年

① 見美國農業部 1952 年 5 月 26 日發表的“特殊的救济”一文。

② 見參議院農業委員會 1952 年 4 月 22 日發表的“專門委員的報告”。

六年來農業貸款增加的數字表<sup>①</sup>

年份	農業抵押貸款 (以百萬美元為單位)	動產貸款
1946	4,682	2,900
1947	4,777	3,500
1948	4,882	4,100
1949	5,108	4,900
1950	5,407	5,200
1951	5,828	6,200
1952	6,300	7,300

比在任何一年更難得到貸款。”

上述數字沒有顯示出農民除欠銀行和其他貸款機構以外、欠壟斷資本家的債款究竟有多少。使農民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飼料欠賬，必須以當年收穫產品償付的、欠罐頭商的生產貸款以及欠運輸商和加工商的類似的貸款，還沒有記載在內。這些貸款都是家庭農場經營者年年負擔着的個人債務。

### 新的聯盟

美國廣大的中農群眾在這動盪不定的經濟結構中，正在找尋可以依靠的支柱。中農作為一個階級而論，仍然具有如列寧在論述美國農業的論文中所指出過的那些小資產階級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特性。他們同樣地表現了任何中產階級都具有的、害怕其經濟基礎頻臨崩潰的一切動搖特性。

美國的中農極端憎恨壟斷資本。他們知道自己是受銀行、公用事業和其他另外寄生集團掠奪的犧牲者。但同時，由於中農階級立場的動搖，壟斷資本家仍能在中農中間發現中農們樂於接受他們所有的反勞工宣傳。這些農民還是“自由企業”思想的俘虜。

然而通常，中農中總有一部分人對於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中某

<sup>①</sup> 見美國農業部 1951 年 11 月號“農業金融評論”和 1952 年 5 月 22 日美國報紙所發表的資料。

些部門所提出的聯盟的号召會起來响应的。他們日益覺悟到他們自己經濟穩固的一個重要關鍵是工人的購買力。一個農民說的好：“即使是百萬豪富，一年也只吃幾筐桔子，但是如果幾百萬戶人家每天都能吃桔子，那我就不用再發愁啦！”

中農和壟斷集團之間不斷地擴大經濟裂口，而中、小農民之間的差別同樣迅速地趨于消失，這些現象促進了農民逐漸與工人階級聯盟的傾向。

從一般跡象可以看出中農現正探索着新的答案。最耐人尋味的是農民在1948年選舉總統時傾向民主黨。

由於許多歷史原因，數十年來，廣大美國農民群眾都附和共和黨。但在1948年農民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開始。當時民主黨花言巧語地把它們這些罪惡委歸于共和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杜魯門為了要達到競選目的，採用同樣煽動的手段，剽竊了進步黨黨綱里的農民綱領，把它占為己有。

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這個事實，即：農民和許多其他美國人民一樣，被同樣代表着大商業的民主黨的虛偽諾言所欺騙。重要的問題在於：即使農民們當時很混亂，他們終究轉變對黨派的信任而找尋到對自己問題的新答案。遺憾的是：他們到現在還不明瞭只有進步黨才代表着一切進步人民的最廣大聯盟。所以，爭取他們了解這一點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另一個向着更進步觀點的重要趨勢表現在：儘管大商業大農業資本企圖把政府對農業的援助誣蔑為“社會主義的”和“非美的”，但農民對政府農業援助的要求都日益增長。中農和小農正聯合一起，圍繞着政府對農產品的價格維持問題、水土保持經費的繼續支付問題、收穫保險和其他類似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反對大農場和其他壟斷資本。壟斷資本家清楚地了解到，假如沒有這些儘管不夠充分的設施，中、小農破產過程是會加速的。因此他們正

花费很多时间和财力把國家預算內这些項目消除干淨。为帝國主义战争服务的國家預算,实际早已把有利于人民的一切开支,削減完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標誌着農民有可能大規模加入新的進步聯盟。与此有关的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和平問題。

農民原有傳統的愛好和平的心情,現在已被激动而積極起來反抗。壟斷資本家已發出命令要不分皂白地、超比例地征募農民子弟入伍。可是大農場的雇傭劳动力可以免役,而中、小農的子孙們却得不到緩役。老的中、小農民失去了他們的子孙,就無法繼續經營農業。

中、小農的子孙已經有很多被送到朝鮮去,而且有些又在那里牺牲了。農民厭惡征兵、厭惡普遍軍訓、从而厭惡朝鮮战争的情緒日益增長着。現在美國進步运动、尤其是和平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農民吸收到自己隊伍里來、

### 从小農到農業工人

大商業和大農業資本家最害怕農民与工人联合。可是这恰恰就是他們对小農所采取的破產政策必然招致的后果。

一部分時間从事耕作的農民、佃農和分益佃雇農——他們因为收入太少,不得不作他們的農場以外的工作來弥补。結果,这批人就在工業和農業方面变成为工人的一部分,参加資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生產方法的工作。大量農民無產階級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農民与工人階級思想接触的媒介。

今天已有几千小農村里的農民因為他們有一部分時間在工業部門工作,变成了工会會員,也有一部分農民变成了加工公司、主要是罐頭食品工厂里面的季節工人。这就使他們不得不参預在剝

削地獄里不斷進行着的、爭取合理工資和合理工作條件的鬥爭。事實上這些出售果蔬給罐頭工廠老板、而在同年又受他們剝削的農民，往往成為工廠里經濟鬥爭的領導人。

黑人佃農和黑人分益佃雇農如果有一天幸運地在一家烟草工場、香烟工廠、或榨棉子油的工廠里找到一個工作的話，他們就會体味到增長了的群眾力量比種植園中常有的個人孤獨無助的鬥爭的力量要雄厚得多。

遺憾的是，今天美國的工廠和工會還不是相當的社會主義學校。美國工人階級的覺悟仍被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欺騙工人的社會民主主義騙子們的改良主義宣傳蒙蔽着。

然而農民往往因為找不到工廠工作，不得不去充當在全國經濟階梯上最低的農業工人。在國內 500 萬最受剝削的農業工人中，現在實際上還沒有什麼組織。恐怖、混亂和苦難充滿在找工作、作炊取煖、居住、衛生、教育以及一般與“文明”相聯繫的任何其他生活方面。

但是，就在無希望地被打入生活地獄以前，小農們還是要為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進行勇敢的鬥爭。

### 生存的機會

和世界各地一樣，美國有很大一部分人民愛在土地上生活，從事耕種。在鄉村中身份最低賤的數十萬小農，想盡一切辦法要繼續從事耕種，雖然耕種生活充滿着艱難和困苦，但却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城市貧民中也有一些人很想能得到一塊土地。上次大戰以後的情況證明了這點：當時有很多退伍軍人曾以退伍貸金購買連有宅地的土地，來實現這樣的夢想。

另外，有成千上萬的退伍軍人想通過政府主辦的抽籤辦法，獲

得几塊新开垦的土地。但是窮人仍沒有机会得到土地，因为参加抽籤的必要条件之一，除了要有一些農業工作經驗外，还要有相当大的一筆銀行存款。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对一个英雄的酬报也是要根据他所擁有的現金数量來决定的。縱然抽籤有这样多的条件限制，但是至少还有一万或一万二千人申請参加。这些人中間也只有很少部分人能有机会得到土地。

可是那些得到土地的人立刻就感到幻滅的痛苦。与几百万和他們在一起的小農一样，他們發現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存下去的希望是不大的，更不用說改善地位了。这一点，無論是对自有土地的小農或租地的小農來說，情况都是如此。

統計工作者所作的結論說：近十年來租佃情况的衰落顯示出部分佃農已有了土地。这是毫無根据的。佃農和分益佃雇農的減少是因为他們被并吞掉了。証明这事实的是：1940年至1950年間消失的713,000个農場中有半数以上是在佃農比例最高的南部地区。

从下面美國農業部調查材料中可以看出，由佃戶变为土地所有者的困难情况。該表顯示一些小農在得到農民家庭管理局經營貸款“以前和以后”的土地占有情况。

表中調查对象是27,755个農民貸款戶。他們的貸款期是3—5年，并已于1950年清償了貸款。从这两个表里可以推論出以下所談的主要論点：

貸款“前后”的土地占有情况表

農戶类别	貸款之前的收穫年度		貸款以后1949年收穫年度	
	農戶数	所占百分数	農戶数	所占百分数
土地所有者·····	10,188	36.7	13,165	47.4
部分土地所有者·····	1,832	6.6	2,513	9.1
佃農·····	9,855	35.5	11,369	40.9
分益佃雇農·····	1,755	6.4	708	2.6
不耕作者·····	4,104	14.8	0	0
共計	27,755	100.0	27,755	100.0

農戶变化——土地占有数字的改变情况表

貸款之前的收穫年度 各类農戶原來情况		貸款以后1949年收穫年度 農戶变化的数字		
農戶类别	戶数	農戶类别	戶数	所占百分数
土地所有者·····	10,198	土地所有者·····	9,866	96.8
		部分土地所有者·····	290	2.8
		佃農·····	42	0.4
		分益佃雇農·····	0	0
		共 計·····	10,198	100.0
部分土地所有者·····	1,832	土地所有者·····	318	17.3
		部分土地所有者·····	1,477	80.6
		佃農·····	36	2.0
		分益佃雇農·····	1	0.1
		共 計·····	1,832	100.0
佃農·····	9,855	土地所有者·····	1,641	16.7
		部分土地所有者·····	428	4.3
		佃農·····	7,752	78.7
		分益佃雇農·····	34	0.3
		共 計·····	9,855	100.0
分益佃雇農·····	1,766	土地所有者·····	328	18.6
		部分土地所有者·····	15	0.8
		佃農·····	869	49.2
		分益佃雇農·····	554	31.4
		共 計·····	1,766	100.0
不耕作者·····	4,104	土地所有者·····	1,012	24.7
		部分土地所有者·····	303	7.4
		佃農·····	2,670	65.0
		分益佃雇農·····	119	2.9
		共 計·····	4,104	100.0

在未得到貸款前,原農戶总数 41.9% 是佃農或是分益佃雇農,不耕作者占 14.8%。在貸款償清以后却出現了 43.5% 的佃農和分益佃雇農。这个数字的增加是五类農民变化的結果,它包括从原來土地所有者这一类里分化出來的 42 个佃戶在內。

以前是不耕作者这一类人里,只有 24.7% 变成了土地所有者,



而 65% 則變成了佃農，另外有 2.9% 變成了分益佃雇農。

佃農、分益佃雇農和不耕作者這三類中上升為土地所有者遠不及 1/5，變為部分土地所有者不到 7.4%。

貸款後在全體農戶中，土地所有者增加了 10.7%，增加數字中的 34.2% 是來自原來的不耕作者，因此這些人在開始時比原來從事耕作的人困難要少些。然而，使佃農人數增加了 5.4% 的最重要來源也就是這些不耕作者，佃農人數增加的第二個重大來源是分益佃雇農。

縱然有了貸款，土地所有者和部分土地所有者仍不能保持他們原來的地位，他們的百分數和略次於土地占有最低數的那一類農戶比較起來，還是稍有降低。

很明顯，要變成土地所有者的道路，不是一條幸福的道路。

我們這裡所描寫的美國中、小農的貧困、悲慘、被剝削和衰落的事實，早已超過了列寧當時在他的著作中分析過的那個階段。列寧當時說：“1/3 以上的農民直接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他接着說：“在‘典型的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在免費配給幾百萬俄畝土地的國家中，問題的实际情況就是如此。”<sup>①</sup>

今天 2/3 的美國農民，不論是分益佃雇農、分益佃農或者在場外出賣勞動力的、連同那些和他們的家屬終日無償地在農場上‘剝削’自己人們，都直接遭受着剝削。這樣在農業上創造出來的價值，就被壟斷資本家侵吞去了。後者攫取了農民的產品和農民的無償勞動。

## 田地上的工資勞動者

美國現在有 500 多萬農業工人，比列寧在世時的數字增加了

<sup>①</sup> “列寧全集”，蘇聯國營政治出版社，1948 年俄文版，第 22 頁。

一倍。这些工人大部分以前是農民，他們被壟斷資本主义用經濟压力从土地上赶走，或者由于水旱等災害而失去了土地。这些災害的發生也是因为壟斷資本貪婪，未加預防的結果。

这些工人中間的絕大部分都不能找到長年工作，他們只能做几个月的季節工作和收穫期的臨時工作。大部分雇工是在大的資本主义農場，虽然也有一些中農在收穫緊張時不得不雇用一些工人。1945年美國的普查材料說明600万个農場中只有405,927个農場每年有1,000美元或略多于此數的工薪开支，只有54,224个農場有5,000美元和略多于此數的農業工人工資支出。

不論以每小时工資或全年平均工資計算，農業工人的工資总是全國最低的工資。虽然他們的工資已到达了經濟階梯上最低的水平，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群人中間竟还有不同的經濟上的区分。

主要的一个区分存在于定居工人和移民工人兩者之間。移民工人約占農業工人總數的1/5，人數在100万左右。他們的生活比其余的400万農業工人更淒慘。作为農業工人中一个重要組成部分的女工，他們的工資低于男工的工資。黑人工人、墨西哥工人和波多黎各工人也要低于当地白種工人的工資。兒童到今天仍然在大農場里遭受剝削，但所有法律的規定却与事实相反。

農場殘酷地把農業工人待遇降低到最低限度。首先，他們給工人的工資只够他們每天“再生產勞動力”。这样，就使剝削者有可能以更低的代價買到童工的勞動力。

实际上，農民們或他們的雇主們在招募工人時主要倒是对童工的兴趣大，對他們的父母们的兴趣小。沒有孩子的已婚夫妇常会遭到“不再需要工人”的回絕，但帶着五六个孩子來受雇的人，就很少会遭到拒絕。

下表說明这些工人的農場工作和非農場的補助工作的平均收

入情况。但表中未列入童工的工資，因为童工在官方統計材料里照例是不被列入的。

農業工人現金工資全年收入情况表(1949年,單位:美元)①

	農場收入	非農場收入	总收入
移民工人平均收入	352	162	514
男工收入	442	213	655
女工收入	153	49	202
定居工人平均收入	357	171	528
男工收入	446	213	659
女工收入	112	57	169

統計工作者把全年受雇 250 天的農業工人称为“年工”，把全年受雇 150—250 天的農業工人称为“長工”。估計第一类的男女工人共有 60 万人，第二类的共有 40 万人。可是廣大農業工人中的大多数只獲得“季節的”工作，或在一年內不到 150 天的工作。

1910—1914 年間，農場工資还能抵工厂工資的 2/3。但現在，如以 1950 年農場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資 0.50 元和当时工業中每小时平均工資 1.45 元相較，農場工資只抵到工厂工資的 1/3。有余。据官方机关劳动統計局的材料，1950 年四口之家的全年最低开支預算估計要 4,120 美元。这个数字从預算中所列的一些項目來看，确是最低的标准了，如丈夫一件外套預算要穿八年，妻子一年只穿二套衣服，全家每月看一次电影，丈夫一星期只喝一瓶啤酒等等。

但是不僅農業工人的收入远不能达到这个最低支出預算，就連工業工人也达不到这个数字，虽然他們的工資顯然要高得多。按慣例計算，全年就業的工人一年收入也只有 3,016 美元。

① 見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公报第 25 号所載“1954 年移民農業工人情况”一文。

農業工人收入低微，过着悲慘的生活。在美國村鎮附近有些貧民窟，農業工人迫于生活，和他們的家人住在那里。在田野中还有移民農業工人臨時搭盖的帳篷和溝岸边的工棚，他們原來准备在那里暫住几星期，可是往往一住就是几个月，直到收獲完了为止。

飢餓是經常的事情。因为在那么長的冬季月份里完全失業，連一点兒失業保險和失業救濟的儲備金都用完了。这些失業工人的大部分又都沒有合格的工作紀錄來申請失業保險；在鄉村里，又因未能适当地向富農征收稅款而沒有失業救濟基金。

工人和資本家艰苦斗争后还能勉强爭到一些象养老金、孤兒撫卹金等“社会的”濟助金。農業工人却無法得到这些濟助金。農業工人生活不穩定，更不可能使他們的子女受到正規的学校教育。

美國工人階級中这样大和这样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会受到虐待，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歧視。

### 少数外來工人

資本主义的大農場在一开始擴大其雇佣劳动力的时候，就想法要找到廉价的劳动力來源。在美國，除了南部种植園地区以外，要找到廉价劳动力是不容易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美國还有未經耕作的可耕地。按照美國人的習性，只要有土地的話，总想碰碰运气由自己去耕作，而不願意受雇于人。

因此就必須从國外輸入劳动力。除了美國南部地区以外，加利福尼亞是發展大農場的第一塊地方。原在該州北部“黃金田野”的中國工人被移往該州中部流域和南部，去从事于新垦地区的耕种和收獲工作。

这些工人很快地表現了他們的战斗性，要求提高工資。他們得到的答复是槍砲，数千警察还把中國人逐出了加利福尼亞的鄉村。虽然这次事件被压迫者在歷史上記載为“中國人的暴动”，但

却成为以后統治的地主階級对付敢于提出合理要求的被压迫工人的許多次恐怖运动的开端。这次加利福尼亚州鄉村里的中國人被驅逐得如此徹底,甚至在今天,那里还找不出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業工人。

但輸入劳动力的趋势还繼續存在。日本工人随中國工人來到了美國。很多日本工人節衣縮食地自己購置了小片土地,从而最后擺脫了半奴隸的地位。但加利福尼亚的大農場主对这一爭取独立生活的情況大为激怒。他們用尽一切非法手段來通过“外侨土地法案”。这一法令到1913年終于得到通过。它的目的特別在于对付日本農民,它宣布,外侨在加利福尼亚拥有土地是非法的。除非出生在日本的農民有一个生在美國的兒子,他才能將土地所有权轉給他的兒子,否則他的土地就馬上被大土地所有主占有。必須記住的是:到今天为止,根据法律,不在美國出生的亞洲人还不能像其他移民一样成为美國的公民。

对日本農民的迫害还不止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日本農民剛从被拘留了整个战争年月的拘留营回到他們的農場去的时候,他們面臨了一場恐怖的运动。这一次攻击是大農場主策動的,其目的在于威脅日本人,把他們从他們寶貴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只是因为日本人和他們的一些朋友們掀起了一个堅決的反抗运动,这个陰謀才未得逞。

1910年以后,东部地区由于農業耕作的加強,乃需要雇用大量農業工人。当西部地区印度工人和菲律賓工人繼日本人之后走上大農場的田地的時候,东部的農業經營者乃从波多黎各找尋農業劳动力的來源。

墨西哥不久也变为外國農業工人的重要供应地。这些農業工人都是被大生產者的代理人用高額工資和优良生活条件的虛假諾言誘騙到美國去的。工人們到美國之后,馬上發現这些条件并不

存在。因为發動抗議运动，便遭到放逐的威脅和一連串白人統治階級的种族迫害。同时強加于外國工人头上的低生活水平，反过来又被利用为压低美國農業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条件的武器。

第二次大战以后，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政府和美國壟斷政府同謀，把这些奴隸供应計劃合法化了。

現在，來自墨西哥、波多黎各、菲律賓的工人和原來是南部分益佃雇農和佃農的150万左右黑人農業工人已成為美國農業勞動者的主要部分。農業工人中的組成部分还包括1930年前后經濟危机和風沙、洪水災害所造成的如“怒火千叢”一書中所描寫的破產小農。此外，在1950年美國移民局还和大農業生產者協同“非法”輸入了五十多万(565,000)墨西哥工人。<sup>①</sup>

很多白种人農業工人是从奥克拉荷馬州和阿肯色斯州來的。在这些州里白人和黑人被分隔得特別厉害，因为有人專靠离間分隔黑种人和白种人來从中漁利。壟斷資本家不断地以大量种族主义的惡毒宣傳灌輸給白种工人，目的是为了破坏他們与黑人兄弟在反剝削斗争中必要的團結。

組織農業工人工会的工作所以很难得到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貝蒂斯·潘萊認為工会領導中的“白种人沙文主义”思想是組織農業工人归于失敗的主要原因。<sup>②</sup> 共產党一直強調：在一切美國人民的進步斗争中反对白种人优越觀念是首要的一个問題。这个斗争如能發動得好，農業工人的組織就会很快地發展。現在有色人种的工人和白种工人間已經出現了联合起來行动的事例。同时东部几个州在農業工人工会工作上也已經有了新的有希望的开端。

### 災難的孩子

① 見1957年總統直屬移民工人委員會的報告。

② 貝蒂斯·潘萊著：“加利福尼亞的農業問題”，1951年7月号“政治評論”第57頁。

“移民是災難的孩子……我們就是依靠災難來建立移民工人的隊伍的。因國內災難不大而使移民工人來源缺少的时候，我們就得依靠國外的災難來補充移民工人的供應”。

這就是總統直屬的移民工人委員會的報告中所承認的一幕美國悲劇；對於這幕悲劇，壟斷資本家必須負責。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調查”了這久已存在的情況以後，擬訂了一項毫無效用的法案，用以“減輕”業已發現的可怕情況。這些可怕的情況，如工資低、沒有住所、沒有衛生和教育設備、以勞動抵償債務、雇傭工、大生產代理人從墨西哥邊境綁架工人以及其他難以置信的殘酷情況都存在于美國一百万移民工人方面。

這個法案在 1952 年夏天國會中進行討論時爭吵了好幾個星期。在參議院討論這一法案的過程中，明尼蘇達州參議員赫伯特·亨弗萊說：“即將通過的保證墨西哥移民工人以生活和喪葬費用的辦法是參議院空前的一項業績，應該把它推廣到美國國內移民工人方面。”

只在 1949 年冬，在加利福尼亞州富饒的中部流域，就有 28 個嬰孩死于營養不良，同年還有 8 個墨西哥工人死于撞車事故，而這還僅是草菅人命的交通制度所造成的很多的死亡事件中的一例而已。這樣看來，喪葬費倒是很有用處的。

也許參議員所建議的所謂“維持最低生活”的收入是會使嬰孩們多活上幾年，這樣他們也就可能加入到農場的童工隊伍里去了。

無論參議員將“美國生活水平”——以及死亡水平如何加以解釋，他還是十足暴露了大農場主對農業工人的輕視。

但是嬰孩究竟已經死了。他們中有黑人，有墨西哥人，也有“盎格魯人”。<sup>①</sup> 死亡是沒有種族歧視的。只要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半奴隸的生活條件不變的話，還一定有千百萬人的生命瀕于

<sup>①</sup> “盎格魯人”是墨西哥人對非墨西哥人、非有色人種的工人的稱呼。

危殆的。

种族主义的灾难对有色人种移民工人和墨西哥人的移民工人是最残忍的。不管他们是美国公民或不是美国公民，只要他们已经 在菜园、果园、烟草田、特别是棉田里进行种植、收穫，“献出了他们有用的东西”以后，他就会遭到警察的追踪，被他们从村庄中驱逐出去的。

恐怖原因之一是农场主用各种方法骗取工人们辛苦得来的工资。欺騙墨西哥工人的一种方法是扣留一部分工资，容允到季节終了时再發給。但到發工资的上一天，移民局官員來到工人所住的帳幕前，把他们赶上卡車，驅逐他們出境。农场主獲得了奴隸劳动之后，为了驅逐工人，就把这样“儲積”下來的工资的一部分送給移民局官員，作为报酬。

由于农场机械化、从事季节收穫工作的男女工人和童工的工作季节一年比一年短了。工人们不因机械的运用可以減輕他們的过份劳累的劳动——如收穫甜菜和摘棉等——而表示欢迎，相反的，却詛呪机械，因为机械夺去他們的小小的生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們沒法到别处去找工作。

1949年冬季來臨時，砭人肌骨的朔風吹徹了数千失業的農業工人的帳幕和茅棚。但在八月間加利福尼亞州州議會开会时，一个地主統治階級的發言人在州長召开的會議上这样說：

“我建議本州要來審查州內全部社会保險和福利的制度，看一看这些制度是否完全太寬容，以致容許了人們移居此地，并希圖趁閒散时獲得休養。”

一个年老的神經質的黑人从工人的帳幕出來，在大農場主的田地上这样呼号着：“受苦到几时，上帝呀，受苦到几时！……”



## 第六章

### 國民收入中農民所得的份額

美國的小農和中農正為美國的戰爭經濟擔負着巨大的支出。1952年農業生產的總費用估計比1947年高出65億美元。同時純收入總數預料要降落20億美元以上。這一經濟壓榨的重大負擔已落在那些經不起收入再有任何降低的人們的身上。

根據聯邦儲備局的說法，農業生產費用增長的趨勢是由于“朝鮮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防禦活動的加劇和擴大”而“發生或擴大”起來的。這個殘酷的戰爭曾被認為能夠挽救帝國主義的搖搖欲墜的經濟，并被美國資產階級的報紙譏稱為對於國民經濟的一種“恩惠”。它只是加深了工人和農民群眾的貧困。

由於賦稅的繁重、所得工資及收入的不敷支出和在物價高漲聲中實際購買力的不斷降低，工人和農民群眾首先直接地成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下的犧牲者。對於這個規律，斯大林這樣說：

“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sup>①</sup>

1951年11月2日“華爾街日報”直率地承認：“對來年計劃中美國軍事費用的吹噓……意味着將要支出更多的金錢，但不是給農民的。”

<sup>①</sup> 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84頁。

## 農業收入的情況

數百萬商品家庭農場經營者在 1,500 美元和 4,000 美元之間的总收入上掙扎着。當人們訪問其中任何一個，問他怎樣渡過來的時候，他將回答：“人家給什麼價我們都得賣，人家要多少錢我們就得付。”美國廣大農民群衆的收入構成是建築在不穩定的、混亂的經濟關係上面的。

1951 年，這些農民和他們的家屬以及那些依賴農業為生的農業工人有 2,300 萬人，佔總人口 15.1%。但是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所得的份額總數只佔 7.6%，這就是說自 1946 年以來收入降低了 1/5 以上，這在下列數字中可以看出來：

### 農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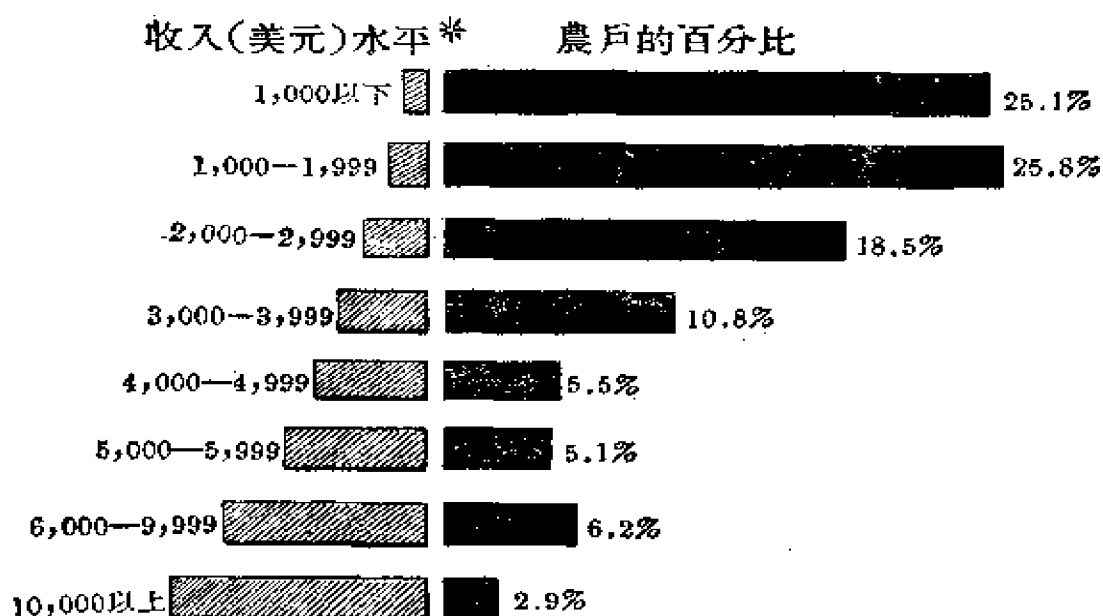
1946.....	9.4%
1947.....	9.2%
1948.....	9.3%
1949.....	7.3%
1950.....	7.1%
1951.....	7.6%

美國農業部在 1950 年估計，凡依靠農業生活的人每人在農業方面的純收入（在外的富裕地主的收入不包括在內），平均為 636 美元。如果把非農業收入計算在內，那末每人生活費用，加上日益增高的賦稅就達 829 美元。另一方面，在同一年內不依靠農業生活的人的收入平均每人為 1,563 美元。<sup>②</sup>

<sup>①</sup> 美國參議院關於 1953 年農業撥款的報告，見撥款委員會 H. R. 第 7314 号文件第 69 頁。

<sup>②</sup>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農業收入情況”，1952 年 5 月 5 日。

### 1947年農戶的收入



\* 收入包括从農場或商業得來的工資或薪水，以及其他例如紅利、利息或年金等的毛收入

但是从上述的平均数中，完全可以想到我們在前一章中的討論証明，在1949年有300万農戶出售產品的平均数尚不及1,500美元，还要从这数字当中支出經營和生活的費用。成千上万的这种農戶根本就沒有一点“純”收入，或者只有微小的純收入，以致他們不得不生活在飢餓的边緣上。

在估計1952年農業純收入时，美國農業部宣称：“由于費用的增加……農業的純收入不可能超过反而可能低于1951年的150億美元的水平。此一收入的購買力降至1951年的水平以下，除1950年外，这將是1941年以來最低的一年。”<sup>①</sup>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自1945年到1952年，農業生產費用急遽地、絕對地增長，而純收入却相对地增加，并且是很微小的。1945年農業的純收入几乎等于生產費用。1952年純收入尚不及生產費用的2/3。但是下列第三組数字中表明，此种純收入的实际价值比

①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需要与物价情况”，1952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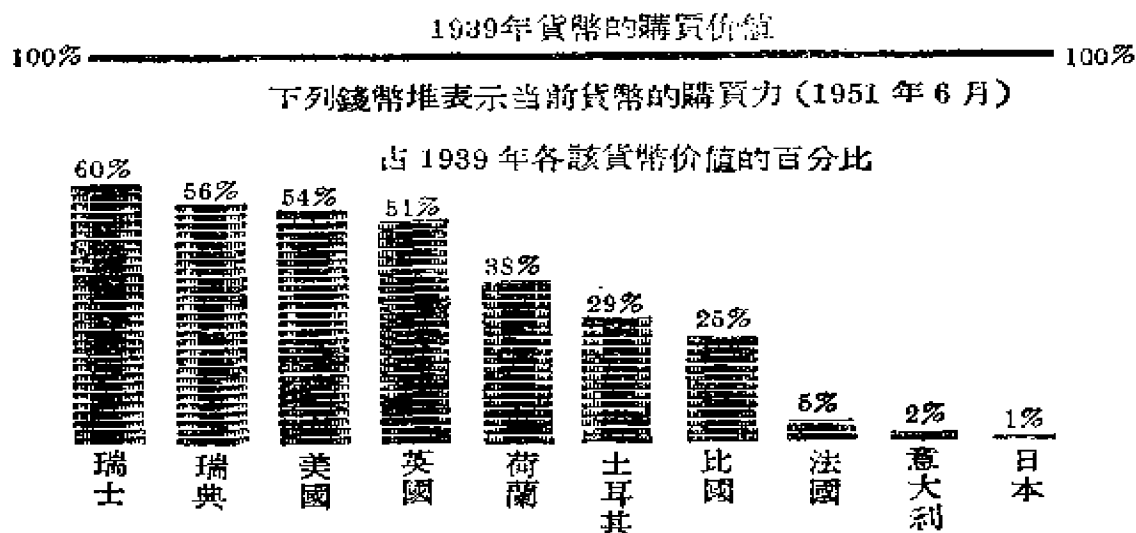
这还要低，这是因为 1952 年美元的購買力比 1945 年大大降低了的缘故。

### 所有農業經營者的生產費用和純收入<sup>①</sup>

年度	生產費用	農業經營者的純收入	純收入的購買力 <sup>②</sup>
(單位: 百万美元)			
1945	12,629	12,245	12,245
1946	14,238	14,132	12,700
1947	17,270	17,073	13,000
1948	18,950	15,378	11,100
1949	18,499	13,502	10,100
1950	20,024	12,708	9,400
1951	22,475	14,925	10,100
1952	23,824 <sup>③</sup>	14,900 <sup>③</sup>	9,595 <sup>③</sup>

在純收入中尚待扣除的聯邦所得稅的數字，還不能像上列數

### 資本主義國家貨幣價值的縮減



①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1950年農業統計”、“1951年農業統計”、“農業費用的情況”和“農業收入情況”。

② 1945年美元。

③ 美國農業部的初步估計。

字那樣詳細地分列出來，特別是在那捐稅苛重的 1949 年到 1952 年的年代中。聯邦所得稅在 1943 年以前，對於大多數小農和中農來說，原是不很重要。但它從 1941 年的 1,500 萬美元竟增加到 1948 年的近 10 億美元（96,000 萬美元）<sup>①</sup> 1951 年 11 月 1 日實施的新稅率對小額收入的稅率增加了 11.75%，給那些最沒有負擔支付能力的人們加上了另一項重的負擔。

從一般到特殊地探討，研究幾種農產品的跌價，並把這些跌價情況和某些同樣具體的漲價情況——農民為了生產必須購買的商品的漲價——作一比較，可以了解如下的價格情況：

（下列原有價格都以 1952 年 6 月 15 日市價為標準）<sup>②</sup>

小麥——每蒲式耳 2.06 美元，而 1947 年平均每蒲式耳為 2.35 美元，1948 年 1 月 15 日最高價格每蒲式耳為 2.81 美元。

牛奶——每百磅 4.36 美元，而 1948 年牛奶的平均批發價格為 4.89 美元。

豬肉——每百磅 19.40 美元，而 1947 年美國平均價格為 24.20 美元，1948 年 9 月 15 日的最高價格為 27.30 美元。

牛肉——每百磅 26.70 美元，而 1951 年 6 月 15 日為 29.20 美元，1951 年 4 月 15 日的“高”價為 30.30 美元。

羊肉——每百磅 11.60 美元，而 1951 年 6 月 15 日為 16.80 美元，1951 年 3 月 15 日的“高”價為 19 美元。

羊毛——每磅 0.518 美元，而 1951 年 6 月為 1.01 美元，1951 年 3 月 15 日“高”達 1.19 美元。

雞——毛重每磅為 0.247 美元，而 1951 年 6 月 15 日為 0.266 美元，1948 年 8 月 15 日“高”達 0.325 美元。

棉花——每磅 0.3802 美元，而 1951 年 6 月 15 日為 0.4202 美元，1951 年 4 月 15 日“高”達 0.4317 美元。

① “農業金融評論”，1948 年第 11 卷。

②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農業價格”，1952 年 6 月 30 日。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農業情況”，各月份。

某些商品，例如雞蛋和豬肉已經遇到許多價格起落的情況，但是即使價格上升也從來不足以恢復價格下跌時所受的損失。

在另一方面，四年來牛奶一直是滯銷貨，結果農民不得不把他們的乳牛送往屠宰場，牛奶的產量已經劇烈地減縮。據美國農業部 1952 年的報告：“今年牛奶總產量預計比去年低，而且是 1948 年以來最低的一年。按照人口來計算，也許是 28 年來最低的產量，過去的產量紀錄是可以查得的。”<sup>①</sup>

由于唯利是圖的壟斷資本家們不斷地對生產者降低生奶收購價，同時對消費者提高牛奶出售價，這就使保持母親和兒童的健康所必需的飲食品變成了奢侈品。

在以上所指出的各種農產品和價格數字中，沒有談到 1947 年以來果農和菜農們遭受到的損害嚴重的收購價格。據統計記載，僅在 1951 年 2—10 月期間<sup>②</sup>，這些農產品價格跌落的幅度是從 8% 至 17%，它們根本沒有計算到數年來爛掉的或耕埋在土下的成噸的蘋果、桃子、葡萄、花椰菜頭、甜菜、萵苣、洋蔥和其他產物，因為這些產品的收購價格甚至不足以抵償收穫的費用，至于生產費用更不用說了。

### 農民得到的價格

農民的收入靠着農產品的出售，所以他非常關心市場的價格，兩個農民的同一种農產品的價格可以相同，但這可能對於這一個農民（或農場主——譯者）是小的甚至是很大的利潤，而對另一個農民却是“赤字”，是損失。這完全取決於他是屬於哪一類的農民（或農場主——譯者）。

假如他是一個大規模經營者，擁有沒有債務的、全部機械化的

①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國家食品的情況”，1952 年 4—6 月。

②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農業價格”，1951 年 10 月。

農場，土地又有肥沃力，他因此只需要最少量的肥料，也可取得充分的灌溉用水。而且最重要的，如果他的農場接近附近的市場，他就居于很有利的地位。他出售他的質量相當良好的農產品的可能性就大于处境不利的農民。即使某種產品的價格相當低，除去開支後，他還可獲得純收入。

但是，一個農民需要適應的條件是很多的。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一個普通的農民吧。他或者是一個中農或小農，他的戰時的收入可能使得他還清了他的抵押，但是沒有給他剩下其他積蓄。在戰後頭兩年的物價跌風中，他也許被迫向銀行借貸一筆以年計利的生產貸款，或者更壞的是向收買他的產品的加工商貸款。連年的價格下跌和成本的增長，迫使他背上愈來愈重的債務。當他自己也許有一輛舊的拖拉機時，却缺少足以減低生產成本的其他機器，因為他無力購買足夠數量的肥料和消毒的材料，他的產品就只有一部分能達到標準質量。結果他只可在一部分產品方面，取得早已低落了的價格。這就更加減少了他的收入。

這個代表着美國大多數農民的普通農民，是資本主義農業中不合理的“價格”標準以及生產和銷售的混亂狀態的一個鮮明例子。

### 農民必須付出的價格

在這一章開始的價格數字中，指出生產費用是以幾十億美元計算的，現在我們把它分成為農民所必須購買的若干項目，這些項目在農民的開支中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

(下列所有的價格都以1952年6月15日市價為標準)①

裝10加侖的牛奶罐——每個11.10美元，而1946年6月15日為

①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農業價格”，1952年7月29日；美國農業部：“1949年農業統計”。

6.42 美元。

三齒干草叉——每把 2.41 美元，而 1946 年 6 月 15 日為 1.53 美元  
捆茶用的繩索——每磅 0.36 美元，而 1946 年 6 月 15 日為 0.14 美  
元。

兩稜電鍍的帶刺鐵絲——每 80 竿（每竿為 5.0292 碼）——每價 8.58  
美元，而 1946 年為 4.77 美元。

拖拉機牽引的兩行中耕器——每套 253 美元，而 1946 年為 144 美  
元。

動力脫粒、5—6 呎收割幅度的聯合收割機——每套 1,460 美元，而  
1946 年為 822 美元。

除中耕器和聯合收割機外，可以說上述這些用品都是當前生  
產所絕對必要的項目，也需要經常補換的。農民對於這些用品，除  
了必須購買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另外一項主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開支項目是飼料。1946 年，  
100 磅重的毛豬可買 13.4 蒲式耳的玉蜀黍（美國豬的主要飼料），  
而 1952 年 3 月同重量的毛豬僅值 11.4 蒲式耳玉蜀黍。飼養家禽  
的農民常常計算 12 個雞蛋可買 11 磅雞飼料，但在 1952 年 7 月長  
期的平均數下降到僅能購買 8 磅的飼料。其他飼料的情況也是如  
此。

下列數字顯示，農業經營上不可缺少的某些重要開支不規則  
地增長的情況。我們必須假定在“雜項”中包括了標準的農業工  
具，這是由於統計學家們為了對個體農民隱瞞農業成本的真實數  
額，而不願把它分列出來。在 1946—1951 年間，當保養和損耗費  
增加了一倍多時，雜項費用卻增加了 3/4。財產稅增加了一半多，  
車輛使用費也增長了一半多。對於急劇衰退中的土壤肥沃力十分  
必需的肥料和石灰的費用也大約增加了一半，而抵押利率竟增加  
了 1/4 以上。



## 農業生產成本——美國總計①

(單位:百万美元)

	肥料和石 灰的費用	車輛 費用	保養費和 損耗費	財產稅	抵押 利率	雜項
1946	620	1,310	2,106	617	216	1,258
1947	685	1,572	2,607	705	222	1,537
1948	717	1,799	3,201	765	229	1,680
1949	782	1,884	3,691	823	242	1,783
1950	821	2,073	4,229	856	262	1,839
1951	924	1,964	4,514	980	285	2,186

### 肥料托辣斯

在这里我們要扼要地說明一下肥料托辣斯，它對全國土壤的日益衰退負直接的責任，因為它的產品質量低、價錢高。

八家公司控制着 42% 的美國肥料生產②，其中有兩家大的肉類包裝商——阿爾摩和斯威夫脫，它們從這方面獲得了額外的利潤。

這八家公司共控制了 120 個肥料工廠，並且實際上控制着屬於全國肥料商協會的 1,000 家美國公司中的 500 家。美國司法部及托辣斯小組已經告發了肥料托辣斯多年，但尚未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

肥料公司除了在肥料中過量地滲入無用的材料以代替必要數量的三過磷酸鹽類外，同時又拒絕公眾提出的商標符號应符合產品質量的一切要求，它們應對以下妨礙獲得大量和廉價的肥料的主要事實負責：

① 聯邦儲備局：“聯邦儲備公報”，1952 年 7 月。

② 見“經濟的集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

通过他們在華盛頓的國會院外派的活动，他們終于阻止了一切开采西部磷石礦的努力，这些礦砂占全國礦藏的60%。<sup>①</sup> 因此農民必須繼續为佛罗里达州和田納西水利管理局开采出來的礦物肥料支付昂貴的運費。西部的礦藏的不發展已導致了肥料供应的不足和价格的昂貴。

肥料托辣斯也同样地阻止了農民或者甚至合作農場制造混合肥料。它們命令氮肥和鉀肥的供銷者，未經肥料商协会的批准，不得把肥料賣給个体農民或合作農場，或者只能以很高的价格把这些肥料原素賣給那些有自行制造混合肥料嫌疑的人們（这种特別的罪包括在原来的起訴狀內）。

虽然，肥料的使用在战时达到空前的高度，从1935—39年平均1,389,000噸上升至1944年的2,502,000噸<sup>②</sup>，但根据估計，要維持适当的土壤肥沃力，每年需要近600万噸的肥料。由于肥料价格空前地高漲，年深日久的資本主义矛盾呈现在農民面前：如果農民不購買肥料，就不能和大經營者競爭；如果他們在田地里施下足够的肥料，他們很可能就不能贍养自己的家庭。

## 运 費

全國最強大的壟断事業之一的鐵路所征收的过高的運費，進一步削減了農民的收入。在1952年头两个月中，据一等鐵路（國家主要的鐵路公司）报告，所獲純利大約是9,100万美元，比1951年同一时期增長了73%。

鐵路公司虽有这样龐大的收入，但州际商業委員會（它被認為为了公共利益而來“調整”鐵路運費的）還要許可鐵路公司在1952年4月13日再度提高運費15%。这是1946年以來的第十二次加

<sup>①</sup> 罗·依·貝尔：“太平洋西北部工業类型的磷和磷酸肥料工業”，1948年。

<sup>②</sup> 美國農業部：“战争与平时时期播种地的利用和土壤的肥力”，1946年。

价,使运货主每年多付出 7 亿美元,这个负担大部分却由中、小农户来承担。小农和中农不像大农一样本身就是运货主、包装商和制造商,他们无法把这部分运费转嫁到批发商和经纪商的身上去。

遭受到整个运费组织的最沉重打击的是西部的农民,多年来铁路壟断资本家利用了西部农民依赖中西部和东部市场出路这情况,所以西部的运费经常高出中西部和东部的运费。

从西部运往东部的大多数农产品是鲜果和蔬菜。对于这些货物,铁路大王们在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运费上又额外加收运费。1952 年鲜果和蔬菜的运费比 1946 年高出 51%。

这种不平等的运费根源于华尔街资本的控制,它控制着铁路和国家其他的主要工业。和华尔街资本相比,西部资本的势力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州际商业委员会的纵容,铁路大王们专横地规定一切农产品的运费;他们完全知道农民除了照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铁路大王们的苛重的运费和其他壟断措施,多少年来农民一直在跟这些大产业所有者作斗争。早在 1887 年农民在州际商业法案中打开联邦铁路的立法,并在其后争取 1890 年第一个联邦反托辣斯法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882 年“人民党员”(人民党是一个农民-工人的政党)要求将铁路收归国有。<sup>①</sup>

即使在今天,农民对于铁路壟断组织的憎恨还是根深蒂固的。在沒有完全被华尔街的奴才所控制的一些大农业组织所召开的会议上,出席的农民总是当场通过决议,要求铁路“国有化”。

铁路、肥料托辣斯、农具托辣斯(已在前章叙述过)和所有售货给农民的代理人所实行的壟断措施,随着战争准备的继续进行,一月一月地变本加厉起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具体应用,也是使壟断资本家用剥削美国大多数农民、并使农民破产

<sup>①</sup> 安娜·罗却斯特:“农民为什么会穷”,第 256 页。

和貧困的辦法而獲得最大的利潤。所以，無怪乎在1949年總計有1,265,000 農業生產者，一年有100多天離開他們的農田到外面去工作，添補他們的微小的收入。

## 工人勒緊腰帶

然而，如果不聯系到農民生產是供給人民吃和穿的事實，我們對於農業收入的討論就是空洞的。因為正像其他地方一樣，大部分美國人民都是工人，他們購買農民的產品的能力，就成為影響農業收入的關鍵問題。

戰爭所激起的物價上漲，影響着工人和農民。所有報紙都預計到工人“高額”的工資的反面。這種工資決跟不上生活費用的急劇增加。1952年美元的購買價值尚不及1945年美元購買價值的一半。

雖然有狂熱的軍火生產，失業人數卻達數百萬，還有數百萬部分就業工人。失業者 and 半就業工人中大部分是黑人，因為他們受到了惡意的職業歧視。統計數字中不包括數百萬婦女——她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以自己的勞動增加了家庭的收入。這不但因為她們是愛國者，而且因為這使她們有機會把家庭的收入保持在合理的最底水平上。現在，儘管她們需要和渴望工作，卻和數十萬願意並且能夠工作的所謂老年齡的以及身體上有缺點的人們一起被拒絕於勞動力市場之外。

在美國一切關於失業的官方統計完全都被歪曲了。和公開承認的300萬失業者的數字相反，進步的工會領袖們估計失業者約在700萬或800萬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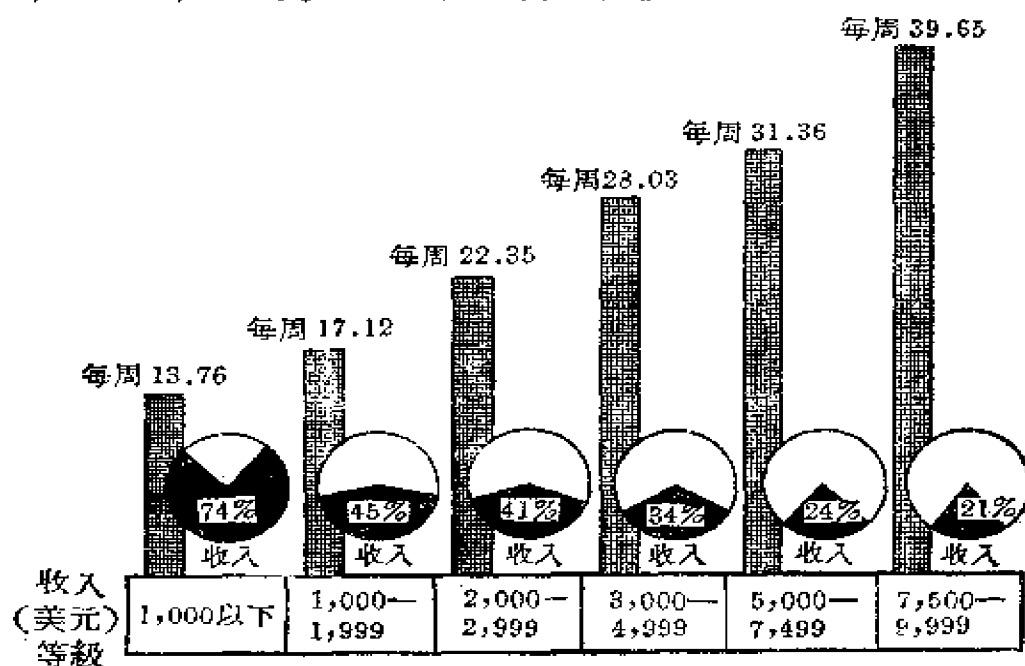
無論是失業的和就業的工人，他們所得的食物減少了，棉花和毛織品的購買額也減少了。其他大量生產品，例如電氣器材的購

買額，已經達到了以前所未有的低的數量，因而更加導致了就業人數的急劇下降。

1952年6月美國農業部估計：1951年人民所食用的肉類、蛋品、雞鴨、脂肪和油類、罐頭水果和果汁以及大部分蔬菜都比1950年減少了。<sup>①</sup>

據1951年9月美國農業部估計，每人食品消費量……大約比1946年降低了5%，消費者在這一年的第二季度在購買食品方面已用去了他們收入的26%，而在1935—1939年的同時期僅用去23%。<sup>②</sup>

然而，“可支配的收入”的開支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已經肯定地證明：收入愈少，食品的消費占收入的百分比也愈高。1948年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如果每年在1,000美元以下，那末食品的開支就占收入的74%；如果在2,000美元以下，就占45%；如果在2,000—3,000美元之間，就占41%。但是當城市居民收入達



1948年城市家庭的食物開支(美元)及其占收入的百分比

- ①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全國食物供應情況”，1952年4—6月發表。  
 ②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市場和運輸的狀況”，1951年9月。

7,500 美元或 7,500 美元以上时，食品的开支僅占收入的 17%。<sup>①</sup>

上述研究也顯示出：1949 年有 1/4 的美國家庭收入不滿 2,000 美元。为了避免任何誤会，应当說明許多这些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有職業的、身強力壯的养家的人。另一方面，政府在 1950 年的“勞工局統計指数”中宣称：一个四口之家最低需要 4,120 美元方能生活。十分明顯，上述 1/4 的美國家庭只能購買少量的对于健康和营养都是必需的食物。

这研究材料也表明了，“減少食品預算最常用的方法是去掉肉类和牛奶（嬰兒除外）。在蔬菜的季節，經常購買些蔬菜，有时購買些干制的或廉价的罐頭食品。他們很少吃水果，除非他們家庭所居住的地区有某些又多又便宜的水果。”

### 要大砲，不要牛油

虽然美國國防部長罗伯特·阿·罗維特于 1952 年保證說，即使实行一个龐大的擴充軍备的計劃，美國还可以承担起一个“大砲和牛油”的計劃。但是 1952 年平均每人的牛油消費量只有 9 磅，而 1951 年为 9.7 磅，1939 年为 17.3 磅。<sup>②</sup>

其他食品的消費量也同样地下降。还有，上列的平均数，特別在貧富極端懸殊的資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反映出实际的情况。这种矛盾在奶类產品的消費方面尤其明顯。下列数字說明收入愈高，則此类消費量也愈益增加。

牛奶業是農業收入的主要來源，全國 55% 的農民都多少出售一点牛奶。1950 年奶类的收入占全部農業收入的 13%<sup>③</sup>，奶类產

① 全國社会福利會議在九个全國羣众团体的小組会上关于联合委員會經濟报告的通报：“使每年收入在 2,000 美元以下的达到收支平衡”（有关 100 个收入低微的居民家庭情况的研究）政府印刷局，華盛頓，1951 年。

②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全國食品供应情况”，1952 年 4—6 月。

③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農業情况”，1952 年 6 月。

品对于家庭飲食的重要,可由下列事实來証明:城市家庭在飲食方面,每花費一塊美元,其中就有 1/5 是用來購買奶类產品的。<sup>①</sup>

牛奶業壟断資本家的价格政策必須对收入低微的家庭不能買到必要数量的牛奶的事实負責。由同一机关(美國農業部)公布的液体奶类的消費量和家庭收入数字的比較,就可証明这一点。

#### 每人每星期牛奶的消費量

每戶每年的收入 (納稅后的美元数)	液体牛奶 (單位:夸脫;1夸脫=1.136公升)
1,000以下	1.83
1,000—1,999	2.15
2,000—2,999	2.84
3,000—3,999	3.19
4,000—4,999	3.21
5,000—7,499	3.41
7500以上	3.47

在消費者的消費量急剧下降的情況下,農民的份額日益減少。1949年農民僅獲得液体奶类零售总值的 53%,而 1947年則为 57%; 1949年獲得干酪零售总值的 54%,而 1947年則为 61%; 1949年獲得煉乳零售总值的 42%,而 1947年則为 58%。<sup>②</sup>

以所有農產品的消費而言,1952年6月在消費者所花費的每一美元中,農民的份額跌落到 0.48 美元,而 1951年6月則为 0.49 美元,并且下降的趨勢仍在繼續中。

物价的飛漲和購買力的降低是美國战争經濟的直接的結果。因此,廣大農民群众都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拯救他們免于破產。美國農民中的最先進部分紛紛提出要求:用于大規模毀滅和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的巨額的基金應該用在适当的農業計劃中。

① 美國農業部人类营养和家庭經濟局:“城市飲食中的乳品”,1950年2月。

②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1930—1935年美國制乳工業的变迁”。

## 政府对農業的政策

如前所述，早在1929年經濟危机以后，胡佛政府出來挽救最大的農業經營者的投資。由于1933年罗斯福政府的成立，政府对穩定農業經濟的措施一度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这些“改良”的指導原則是各資本主义國家的統治階級所欢迎的凱因斯的理論。凱因斯爵士是英國的經濟學家，于1946年逝世。他为了要用加強國家資本主义的办法來支持資本主义制度，發展了政府干涉經濟的制度。

美國共產党主席、杰出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福斯特对凱因斯主义作了如下的評述：

“凱因斯主义是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資本主义經濟学，它成为美國、英國、法國和拉丁美洲以及其他資本主义政府的政策的基礎。它的主要理論根据是：利用政府的經費來弥补群众的生產力和購買力之間的脫節，以防止經濟危机。它企圖挽救資本主义制度。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大部分保守党的資本家們在各种計劃的伪装下拥护凱因斯主义。”

在分析凱因斯主义的某些影响以后，福斯特繼續說：

“凱因斯主义不能挽救資本主义，只能使資本主义总危机更加惡化；它不能够克服使資本主义崩潰的基本矛盾。凱因斯的帝國主义的全部邏輯是战争。”<sup>①</sup>

在農業方面，大部分罗斯福的改良办法——例如通过農業安全局給予小農的貸款和其他扶持、政府对農產品的价格維持办法以及政府对土壤保持的經費开支——是農民要求的直接結果。他們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曾起來反抗大規模的查封產業和災難

<sup>①</sup> 福斯特：“美國政治史綱要”597、599頁。



性的低价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这些“新政”的改良办法用作增加生產的直接刺激力，以便供給國內人民、美國軍隊和一些美國同盟國所需要的糧食。

### 農民要獲得等价的待遇

此后，政府的价格維持办法便成为農民極其关心的一个問題。对于大農業經營者和公司農場集团以及某些加工商來說，这些維持办法成了獲得利潤的巨大源泉；而在战争时期，却使小農和中農全力發展生產力量以适应可靠的市場的需要。

經驗也教導小農和中農，使他們認識到，政府的維持計劃加上对消費方面的嚴格的价格管制，就有可能大大增加消費量，因为不用对農民降低价格，就可保持人民能够負擔的价格。結果，農民在自己購買力方面达到某些均衡。

战后廣大農民群众的願望是要保持这一新近确立的均衡。他們的願望与壟斷資本家的利益積不相容。壟斷資本家决心保持价格維持办法中保障他們利益的那方面，但是要断然制止任何帮助小農和中農繼續生存下去的一切措施。

为了这个目的，他們主張除了所謂“主要的”農產品——玉蜀黍、小麥、棉花、水稻、花生和烟草——的長期价格維持办法以外，其他所有農產品的長期价格維持办法应予廢止，通过他們在會議中的压力，實現了这个主張，并且規定了可以适用維持办法的价格标准。这标准很低，只有那些最大的、生產成本最低的、資本主义方式經營的農場才能獲得利益（1952年，杜魯門政府曾再一次对于几种作物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維持原則，一部分是由于战争的措施，但主要的是作为大选的一种策略）。政府为了防止農業經濟中某些部分的完全崩潰，只在像1949—1950年危机那样的極端災难的时期，購買了數量有限的、主要農產品以外的跌价的商品。

占農業總收入的 75% 的大多數農民，都不生產這些“主要”作物。在他們看來，這個等價的尺度就是“完全等價”的意思，而“等價”的意義，就是他們必須出售的產品的出售價格和他們必須購買的物品的購買價格要保持相等的情況。雖然，每一種農產品的“等價”價格每年都要公布<sup>①</sup>，但是像牛奶、肉類、蛋品、雞鴨、鮮果和蔬菜等重要產品的價格，在公開的市場上又經常低於等價。只有幾種農產品有時由於政府收購，才能夠達到等價的 65—90%。

下列數字表只是作為表明等價和市價的情況的一種方法，它可能使我們了解這情況。它顯示 1951 年 6 月 15 日的物價和一年後同月份的物價，以及某種商品的等價的百分比。

在表中令人注意的是，雖然有 6 種農產品的等價多少總是超出 100%，但是它們的價格連年來的顯著下降，已使得它們居于危險的境地。其他如大米和牛奶，雖然價格上漲了，也不過是剛好達到等價的水平。等價百分比比較低的農產品如橘柑（38%）、柚子（24%）以及雞和蛋品（各為 76% 和 78%）等就是“價格下跌的”農產品的典型實例。因為當農民必須花費的每一塊錢的時候，他口袋里只有 0.24 美元，那末他怎能進行生產呢？

農民收到的價格(美元)——美國的平均價格<sup>②</sup>

主要的：	1951年6月15日	1952年6月15日	1952年6月15日 等價的百分比
小麥(每蒲式耳)	2.08	2.06	84%
大米(每百磅)	5.41	5.63	100
玉米(每蒲式耳)	1.62	1.73	97
棉花(每磅)	.4202	.3802	111
花生(每磅)	.108	.103	77

① 等價的公式是根據農民收到的平均價格和農民為了生產和生活費用必須付出的平均價格(不包括他們自己的勞動，而包括他們的雇傭勞動)之間的比率，採用過去十年的變動的平數作為一個流動平數，而以 1935—39 或 1910—14 這個時期為起點指數 100，再決定它的高低。每一種商品的有效的等價都是按月計算的。

②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農業價格”，1952 年 6 月 30 日。

特定次要的:(甲)

全乳,批發价(每百磅)	4.20	4.36	102%
牛酪(每磅)	.638	.705	87
羊毛(每磅)	1.01	.518	87

其他次要的:

大麥(每蒲式耳)	1.22	1.24	86%
橘柑(每箱)	1.53	1.35	38
牛肉(每百磅)	29.50	26.70	127
猪肉(每百磅)	20.90	19.40	91
羊肉(每百磅)	31.70	25.80	112
小牛肉(每百磅)	33.20	30.70	131
燕麥(每蒲式耳)	.829	.781	83
柚子(每箱)	.53	.46	24
鷄(毛重,每磅)	.286	.217	76
蛋品(每打)	.474	.357	78

所謂“主要”農產品有兩種維持方法:在等價水平 90% 或低於 90% 時,由政府給予貸款;如果某種農產品的市價低於規定的限度(百分比)時,由政府按最低限度的價格直接收購。在第一种情況下,獲得好處的主要是自己擁有倉庫的大經營者,他把農產品囤積起來直到市場的價格對他們有利時再出售。如果市場的價格沒有提高,他只照賣出價格再買回來,損失由政府承擔。十分顯然,具有很大投機性的農產品的貸款,常常為大經營者所濫用。

在第二种情形,當政府直接收購農產品時,由政府自己儲藏或租用倉庫儲藏。然後經常以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賣給附屬國,使它們更進一步受美國的奴役、或者更便宜的話,向國外“傾銷”,來打擊某一個國家的市場。

在許多理由上,小農從這一計劃方面得到的利益是很少的,大多數農民自己沒有足夠的倉庫地位,因而沒有條件來取得政府的貸款。終於在 1952 年,政府又作為大選的一種策略,給農民貸款

(甲)“特定次要的”的意義是:這些農產品可比其他“次要的”農產品優先享受維持辦法。

修建倉庫，但是對於當年的收穫季節來說是太遲了。然而這一次，大多數小農和中農都因面粉廠和加工商降低收購價而受到重大損失，無力冒險使自己負擔義務來借另一筆貸款。

政府的收購，主要對那些與美國農業部有密切關係的大農業經營者有好处。小農們沒有這樣關係。這個原則適用於對“主要”農產品以及易腐爛農產品的收購上。政府為維持價格而收購易腐爛農產品的例子是很少見的，收購量也極有限，而政府經由包裝商和運貨商之手來收購，是有利於大農業經營者的。因為這些企業不是屬於他們、就是受他們控制的，他們的農產品在收購中自然首先得到照顧和優待。

執行政府的全部價格維持計劃的機構是商品信貸公司。1950年2月，該公司自有的或作為擔保貸款的商品價值達40億美元。這個數字恰恰等於美國糧食的消費從1947年的610億美元下降至1949年的570億美元的減少的數字，這就證明了所謂糧食“過剩”，顯然是國民消費不足的現象。

如果這些基金全部用來穩定小生產者的收入，同時對消費者的價格掌握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那末，這類基金將是一筆良好的投資。恰恰相反，直接從政府的基金獲得利益的不僅是大經營者，甚至還有加工商，這使得他們可能在有買賣可做時繼續向消費者勒索。

在這些加工品的項目中，由商品借貸公司收購和儲藏的有蛋粉79,317,979磅，奶油92,796,753磅，奶粉294,252,026磅，干酪24,805,653磅，梅干35,326,345磅，葡萄干9,876,690磅，凍火雞3,380,079磅。<sup>①</sup>

過去和現在，並沒有要求加工商拿出證據來證明他們付給農民的价格是公平的——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收購中仍有的情

<sup>①</sup> 1950年2月28日商品信貸公司業務狀況報告。

况。無疑的，政府的价格維持計劃主要使得廣大的小農和中農群眾落在經紀商、加工商和副產品制造商們的手中。这恰恰是政府的意圖。

### 在飢餓世界里的过剩產品

在政府手中的过剩產品僅僅是近年來实际生產出的、在 1949 年底达到頂点的过剩產品中的一小部分。未經政府收購的大部分过剩產品都被毀棄了。

糧食的大批毀棄，是由于美國農業生產的高度生產率和廣大群眾因收入低微而減弱的消費力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

此外，这还是華盛頓当局不願在一个平等基礎上發展正常貿易关系的一种表現，这种关系是意味着可以輸出大量过剩的農產品。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美國統治階級要从經濟上絞殺苏联、人民民主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圖已告失敗。而且，整个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美國的經濟更加動盪了。

这一危机也反映到美國國內政治舞台上來。为了 1950 年和 1952 年的競选运动，投靠共和党的美國統治階級中的部分假惺惺地攻击壟斷資本主義的民主党党羽。共和党人大声疾呼地說：杜魯門政府通过商品信貸公司的活动“浪費納稅人的錢”。

大部分基金都進入譴責者的口袋里这一事实証明这种譴責的奸詐性。但是統治階級，不管屬於什么党派，过去和現在都一致地抱着这目的，即降低价格維持的水平，并从这一計劃中完全排挤出小農和中農。

沒有一个壟斷資本主義的發言人曾經主張过，解决農產品过剩的最簡單方法是供給飢餓的人民。

这个爭論正在進行时，1949 年冬天加利福尼亞州餓死了 28 个

嬰孩。數百萬兒童和父母沒有得到足夠的營養。然而一切為了爭取以一部分過剩產品免費供給這些飢餓的人民的努力都失敗了，因為法律這樣規定：“商品信貸公司不得在加上合理的運費後，以超過市價 5% 以下的價格出售任何主要農產品或是可供儲藏的次要農產品……。”壟斷資本的立法者們力求此類對帝國主義目的極其可貴的過剩產品不要跟國內的利益相衝突。

世界上其他地方人民也處於飢餓中，而美國的糧食出口卻從 1947 年的 314,700 萬美元降至 1949 年的 219,300 萬美元。1950 年 4 月 15 日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赫伯特·布萊德萊博士在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的會上講演說：

“戰前全世界有 22% 的人口，每人每天只獲得可憐的 2,000 個或不滿 2,000 個單位熱量的供應，現在這些吃不飽的人口已增至 35%。

“戰前在 50% 的人口，每人每天平均為 2,240 個或 2,240 個以下的單位熱量，現在這些 50% 的人口的單位熱量平均數已降至 2,120 個或 2,120 個以下了。”

在 1949 年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就已建議組織國際商品清算所，通過這個清算所，某一國家過剩的糧食可經過正常貿易的方法，送到那些糧食缺乏的國家，並可不須顧慮到通貨的價值。清算所可當作國際銀行，在那裡，買方可進行付款，或由賣方作信用記賬。

但是美國統治階級立刻就發覺到這一建議將是導致各國間的和平經濟共存的道路，是對它的“冷戰”政策的一個打擊。所以美國國務院就利用它在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中的優勢，整個地粉碎了這個計劃。帝國主義者發覺以 1950 年 6 月發動的對朝鮮的可恥的進攻來代替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暫時的解決辦法，是更有利可圖的。

## 造成產品的缺乏

1948年，大農場和加工商集團策劃出一個新的陰謀來毀滅中農和小農。自那時起直到1951年和1952年的所謂“戰爭繁榮年代”，他們一直在推行着這個陰謀。在推行這個陰謀活動中，他們得到了具有同樣壟斷心腸的美國農業部的合作。

自從政府價格維持計劃施實以來，這些維持辦法有時和縮減噸數計劃結合進行。這種情況是以規定某種作物的全國種植指標的形式出現，如果要縮減噸數，州和縣的農業委員會就在分派當年每個農民的“份額”時實行。不用說，愈是大的農業經營者，愈是常常設法破壞地方的這些決議。至於小農們，他們耕種的噸數和耕作的辦法都是人所共知的，他們除了服從這一命令外，沒有別的辦法。但是他們比大農業經營者更加迫切需要利用每一寸土地。

下列數字指出1950年縮減的噸數，計縮減了三千多萬噸，嚴重地影響了千百萬小農和中農。

### 1950年縮減的噸數<sup>①</sup>

(下列數字表示1950年比1949年縮減了的種植噸數)

小	麥	11,479,843
玉	蜀黍	11,363,602
棉	花	6,023,848
花	生	428,776
水	稻	252,258
干的	食用豆	364,200
馬	鈴薯	90,000
煙	草	8,317
總	計	30,011,144

<sup>①</sup> 根據美國農業部“1950年農業統計”和“1950年生產指標”編制的。

壟斷集團利用政府噸數分派計劃作為它們指導的原則，它們在幾個重要的農業州里強迫通過州的法律，允許實施所謂“銷售規章”。在這項規章下，由於大小生產者集團的請求，州農業部長有權要求生產者在全州基礎上投票贊成或反對銷售協定，來限制某種業已種植甚或業已收穫的農作物的銷售。

如果有 65% 的控制着 51% 的生產噸數或噸數的生產者，或是有 51% 的控制着 65% 的生產噸數或噸數的生產者投贊成票的話，協定就算是被通過了。但從來沒有 65% 的生產者投票贊成任何現有的銷售協定的。可是經常有足夠數量的、贊成限制計劃的大農業經營者來完成 65% 生產噸數或噸數的規定。

這些銷售協定經常是在種植者已經付出了生產產品費用、或者甚至付出了收穫產品費用後才交付實行的，它們常常影響到那些不能控制產品的生產者，例如果農和葡萄園主。因此銷售協定自然比政府的噸數分派計劃更加惡毒，因為至少是在種植前就宣布的分派計劃，使得農民有機會把一部分土地改種別的作物。其次，這是很清楚的，吃虧的是那些需要從一種作物取得收入的中、小農民。

這些強制性的“協定”還常常帶有“質量限制”的條款，這就大大地降低了小生產者農產品的銷售可能性，因為他們沒有資本來購備足夠的肥料和消毒藥劑，並實施灌溉——這些對於提高水果和蔬菜產品的等級是至關重要的。

更壞的是：在“生產者”委員會里，有包裝商、運輸商和加工商擔任委員。這就容許了他們在這裡運用各種操縱辦法和欺騙的交易、甚至公然對小生產者進行盜竊。

正是為了說明“銷售協定”的實施情況以及無數不同的包括生產者對於廣告費用（這顯然是包裝商或加工商的事）的規定，我們可以舉述如下的 1950 年加利福尼亞州製造罐頭食物的桃子的生



產者的事例：

在考慮到 1949 年作為罐頭食物的桃子的加工和“果子雞尾酒”（以桃子為主要成分）的加工情況時，加工商們就決定 1950 年加工的罐頭桃子不得超過 1,300 萬箱，而 1948 年則為 1,450 萬箱。根據加工商的建議，管理製造罐頭食物的桃子銷售協定委員會決定，在全加利福尼亞州 3,000 個桃園中，每 6 棵桃樹就有 1 棵桃樹必須“摘下青果”。

那年桃子每噸生產成本為 50 美元。為了執行這個決議，許多農民不得不在收穫前額外雇用工人來摘下青果——這樁事被嚴格地監督着，以保證農民不是僅僅摘去樹上的劣果。當收穫時，罐頭商最後給價每噸為 60 美元。但因生產者只有 5/6 的桃子出售，他的實際收入只有 50 美元，或者只夠成本。如果他曾經雇用工人來摘除青果，那末，他還要賠本。<sup>①</sup>

除了摘除青果的計劃外，還有運輸的“分配額”，使得在收穫正盛的季節里，只能運輸有限的桃子，並設立“剩餘產品聯營”，把剩餘的桃子作為飼料或工業之用。所有這些造成產品缺乏的計劃，都認為是用來“穩定”對農民價格的。

加利福尼亞州在全國農業方面占著第一位，它是最大的“特種農產品”產區，也是在農業方面高度壟斷化的，它的壟斷經營方法已影響了其他各州，使它們走上同一道路。30 種這樣的銷售協定已在加利福尼亞州實施。受協定拘束的計有 4 萬戶生產者，其農產品價值達 4 億美元以上。1952 年又有 7 種農產品的計劃在規劃中。<sup>②</sup>

但是由於這些造成產品缺乏的計劃而使小農的收入越來越減少的時候，同一種產品的壟斷消費價格卻經常地上漲。

① “加利福尼亞農業報告員”，1950 年 8 月號。

② “加利福尼亞農業報告員”，1952 年 9 月號。

## 籠絡的好手段

由于農業收入的減少和農民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壟斷資本的一切過去很有效的宣傳也無法压制農民要求實行價格維持要有“一切農產品百分之百的等價”的呼聲。農業問題再次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1948年，雖然民主黨杜魯門再度當選，但共和黨在國會的選舉中獲得重大的勝利。要挽回1950年的損失，特別是1952年總統競選中的損失，必須在1949年經濟危機高潮中打下基礎。為了在這方面作一些準備，民主黨就對農民施以小惠。

農業部長查理士·弗·勃蘭南(民主黨)被選出來推行勃蘭南計劃。勃蘭南計劃無疑的是農業方面的、所有凱因斯主義改良辦法中的最完整的例子。它提出以農業收入而不以農產品價格作為衡量農民經濟穩定與否的新的尺度，並容許一切人類營養所不可缺少的“主要”農產品，包括易腐爛的產品在內，都可以享受價格維持。勃蘭南計劃在它的原來計劃上更進一步規定了收入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能享受維持的待遇，這就公開地排除了最大的2%的農業壟斷集團。

儘管有着一切限制和缺點，它畢竟還是資本家為美國的苦難農民群眾而提出的最好的計劃。結果，它成為聯繫各地小農的起點，和使農民—工人聯合的重要因素。

它的籠絡小農的姿態的影響卻成了對政府的一個真實的打擊，並迫使它立刻進行反攻。

資產階級的報紙發出了抗議的咆哮，稱它為“共產主義”的計劃。全國原料委員會顯然受到指使，來替大商業對這計劃進行打擊。它出版了一本關於勃蘭南計劃的小冊子，書名為：“我們需要社會主義，還是我們的美國制度呢？”所有主要農業組織的腐敗的

領導者都被動員起來反對這個計劃。總統並不以積極的態度來支持這計劃，只在口頭上稍微稱許它吧了。

但是農業部長代表資產階級中贊成凱因斯改良主義的一派，支持他的計劃歷時一年。

在侵犯朝鮮的時期，勃蘭南也不支持他自己的計劃了。這時因為已轉變到戰爭經濟，不會再有過剩產品，物價也會達到新的高水平，論點已前進了一步。1952年在國會的第一次議會上，勃蘭南本人放棄了他的計劃中極重要的和極實際的建議，就是通過“生產支付”的方法維持易腐爛的農產品價格。這一生產支付的方法使得易腐爛產品的生產者繼續全力生產，并使消費者享受低價的利益。在那些價格和等價90%之間的差額——如果有這種差額的話——通過直接支付給農民的办法來彌補。在國會里勃蘭南着重指出：“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無論怎樣願意來維持這些易腐爛的農產品，我們却沒有一個有效而又實際可行的方法”。

由於這種言詞，甚至易腐爛產品的生產者也認為，1952年民主黨競選的綱領，成了一個虛偽的、兩面派的言論。民主黨允許將維持办法“作為切實可行的方法”，擴大到別的易貯藏的和易腐爛的商品，但是前任農業部長却說不曾有過這類措施。

共和黨在它的農民綱領中至少更為坦白，它公開地說：“我們譴責勃蘭南計劃，因為它的目的是要控制農民，使農業社會化”。

只有進步黨充分認識了農民要求在國民收入中占有公平的份額的願望。它的唯一現實的對待廣大勞動農民群眾的綱領具體地說：

“我們要譴責杜魯門政府可恥地出賣勃蘭南計劃……并重申我們對維持原則的支持毫不鬆懈，也無煽動籠絡的作用。”

進步黨進一步要求一個“保證農戶在和其餘人民‘均等’的基

礎上保持生活水平的綜合綱領。作為一個公共政策問題，享受這一綱領的規定的，應限于家庭型的農民，而公司和大規模的農業企業不在其內。”

然而，1952年大選的結果，不斷的和緊張的戰爭準備，給予農民的只是無盡的苦難和日益下降的收入。今后的道路仍然是一條極艱苦鬥爭的道路。

## 第七章

### 糟塌天然資源

我是塵土之原<sup>①</sup>的逃亡者，  
一个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从塵土鄉逃向桃子之邦，  
如今桃子却正殺害我。

跋山涉水來到了海濱，  
帶着妻子兒女一道來；  
对一个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这是一条艰难的塵土飛揚的旧道。

道路自古坎坷难行，  
今天我們就打点上路，  
下了山，越过大沙漠，  
一个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人家說我們是流浪者，  
我們不过是今天來到这兒；

---

<sup>①</sup> 塵土之原系指土地因受旱災及因土壤顆粒遭受破坏变成塵土，不宜于耕种，而且这种塵土隨風迁徙，所到之处田園荒蕪。这里指美國中西部和南部遭受这些災害的大平原而言。——譯者

然后随着節令到处迁移，  
我們是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离开了南方大地和干枯的鄉土，  
我和妻子兒女一起來；  
对一个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这个旧世界真是一个困苦的世界。

我們流浪，我們工作，  
在你們的田庄和果園里，  
像沙漠里的旋風一样  
这就是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我是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我是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我想不通莫非我將永远是  
一个塵土之原的逃亡者，  
伍地·古斯里——“流浪工人之歌”

## 一天的奇蹟

在1947年10月2日，在俄亥俄州的列金小村鎮上，出現了一个动人的場面，它証明了如果科学上和技術上的進步，加上許多人的共同努力，可以为人民謀取幸福。

在那一天，美國農業部土壤保持局<sup>①</sup>向美國的農民証明，科学的耕作法能够做出某些成績。兩個第二次大战的退伍兵是享受这

<sup>①</sup> 土壤保持局系美國農業部于1935年設立的一个部門。

全部好处的幸运兒。

他們兩人共有 216 畝貧瘠的土地。土壤保持局在 600 名志願者的協助下，一天之內使土地恢復了肥力。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情況，完成這個工作需要 4 年時光，或者全然不會做這工作。

在這次試驗中所使用的物資和設備有：74 台拖拉機、475 噸石灰、45 噸肥料、5 架摩托挖掘機、2 台牽引割草機、27 架犁、6 架圓盤耙和 78 台其他機器。從鄰近地區和各州來參觀這次實驗的有 41,000 人。翻整土壤和準備下一季收穫工作一項一項地連接着進行。

參觀的人看到山坡上出現了一道道黑色彎曲的等高綫，可以立刻播種小麥和裸麥了。深溝填平了，可以種植改良土壤的復蓋作物了。防風和保持水土的樹已栽上了。

這兩個農場，如能在政府的監督下徹底實行輪種制，預期在 3 年內可以把產量提高 3 倍。

全國的報紙抓住了這件事大大地加以渲染。但是恢復土壤的廣大可能性的前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能是停留在實驗的階段。這次事例更肯定地証明了，在美國的 550 萬戶迫切需要得到基本的土壤保持的援助的農民中，絕大部分不能希望用自己力量來完成這樣的工程。但是政府卻沒有打算把這些或其他類似的措施運用到其他幾百萬個農場上去。那些農場主們仍然要由自己掙扎下去。

## 土壤侵蝕的國家

美國，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擁有一切科學的和技術的資源，却有着最動搖不定的、完全可以避免的土壤侵蝕的紀錄。不只是兩個農場，而是幾乎全國的農場都應該享受到上面所說過的、

保持土壤的基本处理援助。但是花得出錢來仔細照顧土地的大農場主，一般地对未來的需要不够关心，不肯在这方面下本錢，而中、小農民却出不起本錢。土壤保持局的少得可笑的經費，年年都受到議会的削減，議會只想着用炸彈和汽油彈來毀滅他國的土地。另一方面，現有的經費却被胡乱使用掉，以致只能在很小片的土地上進行小規模的工作。从提高絕大部分農場的生產率來看，用作土壤保持方面的經費实际上是毫無意义的。

有人估計，美國全國由于土地的侵蝕而遭受的损失，一年共达54 億噸。僅僅是農場方面的损失，估計一年达到30 億噸，足可裝滿“圍繞地球18 次那樣長的火車。”<sup>①</sup>

美國農業部也不得不勉強承認土壤的侵蝕。僅僅在依阿華州（美國的廣大的“肥沃”平原的一部分）的一个狹小地区進行調查的結果，農業部發現，在防止土壤侵蝕方面，不滿11%的農民能够達到國家所規定的目标——一年每畝損失5 噸，好一个失敗主义的目标。在某些農場上，由于土壤的侵蝕而遭受的损失竟达每畝60 噸，平均損失也达到21 噸。此外，几乎每个農場都有兩道連農業机器都开不过去的溝渠。<sup>②</sup>

農業部还揭示出个体農戶对土壤忽視的一些原因。在農場經營上的基本改革是50% 的農民無力克服的一个障碍。这个改革就是从种植易賺錢的作物，喂养消耗谷物的猪和肥育肉用牛<sup>③</sup>，轉而來喂养吃粗飼料的奶牛，或是喂养肉用牛。

調查結果証明，这些農民承担不起喂养肉用牛的高昂費用，他們也不願因冒險經營牛奶場事業而負債。

---

① 見范菲尔德·奧斯本所著：“我們的被掠奪的星球”一書，第187 頁。

② 見美國農業部1952 年6 月出版的“農業現況”，第9 頁。

③ 在美國有一些農民專門从別人手里買入牛，在短期內用谷类肥育，把牛喂肥后賣給屠場。



在所調查的 83 戶佃農中，大半是用分成制租來土地的，地主拒絕和他們共同分担土壤保持的費用，是可想而知的。不論是佃貧農或富裕佃農都無力出錢，實行調查報告中所建議的方法——例如開坡、高度飼料輪作、水草灌溉道、化學肥料、筑田、圍土等等。

佃農們得不到租佃權的牢靠保證，其理由是他們沒有採取足夠的保持土壤的辦法。有的農場主已準備放棄經營農場，因此不願在土地上作任何多余的投資。

最後，還有着抵押債務、每年的經營費用和生活費用等迫切問題。在所調查的農戶中，幾乎有一半平均負債 3,925 美元。1/4 平均負有為期兩年的債務 599 美元。其他各項昂貴的費用和固定的開支，使得他們不能籌措額外開支費用，來防止土壤侵蝕。

這個調查雖然只包括 144 個農場，但卻暴露了資本主義農業的全部弊病。它不僅影響到所調查的本人，而且還影響到那些將承繼這片不毛之地的下一代。

### 大掠奪者們

美國昔日的沃土的慢性衰亡是人的過錯，因為他未能保護這宗財富的基本源泉。由於要從大地奪取生活，美國的開拓者把森林斫光燒淨，好給他們自己和家人開辟出一個莊園來。在他們日常生活的重擔鞭策下，美洲大陸上的廣大地區就這樣地被剝掉了它的保護林。

但是繼開拓者而來的，還有那些貪圖利潤而不顧人民的死活的傢伙。鐵路主和木材商毫不憐惜地砍伐着森林，之後，又來了那些只要有好收成、不管怎樣耕耘的大農業資本家。這些追逐暴利的傢伙們對於後來的人民的態度是：“人民，去他媽的吧！”

只是到了 1935 年，當由於 1934 年的大旱災和塵土風暴而設立了美國土壤保持局的時候，美國政府才採取了一些行動，試圖制

止土壤的無限惡化的情況。土壤保持局受權對那些進行一定的水土保持工作的農民，償付小額的津貼，這些工作包括了最浪費的休耕法。發津貼不分大、小農戶，因此，基金的絕大部分落到大農場主手里，他們在更大面積的土地上使用這些方法，而且實際上並不需要這些津貼。結果是，在1948年在全國的農戶中，只有1/8（68萬戶）得到了土壤保持局所推行的狹窄的計劃的某些好處，受益的土地面積總共不過18,500萬畝，而全國耕地卻將近20萬萬畝。<sup>①</sup>然而，全國有將近3/4的農戶是處於土壤保持局在各地的土壤保持區範圍之內的。

土壤保持局並未對那些最需要經濟和技術援助的小農們採取專門行動，主要原因是，政府不打算用它的基金來恢復那些已被認定應予消滅的農場。另一方面，那些只知竭力壓榨土壤以謀取最大利潤的壟斷農業集團，連政府的微小的、有限的土壤保持工作，也都拒絕接受。

已不只一次地證明了，最大的農場主們不獨違犯一切土壤保持法規，而且竭力阻撓設立土壤保持區。加利福尼亞州的寇恩縣——全國最富饒的農業縣——只是一個例子。在這裡，農業公司經營者在十萬畝土地上種植棉花、馬鈴薯和甜菜，但在田地的四周隔許多里都不種一棵樹來保護這些半干土壤的壩，和抵擋那種破壞性的海洋風。但是另一方面，定居在土地上的農民家族，卻承受着這種政策的災難的後果，而寇恩縣的大地主卻連對於設立一個土壤保持區的計劃，都要想盡辦法來加以阻撓。

在堪色斯州和南、北達科泰州的遼闊平原上，土地投機商把大塊大塊的土地出租或賣給所謂“旅行包”農民。這些臨時經營者之所以得到這個稱號，是因為他們並不打算在田地上定居下來，而是一心只想着“快發財”。他們“耕”地三四年，卻只植一種作物，大

<sup>①</sup> 休門·伊·約翰遜所著：“美國農業的變化”，第24頁。

多数种小麥。他們只使用剛好使收成成为有利可圖的肥料和其他土壤保持工作。之后,这些經營者把被損害的土地交还投机商,于是投机商又把土地以高价賣給那些渴望定居下來的勤朴農民。僅僅几年以后,这些農民終归破產了,因为他們無法恢复这样耗竭了肥力的土壤的肥力。

但是甚至連土壤保持局所直接監督的地区,也就是那些國有的森林和公地,有势力的一小撮利益集团也决心不放过它們,要撤除保持局的管制,使这些地区为他們自己眼前的利潤服务。

这些國有森林和公地主要是位于西部各州,这里我們發現了牧养牛羊的良好場所。尼華达州就是这样一個州。在1952年10月,一个面積在100万畝以上的私人牧場,售價达300萬美元。售價比羅得島的全部价值还高出25%。<sup>①</sup> 按照法律,牧主們可以牧放牲畜到“公共領地”去吃草,每年規定若干牲畜進入这些地区,繳納有名無实的費用。地方当局按照这些法律划定了“放牧区”。但是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却落在大經營者的手中。年复一年,千百头超过指定数目的牲畜進入这些地区去吃草。

这些牧主們还不滿足于騙取和破坏美國人民的公共财富,正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从联邦政府那里夺取这些地区,把它們移交給他們的势力範圍内的各該州。在州的一級,大畜牧和木材集团控制了州議會。

为此,他們在華盛頓議會中的役厮們在每屆議會开会时都要提出新法案,盼望通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只要它是掩飾得可以不引起人民的抗議就行。一旦堤防被冲破,先例已經創立,所有閘門便將全部开啓,而每个州也將要求对这些公有土地的所謂“权利”了。假如这些土地移交給州政府,土地掠奪者便有充分权力讓他們的畜群吃光每一棵保护土壤的青草。

<sup>①</sup> 1952年10月26日“紐約时报”的新聞。

跟着來的，將是木材大王們，他們在華盛頓的議院外的收買運動中正大肆活動。他們會把美國的碩果僅存的原始森林——這種原始森林的保留面積已從原來的40%減少到7%——砍光，進一步汲干土壤的水分，使這些遼闊地區的土壤的侵蝕更加徹底。

儘管議會里的多數，感覺到人民對這些公有土地的所有權的關懷，也由於其他方面的考慮，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向這些壓力屈服；但是這些土地將會落到大農場經營者手中的威脅，是十分現實的。

### 繼續擴大的塵土之原

1934年5月12日，大自然因美國人對這宗巨大財富——土壤冷漠忽視，對他們進行了報復。范爾菲爾德·奧斯本寫道：“在那一天，從位於西部堪色斯、得克色斯、奧克拉何馬、新墨西哥東部和科羅拉多諸州的大平原上吹來的風所卷起的塵土，遮沒了從洛杉磯群山直到大西洋沿岸的天日。那些一度是肥沃草原的西部各州，如今由於使用不當而被剝蝕得精光，大部分地區已到了永久荒廢的地步。

在那一天，正如史家們所說的，幾百萬人喪失了家園，開始到處流浪，尋找工作。這一切正如在本章開頭的那首歌裏面所說的一樣。直到如今，依然有幾萬男女留落在流浪的勞動大軍中，他們永遠也不能從那一天祖國所遭受的災難中復甦過來。

儘管有這樣可怖的警訊，但卻沒有採取十分有效的土壤保持措施，以便一勞永逸地解除塵土風暴的災害。土壤的侵蝕還是無休止地繼續下去，新的塵土荒原正在形成。

美國最富饒的四個農業縣——寇恩、金斯、圖拉爾和弗里斯諾，已受到新的塵土風暴的打擊。這四個縣是公司農場占統治地位的加利福尼亞州中公司農場占絕對支配地位的地區。

威廉·雷赫在1949年報告這些發展情況說：“怒吼着的、迷目的和嚇人的塵土風暴，有時一星期之內發生三次，成為下聖佐安奎河谷的人民的災難。”<sup>①</sup>

他接着說：“在1948年的4、5月里，疾勁的沙土帶走了葡萄園里的綠葉和鮮果，摧毀了早熟的梅子年成，在一些地方迫使棉農們補種三次之多。1948年聖誕節的時候，挾着混濁塵土的風在巴克斯菲爾德刮了整整七個鐘頭，遮得天日無光，最後給城市、原野和山巒披上一件灰色的罩袍。”

報紙估計，這一場風從河谷南部刮走了價值1,000萬美元的表土，把它們吹到了北部地區。一個正好住在河谷中央地帶的農民說，“滿天的塵土中，充滿着80年來在河谷地帶放牧的牛羊的糞。”<sup>②</sup>

造成這些毀滅性變化的原因很多。最致命的是那些追逐利潤的“田地工廠”的耕作法。占有這些“田地工廠”的是居住外地的地主，他們固執地只種棉花、甜菜和馬鈴薯，并用深井灌溉法種植。大農場主在河谷四周的山上過多地放牧；大石油托辣斯又在大農場主的合謀下，對任何一切保持土壤的措施死命反對。而且缺乏足夠的水源，這使中、小農戶不敢冒險定居在這片半干不毛的土地上，從事各種各樣的耕作。正如本章將要說的，公司農場和大商業集團同樣要負擔缺乏廉價的、不竭的灌溉用水的責任。

資本金10億元的寇恩縣土地公司，擁有二萬畝農田，僅是在牧牛方面投下的資財就有300萬元，支配了這片未來的塵土之原的經濟。其他大農場經營者擁有上萬畝農田，和20萬畝的牧場。

<sup>①</sup> 威廉·雷赫著“加利福尼亞州上空的塵土”，載“土地季刊”1949年第8卷第3期第335頁。

<sup>②</sup> 裘·路易斯著“塵土之源在形成中”，載“加利福尼亞農業報告員”，1948年9月。

开辟一个拥地 4,000 畝的農場的开支不过是 15 万元。这就是列寧在他的“農業中資本主义發展規律的新資料”一文中所講到的那种資本的投資。

由于絲毫不关心民族的福祉，这些壟斷寡头死硬地縮小塵土的危險性，当地的農業官吏則赶忙随声应和。他們在美國的農業部中的一个得力奴才就曾經說过：“在堪色斯損失 20 呎表上就会成災，而在我們這兒，塵土風暴的唯一的重要性只是要使農民再弄平他的田地。”<sup>①</sup>

### 小農們警覺到危机

有些人要人們相信：小農們，由于他們的漠不关心，是妨碍土壤保持工作前進的絆脚石，这是不真实的。

事实是，一个把田地抵押了的農民不可能独力应付适当的土壤保持工作，这完全是因为他沒有这笔錢。在美國，到处都可以發現，在爭取更多的、联邦的土壤保持經費的斗争中，中、小農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南方的分益佃雇農、中西部的農民和太平洋沿岸的果農，全都抱怨土壤的極端磽瘠和他們在这方面的無能为力。他們會說：“每年我們的棉花產量都在下降，而我們却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播种同样的棉种。”有的人會說：“小麥已把土壤的肥力吸尽了。但願我有能力去种点别的什么东西。”另一个人會尖銳地說：“我正在拔掉我的樹，因为我出不起在每畝地上花 500 元來治療橡樹的根瘤，也沒有人來幫助我們制止那种毒瘤。”

奧斯本引用了一个農民的話。这个農民一針見血地說：“参加那些关于改良耕作法的會議是毫無用处的，因为到如今，我还不能照我所知道的那樣地去耕作呢。”

<sup>①</sup> “土地季刊” 1949 年第 8 卷第 3 期第 338 頁。

美國的貧瘠土地乃是貪婪的資本主義的犧牲品。要想把它改造過來，將需要像今天在社會主義的蘇聯那里所採取的那種關心和協調的計劃。

## 洪水、旱災和水力發電

稗史傳奇和浪漫主義同美國各大河川的名字交織在一起。全世界的成年人和孩子們，說到了密士失比河，就會想起了馬克·吐溫在他的密士失比河輪船上的旅行記中的動人的描寫，也會想起他的少年英雄湯姆·索亞和哈克貝利·費恩的冒險事業。

同科羅拉多和里奧大河的名字連在一起的，是開拓者的西遷和白種人卑怯地攻擊愛好和平的美洲印第安人民的可恥史實。

河流的名稱似乎是包含了這個遼闊大陸的魔力。

這些和其他河流，比方像密蘇里或“有力的摩”、特拉華和亞美利加河，人們一提起它們，就只知道它們給住居在流域兩旁的人民帶來光明的生活、幸福和滿足。然而事實上，住在這些河流兩旁的人們，在春、秋季里，當融化的雪水和傾盆的豪雨把馴順的河流變成翻騰咆哮的洪流時，連睡都睡得不安心。美國的諸大河川中，只有極少數是被人約束住了的，但也沒有完全就范。

### 洪水中的家園

在大河中最反復無常、而且還未被人們馴服的，要算密士失比河和密蘇里河。它們幾乎每年都要沖上兩岸，給數不盡的城、鄉的家庭帶來災難，造成數十萬萬美元財產的損失。

在1951年秋季和1952年春季之間，密蘇里河發生了兩次大水災，密士失比河幾個部分也受到災害。僅是1952年那一次水災，87,000戶農民被迫拋棄了家園；丟棄了2,073,000畝被淹的

最肥沃的田地。

这次水災是准备战争的又一直接結果，因为原来撥作防洪的經費却被挪作擴充軍备之用了。政府撥作救災的款項是微不足道的50萬元，每个災戶平均只能分到5元。在通过这项可恥的撥款的前两天，总统却向議會建議撥款10億元來兴建一座原子彈工厂。

多少年來，密苏里河流域的人民，以及成千上万直接受到它的洪水災害的人們，一直在努力爭取建立一个像田納西水利管理局那樣的密苏里水利管理局。尽管事实上，田納西河的潛力仍有40%未發揮出來，計劃原來的和平目標在提出來的20年后尚未完成，可是这个宏大的計劃却是这个國家唯一的計劃，是它对于人民有莫大好处的全面發展河流的真正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密苏里流域，只采取了零碎的防洪措施，白白花了納稅人許多錢。只有一个多重目標的計劃，把防洪和發展河流的航运和灌溉結合起來，把建筑蓄洪的水庫和建設水力發電站結合起來，才能解决密苏里河的問題。

但是反对再來一个“田納西水利管理局”的勢力是很強大的。到目前为止，他們阻撓了通过密苏里水利管理局計劃，而代之以一个名叫庇克-斯魯安計劃的妥协的計劃，修建这个代替的工程預計要25年的时光，并且要美國人民拿出55億元來。連那最保守的胡佛委員會——一个以極端反動的前美國总统胡佛为首的專家委員會——都不得不承認說，这个計劃是“驚人的浪費和管理很糟的榜樣”。但是自称为國家的天然資源的所有主——美國的公用事業托辣斯，却熱烈擁護这个計劃。

### 动力壟斷資本

1952年的5月，有一个人在華盛頓站起來說：“我們已經知道，电力是打开一切資源的鑰匙……一个人所能生產的是和他所



支配的瓩小时电力的数目成比例。”

我們怀疑这个人可曾听到过列寧的名言：“共產主义就是苏維埃政权加全國电气化。”这个人就是美國合作社联盟主席莫萊·德·林肯，是一位農村电气化的專家。他是在代表1,000万農民、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作社社員、工会和生產与分配电能公共机关的第一屆全美电力消費者會議上，向500名代表們說的話。

正是这种言論以及其他代表們的強烈要求制止了大商業对公用动力的生產和分配的進攻，惹得一位密西根州的議員向國會提出了一項提案，主張調查这个會議的發起人、他們的基金來源和他們的“顛复政府的傾向”。

公用事業托辣斯和它的華爾街后台老板立刻認為，这个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的代表會議，是向他們無限制地控制國家資源的行為的挑战。

在會議开始前三星期，公用事業托辣斯头子之一、加利福尼亞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的詹姆斯·皮·勃萊克，在財政分析家全國協會會議上自誇地說：“根据現行的議会的政策，不容对私營公用事業的存在和擴張的能力有任何誤解。”<sup>①</sup>

但是他忘記說，这种保險的壟斷地位，是私營公用事業在阻撓議會通過一切关于完成旧的和修建新的水电站的必要撥款中所起的決定作用的直接結果。

电力消費者會議斥責动力壟斷資本家們的用錢來“宣傳、收買政治活动或腐蝕公用事業机关和人員”。在这个值得記憶的會議后兩星期，在克利夫蘭召开的愛迪生电气研究所的公用事業管理人員大會中最大一次會議贊成加強上面所說的活动、來跟聯邦动力計劃斗争的建議。<sup>②</sup>

① 1952年5月6日“華爾街日報”。

② 1952年7月的“農村电气化”月刊。

紐約統一愛迪生公司和加利福尼亞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是這個陰謀的魁首。紐約公司的資產達 1,603,802,225 美元，而加利福尼亞公司比它稍微少一點，計 1,537,897,531 美元。<sup>①</sup> 與它們一起的，還有 12 家規模較小的、但是仍然具有巨大金融勢力的公司。

事實上，每一個美國公民都遭到公用事業托辣斯的掠奪。家中也許沒有錢買糧食了，但是煤氣和電力的賬單必須照付。也許穀物賣不上好價錢，但是農場還得經營下去，而不付清公用事業的賬單就等於水電和煤氣供應的停止。小製造商的產品市場也許不景氣，但是機器還得要開動。想逃脫公用事業寡頭們的掠奪，機會是很少很少的。

每個州的公用事業委員會，本來是負有管制這些公司對消費者的收費的任務。但是全國沒有那一個州的委員會是不順從公用事業企業的要求的，因此公用事業費用一年比一年提高。

握有如許大權的寡頭們，將強烈地反對任何公共經營的動力發展計劃，這又有什么奇怪呢？目前，某些聯邦動力計劃的實現，使得一些城市可以直接以便宜的价格向政府獲得電力，這便促使鄰近地區的私營公用事業降低收費。

許多這些私營公司，特別是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從出售水當中攫取一筆相當可觀的利潤。因此不難了解，這些公司力謀破壞、或者至少是阻礙政府在人民的壓力下所進行的進一步開發水源的工程。

這些公司為了打破美國人民的爭取全面開發一切水力和動力資源的希望，不惜採取任何暴烈的手段、卑鄙的詭計和取巧的行為。

它們的首要目標是破壞美國皇務局。這個局儘管有許多缺

---

<sup>①</sup> 莫第：“1951 年公用事業”。

点,但仍然試圖按照二十世紀初期确立的民主法律軌范內工作。

这个局隸屬於內政部,是由議會授权主持發展多重目标計劃的工程的。这些工程把防洪、灌溉、水力發電、航运、漁業和野生生物的保存和恢复都結合起來。

公用事業壟斷資本用尽一切办法,來使美國陸軍工程隊承擔議會所批准的任何不足道的防洪措施。由于这个軍事机构被法律嚴格地限制于防洪工程,所以私营公用事業便可以利用由納稅人付款所完成的工程,作为建設私营动力工厂的基礎。

### 垦 殖 法

大部分公众已看穿了壟斷資本的这些陰謀。在廣大的群众中有一种強烈的看法,認為只有美國垦务局才能执行最符合人民利益的、多重目标的、整体的、全流域的河流發展工作。在支持垦殖局的当兒,他們忠于民主思想;这些思想引起了爭取垦殖法的斗争。这个法案終於在1902年通过了。

這項法律規定,从新的垦殖工程中所開發出來的水必須供应給拥地 160 畝或是少于此数的原有的庄园主。由于法律的通过,政府向人民的要求讓步了。人民要求:中、小農民不应缺乏在大地上生存所必需的基本要素。

土地壟斷資本家为了取得便宜的水來灌溉他們的不断擴大的土地,使出一切伎俩,來删掉法律中的这一段。結果,這項法律有几处被修改了。在一些垦殖区内,160 畝的限制被取消了。另一項修正案規定,夫妇可以共同占有 320 畝地,并且仍然可以享受垦殖工程供应的水。但是,在1902年确立的法律的基本条文,繼續受到大地主的攻击。

160 畝的限制成为大商業和大農業所以决心要由个别的州接收現有的联邦垦殖事業的第一个原因;尽管这些事業的費用是由

全体人民來負擔的。像加利福尼亞中央流域垦殖事業这样重要的部門，可能被州当局接收的危險性很大。假如他們这一着棋走贏了，大地主將霸占現有的、本來就滿足不了全部需要的灌溉水的供应。这必然意味着在半干旱的州將有几千个中、小農戶完全放棄土地。在这些地方，水就好比百年前人們發現黄金那样的宝贵。

1902年的垦殖法第2款規定，公共机关（如市政机关及其他）和非牟利組織（如合作社）在購買联邦開發的水力發電电能时，比私营的牟利組織如公用事業公司等有着优先購買权。至于出售动力的收入，則用來降低供農民使用的灌溉水的成本，使得廉价的灌溉成为可能。

但是，为了配送这种公家開發的动力，政府必須修建輸电綫路。这是計劃中的阿溪里脚踵。<sup>①</sup> 壟断資本通过議會中的势力，不只一次地阻止了建筑政府的輸电綫路所必需的撥款。沒有政府的輸电綫路，市政机关或合作社就不可能獲得便宜得多的动力。只有田納西水利管理局和波納威尔电站是例外，它們一部分的輸电綫路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中建成的。由于沒有競爭，私营公司能够按照政府向非牟利的組織所收的費率，直接从水电站取得了絕大部分的公家电力，然后按照自己的高价轉售。壟断資本不再試圖阻撓这些水电站的建設，但却集中力量为他們自己攫取实际的利益。

这一点現在更为真实，当巨大的原子彈工厂由私营公司來經營时，它們从这些工厂收買了全部可以買得到的动力。事实上，用納稅人所出的錢來修建的水电站，已成为私营公用事業和其他大公司的真正的金礦。

---

<sup>①</sup> 阿溪里是荷馬神話史詩中的英雄，相傳他曾在一條毒蛇吐過涎沫的河中洗澡，于是周身刀槍不入，但洗澡時，一腳踏上去好沾了一片樹葉，因此，這個地方未受到水洗，刀槍便可以成為他的致命的地方。此處是借此說明計劃的致命缺點。——譯者

在上一屆大選中，杜魯門政府曾一貫地立下騙人的諾言，要改變這種情況。但是這些競選諾言從未實現過。

### 未完成的任務

今天，經過半世紀以上的建築和開墾，在成為 7 個州的生命綫的科羅拉多河流域內，河水只利用了一半。余剩的一半白白地流入大海。在這裡，有巨大的波爾德水庫，現在改名為“胡佛水庫”。這是華爾街企圖提高美國最為人憎恨的一個總統的地位的無謂舉動。科羅拉多河上的波爾德水庫和毗連的派克水庫，發出美國星殖局所產的全部電力的一半。

除了這兩個水庫以外，還有戴維斯水庫和帝國水庫兩個較小的水庫，以及科羅拉多大湯姆遜工程和全美運河。它們組成了科羅拉多河流計劃的目前的建設。

但是，流域的全面發展的最後計劃包括了 134 項非常迫切的工程，其中有發電力共達 350 萬瓩的 38 座水電廠。如果這些工程全都修建起來，能夠擴大灌溉 2,656,230 畝的面積，其中有 150 萬畝是未開墾地。<sup>①</sup>

到現在為止，這個擴展了的計劃仍然停留在紙上。7 個州的壟斷資本家在河流的全面發展中各有其打算，在將來工程完成後的水的所有權問題上，相持不下。這是一個爭奪財政收入的內部鬥爭。同時，這些州的人民和他們的亢旱的沙漠和半亢旱的田地，却不得不遭受損害。

加利福尼亞的中央河流水利工程是另一個起死回生的工程，它修建了 15 年以上，却連第一階段的工程還未完成。

在白雪皚皚的沙斯塔山腳下，有着沙斯塔水庫，闊身高 602 呎，

<sup>①</sup> 見 1947 年 1 月的“加利福尼亞農業報道書”所載星殖局助理局長威廉·伊·華爾恩所寫的“合作與分散——西部的進步或停滯”一文。

寬 2/3 哩。在 1950 年攔蓄了 450 萬噸呎(噸呎是指在一噸地上高達一呎的單位)的水，但是只灌溉了 304,928 噸土地，而原訂計劃預計到 1955 年將要灌溉 1,012,675 噸。進度是很慢的。

1950 年，中央河流水利工程所生產的電力為 45 萬瓩，而原來計劃在第一階段工程中的電廠和水庫全部竣工時，預計可發電 641,000 瓩。<sup>①</sup>

這個工程的真實動力潛能，在於它和華盛頓州哥倫比亞河上的布納維爾動力管理局的互相連接。哥倫比亞河本身全流域性發展的不足，表現在 1947 年事實上毀滅了溫哥華市的一次洪災之上。但是河上的大古力水庫和它的各個水電站，好幾年一直穩定地把動力供給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

經過頑強的鬥爭後，農民和消費者在西北部終於比在田納西水利管理局供應地區以外的其他各地更多地擺脫了私營公用事業公司的壓迫和束縛。因此，布納維爾水庫便成了壟斷資本家的眼中釘。在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領頭下，它們用盡一切辦法阻撓進一步開發西部公共動力，當然也阻撓架設所建議的 119 哩長的、連接中央河流水利工程和布納維爾水庫的、23 萬伏特的輸電綫。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的進攻主力集中在中央河流水利工程上。把上面兩個工程進一步和科羅拉多河流水利工程連接起來，是下一步合乎邏輯的行動，但是只要壟斷資本的勢力一天不倒，這樣一個強力的輸電網將建設不起來。

我們之所以特別詳細敘述了西部的這些工程，因為這裡是垦殖工作的主要地區。而且由於人口的急遽增長，它也是最需要獲得更多的廉價水和水電力的地區。

中西部密蘇里水利管理局現在由於毫無希望的妥協，並因被看作為一個幾乎毫無價值的計劃而被放棄了，這是已經談論過的。

<sup>①</sup> 美國內政部垦殖局的“中央河流工程 1950 年年度報告”。

另一个不能不提到的發展計劃，是那个溝通美、加兩國的建設聖羅稜士河海道的計劃。这个計劃，目前成为鐵路集團的犧牲品，它們不願有一个廉價的水上運輸的競爭者。这条偉大河流的充分發展，还会給一些現在荒涼不堪的市鎮帶來工業。

在美國由于戰爭計劃而正在發展中的嚴重經濟危機，逼使甚至像產聯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路德——一个社會民主勞工運動的錯誤領導者、華盛頓的戰爭政策的忠實擁護者，也表示贊成聖羅稜士海道計劃。在他的數十萬失業會員的壓力下，他宣稱：

“第二次大戰的費用，如果完全由美國人民償付的話，我們當付出 13,000 億美元，等于每小時付出 4,100 萬元。田納西水利管理局的建設費用還不及 20 小時的戰爭費用。聖羅稜士海道的建設費用，如果我們和加拿大平均分攤的話，所費當不滿一個星期的戰爭費用。”<sup>①</sup>

但是壟斷資本家寧願進行世界性的侵略，却不願要這些和平工程。他們應對現有的或正在進行的工程計劃的停頓負全部責任，他們向紐約州的尼亞加拉河發展計劃、依阿華州的赫爾的坎恩工程、愛達和州的蛇河工程、北卡羅里納州的羅阿諾克河河流工程和加利福尼亞的金斯河工程宣戰。他們的戰爭行動一直達到中國和北朝鮮交界處的鴨綠江水電站。

##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

現在讓我們回過來看一下蘇聯在保持和全面開發天然資源方面所已取得的成就吧。

在蘇聯，土地不再屬於私人的財富了，而是屬於人民，人民認

<sup>①</sup> 1952年6—7月的“加利福尼亞農業報道者”所刊的同年5月26、27、28日的全國電力消費者會議上的發言。

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委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農業科学为人类需要而服务，而不是为了追逐利潤。像米丘林和李森科等人畢生致力于使自然出產更丰富的產品的工作。

保护林帶擋住了風，不讓它把土壤刮走，不讓沙漠草原上的沙丘擴張，并使土壤保持足够的水份，池塘、蓄水池積存宝贵的水。

作为偉大的共產主义建設的一部分的龐大的运河和灌溉渠網，正接近完成。已經完成的伏尔加-頓河运河把欧洲諸海跟莫斯科联成一气。土庫曼大运河和阿穆河运河，如同伏尔加-頓河运河一样，不只可使工、農業產品的运输費用大大降低，而且还要使千百万畝新开垦的土地的灌溉和肥力大大增加。

在六七年內，这些宏大的工程可望灌溉 7,000 万畝田地。農產品的產量預計將达到小麥 800 万噸、棉花 300 万噸、甜菜 600 万噸和大米 48 万噸。这还只是几項主要作物。此外，还将增產好多万噸的水果和蔬菜；这些水果和蔬菜將生長在从沙漠和半亢旱地区开辟出來的果園和田地上。总之，將会使增加出來的一億人口獲得足够的食品。

十分清楚，和資本主义農業相反，苏联農民們毋需顧慮生產得过多，而是要考慮如何能生產得更为丰富，使人民能够享受丰裕的好处。

根据偉大的苏联水电工程师亞力山大·温特尔的意見，在伏尔加、頓河、第聶伯和阿穆諸河流沿岸，將出現 8 座水电站、3,000 哩長的运河干道及分渠，以及总長达 375,000 哩的灌溉渠道。这些水电站的总發电力將为 420 万瓩，每年可供应的能量总数达 220 億瓩时。僅是伏尔加河的水电站的發电力，將比美國向人誇耀的田納西水利管理局的全部 45 个水电站的發电量大 6 倍。<sup>①</sup>

<sup>①</sup> 見 1952 年 9 月 18 日莫斯科出版的“新聞雜誌”所載亞歷山大·温特尔所著的“电力——進步的仆人”一文。



可惜美國的中、小農民事實上一点都不知道苏联在全面開發一切天然資源方面的巨大成就。

美國对苏联这些特殊成就的新聞封鎖，并不是偶然的。美國的統治階級充分知道，一般美國農民对这方面的一切技術成就特別关怀，而且他們熟悉自己祖國在这方面的詳細情况。

由于汽車运输的方便，美國的農民常常旅行。为了到州議會去旁听关系到他們的利益的立法意見，有許多農民会不吝惜分担汽油費，乘汽車赶到 500 哩以外的州首府去。

其次，壟斷資本的报刊一面对苏联的成就緘口不言，另一方面却大吹特吹美國的每一項工程，尽管这些工程一直是不能滿足需要的。因为自己的生活情况同國家的天然資源的情况直接發生了关系，美國的農民密切注視着一切的發展。由于實踐的鍛鍊和副業工作的啓發，他們懂得尊重工程技術。

在这方面，他們和普通苏联農民很相像，虽然苏联農民早已不單獨从事農作，而成为集体農庄庄員了。但是，壟斷資本主义美國的資產階級却不願看到这种相像，不願使这些相近的傾向成为兩國的農民之間的相互联系的紐帶。然而，偉大的共產主义建設的事实，已为廣大的美國農民所熟悉，而兩國農民之間的友誼和了解將巩固起來，世界和平事業將得到推進。

## 第八章

### 出賣農民

在美國，一切通訊的途徑如報紙、廣播、電視和電影事業，全都是私營的，全都被資產階級控制着。統治階級充分地利用這些手段，向美國人民群眾灌輸壟斷資本的觀點。它的發言人通過造謠散布混亂，煽起種族的和宗教的仇恨，鼓吹愚昧主義思想和其他的資產階級觀念。在廣播里和報紙上，形成了一種專門對付農民的宣傳技倆，使這種宣傳更為有效。

農業市鎮的廣播電台，都有熟練的農業評論家，他們對國內外事件的看法反映了大商業和大農業主的眼光。為了使得聽眾能夠接受他們的鬼話，這些評論家也在廣播中談到一般的農業情況、氣候、市場、價格和農業技術的發展。這些的確足以使他們變成權威人士。

在農村中發行的壟斷資本報刊，也力圖利用農民的特殊習慣和態度來散布它們的謊言。正直的農業報紙簡直是鳳毛麟角。那些僅有的幾家正直的報紙，卻不能在廣泛的範圍內抵消掉占壓倒數量的、為統治階級說話的報刊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除了報紙和廣播以外，壟斷資本家的強大勢力並且伸展到農民自己的組織之中。這些組織有許多原先是由于農民們為了共同的利益而自願組織起來的。絕大多數農民希望，由於參加了一個組織，就可以找到一個表达自己的意願的地方，找到一個實現他們的要求的工具。但是參加進去之後，便發現了，這些組織已被壟斷

資本家控制着，壟斷資本家并且正在利用这些組織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公司農場集团在宣傳手段和農業組織方面所施展的手法，是为了誘使農民陷入一种虛假的安全感中，削弱他可能有的任何的獨立思想。報紙、廣播和農業組織已成為把廣大的農民群眾脫離政治或經濟活動，特別是任何導向工農團結的行動的工具。

### 農民怎樣得到他們的消息

一般農民比一般城市工人更喜欢在工作之暇收听廣播和讀報，而一般城市工人可隨意到電影院或其他娛樂場所去。几万份農村日報和週刊、在農村出版的六種大城市報紙，以及約二十種大的農業雜誌，傳到几百万農村的家庭。此外，廣播一天到晚不停地放送着。

除了这些，还應該加上農業組織所出版的報刊，以及美國農業部大量免費寄贈的刊物。这些刊物除去技術方面的材料外，含有不少的宣傳材料。如果根据流入普通農民家庭中的刊物出版商所消耗的油墨來判断，也許有人会認為美國農民是最有教養、最有文化的人。然而不幸，这些材料絕大部分只是使他們更深地陷入壟斷資本主義思想的奴役。

讓我們來看一看小城鎮及其鄰近的農村的日報或週刊吧。農民就是从这些報刊上獲得時事消息的。

在 $\frac{2}{3}$ 的这些農村報刊方面，它們的消息和文章有一部分是在大城市的办公室里寫好了的。在遙遠地方的大公司，搜集了材料，把它們打印出來，然后交由飛機傳送到上万名農村報刊編輯那里去。这种現成材料包括社論和由像威斯特布魯克·潑尔格勒、華特爾·溫轍尔之流的惡毒筆桿所寫出來的政治評論，以及漫畫、連

環圖和全國性的廣告。

這就是說，由少數幾個全國第一流作家來表述的統治階級的言論，天天傳入幾千萬美國人、包括農民的家庭。定購這些材料的編輯只是搜集當地新聞以及最後發生的國內和國際的消息，用來填塞所編的報紙的空餘篇幅。

這種材料是由一家很大的全國性通訊社供應的，這就是西部報業同盟，它的董事長是約翰·荷立台·潑萊。這家通訊社的純利潤在1948年共計918,458元。<sup>①</sup>

潑萊又是美國報業聯合社的董事長，這是一個很賺錢的企業，它主要是把大商業的廣告出售給小城鎮的報紙，從中取得佣金，其收費率占廣告費的13.5—30%。

潑萊利用其對大廣告合同的控制，向地方出版商直接施加壓力。在1946年的鋼鐵工人大罷工中，他送給訂戶們一篇社論，反映美國鋼鐵公會——一個雇主的組織——的意見，攻擊鋼鐵工人。和這篇“暗示性”社論一道，他還發出下面一封措詞粗魯的信：

“出版者先生：我們藉藉農村報紙的良好和有力的影響，已經成功地銷售出‘鋼鐵工業’週刊。現在還是要仰仗你們，來保持它的銷路。”

“週刊上鋼鐵廣告的前途，完全靠著你的推銷方法。”

除此以外，美國報業聯合社在發出的新聞稿件中，加上了下面的導言：“全國各地的農業領袖們直接向首都提出抗議，抗議由於鋼鐵大罷工而造成的……籠罩著糧食生產的威脅。”

這只是潑萊之流所選出來的對付農村并向人民鼓吹壟斷資本的宣傳材料的一個例子。不消說，潑萊從來未曾跟那一個農業領袖交談過，他們大多數根本不知道有他這樣一個人。他的圓滑的謊話不會遇到讀者的挑戰，讀者們也從來沒有機會聽到關於進步活動的世界、關於和平運動、關於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進步的消

<sup>①</sup> 見莫第的“1949年手冊”。

息，或者在另一方面，也沒有可能弄清楚就在美國本土上的迫在眉睫的經濟蕭條的威脅。

## 農業專家

當潑萊之流甘當大商業的小廝的時候，還有其他一些人在塑制農村思想意識上投下了更大的賭注。他們是大商業和大農業的心腹代表和發言人，他們以促使農民俯首聽命並從屬於資本主義思想觀念為己任。

石油大王普由家族——太陽石油公司的主人，出版了“農業雜誌”，這是全國最大的農業月刊，它的發行量在1948年達到2,674,483份。<sup>①</sup>

這月刊傳達了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意見。它的事業是這樣順利，以致全國製造商協會的農業合作委員會在其1947年10月1日的報告中吹噓着說，刊物的宣傳“現在達到所有初級的和中級的農業學校，國家的、州的和地方上的農民互濟會和農業局的領導人物。”

全國製造商協會的農業合作委員會主席——大面粉廠主的代表，也以廣播電台“一年之內貢獻了價值100萬美元的自由時間”而驕傲。他並且說：“全國製造商協會的雇員們在每天的全國廣播中以公正的新聞評論員的身份出現，絲毫沒有暴露出他們跟全國製造商協會的關係。”

“農業雜誌”的巧妙手腕對於這種成功起了一定的作用。紐約州的一個進步農業領袖對這個雜誌和它的作用，作過這樣的描述：“農業雜誌的當前任務是使農民就範，在精神上麻醉農民，而反動的議會却為了裘意·普由家族的利益，使農民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可惜，農業雜誌的250萬讀者沒有一個有機會聽到這種率直

<sup>①</sup> 見阿亞爾的“1949年手冊”。

的話。

普山家族公開地跟極端反動的和親法西斯的團體勾結起來，不遺余力地來打敗羅斯福的政權。農業雜誌在散布關於所謂羅斯福新政下的“共產主義赤色威脅”、所謂羅斯福陣營內的“赤色激烈分子”、自然還有所謂工會擁有“遠比任何私人組織所應有的更多的權力”的謊話，是沒有完的。然而，關於壟斷資本家的利潤，却只字不提。

### 生花妙筆

第二個發行量最大的刊物要數“鄉村君子”月刊了，它擁有2,348,213名讀者。它是由美國60個統治家族之一的寇蒂斯-包克出版的。對寇蒂斯來說，出版一向是他的主要事業，他的財富被列為全國第15位。

寇蒂斯家族把費城的獨立的自由主義報紙收買過來，然後終于一古腦兒全部賣給壟斷集團，從中大發其財。他並且從出版全國最有影響的月刊和週刊中賺錢。

寇蒂斯所出版的刊物中，有銷數達4,455,881冊的“婦女家庭雜誌”，這是一本膚淺的、希特勒的“孩子、廚房、教堂”式的宣傳大男子主義的刊物；有星期六晚郵報，它把惡毒的反蘇謠言灌輸到3,898,546個家庭中去，還有兩種銷售量較小的月刊：“假日”（453,900份）和“傑克與吉爾”（822,619份），它們的對象是一些更世故的和見識廣的讀者。“鄉村君子”的讀者對象，顧名思義是那些入息豐富的中農和大農戶。

在社論中，“鄉村君子”反對適當維持農產品價格的政策。為了分散農民對下跌的價格的擔憂，它允許大商業的代表在它的篇幅上發表一些這樣無聊的話：“必須永遠不要忘記……決定償付農民生產糧食的代價的，是市場對糧食的納胃量。”（見1949年該刊

4月号)

“鄉村君子”对一切進步的运动，不作率直、粗魯的攻击，而以美丽的筆調作概念上的論述：例如說，“一个真正的進步的農業綱領，應該向前看，不向后看”；对于任何“單一公式的綱領”，或是說，美國的農業是“过于廣大和过于复雜了”。总之，它是尽量要麻痹美國農民战斗精神的大商業的另一件工具。

也有其他一些專長于对農民宣傳的出版商，例如“卡潑尔農民”“堪色斯農民”“俄亥俄農民”“密西根農民”和“宾夕凡尼亞農民”，全都为代表堪色斯州的前任參議員亞瑟·卡潑尔所有。他整整30年一直裝成是美國農民在國會里的代言人，直到最后在1948年退休时为止。但他却繼續出版代表華尔街的声音的报刊。

后起报閥卡威尔斯兄弟的“依阿華農業”和“家庭紀錄”，企圖与“華萊士農民”和“依阿華農庄”相競爭，后者曾为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所有，但現在已屬于唐納德·墨菲。卡威尔斯兄弟实际上是以自由主义的籠絡群众的措詞來掩飾他們的反農民的觀點。

### 法西斯分子

但是，表現得最囂張、最反动和最法西斯化的要数麥考米克—柏德遜家族和佛蘭克·甘納特的報紙。

虽然“貝尔蒂”麥考米克上校的“芝加哥論壇报”的主要銷路是在中西部的大城市，計达1,644,840份；它的星期日週刊却拥有25万以上的農村讀者。麥考米克上校对農民特別关心，因为他和“國際收割机公司”有关系。这个公司是麥氏家族的最寶貴的財產。除了“芝加哥論壇报”之外，麥氏家族还拥有“紐約日报”和“華盛頓时代先驅报”。

“論壇报”早在希特勒之先，就慣于把一切它所要摧毀的人和

事物叫做“共產黨”。

在1877年，美國共產黨成立前44年，“芝加哥論壇報”對“干草市場”烈士們所貢獻出自己生命的、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和平示威，用下面的標題來報道：

**“赤色戰爭。警察和暴徒展開了激烈鬥爭……共產黨的集會被警察迅速粉碎了”。**

在這次事件發生的前一天，該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煽動謀殺罷工的工人，社論說：“資本家願出任何數額的賞格，看到為首者被吊在電綫桿上。”

“芝加哥論壇報”在1884年的經濟蕭條中對失業工人的態度又如何，這可以從下面的社論中看出來：“一個人如果他不是慈善救濟會會員的話，那末最簡易的計劃，就是把砒霜放到發給失業者或流浪者的食物里去。”<sup>①</sup>

我們所以就美國的最大報刊之一提出了這些歷史背景，是為了向讀者說明，早在那些時候美國的資本家已墮落到什麼程度。現在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這些攻擊可能一時還偽裝得更巧妙，但是其狠毒絕不稍遜於當年，而且肯定會是更瘋狂的。

在整個反希特勒戰爭時期，“芝加哥論壇報”竭力阻撓對援助納粹的30名美國法西斯分子的審訊。這家法西斯報紙在美國人民之間散播不團結，唆使白人反對黑人，農民反對工人，並且不斷地竭力阻撓一切有利於人民的措施。

這家中西部報紙的姊妹版是紐約州的佛蘭克·甘納特的報紙。甘納特王國的勢力甚至更直接地達到農業地區，而它的思想基地卻是在康奈爾大學——這是美國最老的、最有名的農業學校，它得到甘納特的大力支持。

這個出版商擁有21家日報，所以遠超過反動的洛埃·霍華德

<sup>①</sup> 見1949年9月“農民必須知道的事實”所刊登的“芝加哥論壇報公司”一文。



的 19 家日报和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 18 家日报。虽然甘納特出版公司的發行量,在这三家全國报纸的統治者当中居于末位,主要因为它集中力量在農村里,可是它的总利潤在 1945 年却达到 11,298,894 元。

这家利潤优厚的报纸的老板又是“美國農業家”雜誌——反动農業政策的首要策动者——的董事長。它所傳布的反动政策是从康奈尔大学的董事会來的。甘納特和前“紐約牛乳業协会新聞”主筆愛華德·洛伊·伊斯特曼以及伊大卡第一國民銀行董事、“合作社文摘”总編輯、曾任“農民合作社全國委员会”主席的霍華德·愛華德·巴布考克都是康奈尔大学校董会董事。“農民合作社全國委员会”是一个欺騙性的名字,其实是大農業集团的組織。康奈尔的反动政策更受有势力的伊斯特曼·柯达公司和上紐約州的大牛奶場主的影响。

1936 年,甘納特参加了共和党的副總統競选,但是失败了。之后,他便組織了“維護立憲政府全國委员会”,后来又改名为“爭取立憲政府委员会”。在一貫的保护“自由企業”反对“共產主义”的口号下,这个委员会包攬了一切反动活动,从反对充分就業法案直到反对反軸心國的战争。把这个委员会列为美國的头号法西斯組織,是絕不会有錯的。

由这些例子看来,很清楚的,对農民或是对工人來說,根本就没有新聞自由这一回事。若干年前,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个关于新聞自由的調查委员会,由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長罗拔脫·姆·赫岑斯为主席。(現在,赫岑斯,多年來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已成为亨利·福特基金董事会的董事之一。这个机构是馬歇尔計劃的非官方机构,是美帝國主义的战争政策的直接工具。)

1947 年,委员会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当一些新聞机构成了大商業之后,是否会失去了它們的代表性而發展成为共同的癖

好——大投資者和雇主們的癖好呢？”委員會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說：

“少數控制了作為群眾性通訊的新聞機器，並未滿足社會的需要……

“因此，公眾自由表示意見的權利已失去其原來的現實性。……報紙的老板和經理們決定：什麼人、什麼樣的事實報道和什麼思想應該讓公眾知道。”

這就是廣大的美國農民必須從中摸索出一些真理的知識環境，而且由於農莊和農村社會的天然孤立形態，使得摸索更為困難。事實上，他們無法接觸到那些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正在開始冲破壟斷宣傳的鐵幕的進步力量中心。

### 農業組織 朋友或是敵人

美國小農在保護他們的共同利益上並不是團結得很好。不管他們參加了那一個組織，即使不是抱著懷疑態度參加進去的，也都保留了自己的觀點。這種態度主要是由於對現有的農業組織的幻想的破滅而來的，而不是像一般所說的是由於農民的“傳統的个人主義”。

歷史上有過這樣的時期，在那個時候農民紛紛參加各種組織，決心要把這些組織變成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的工具。例如農民互濟會運動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曾經迅速地高漲，而在十年之後，西北部和南部的農民協會也有迅速的發展，會員達 200 萬人。1886 年，有色農民全國協會與合作社協會在德克色斯州的好斯敦成立了，四年之後會員便達到 125 萬人。<sup>①</sup>

在農業組織方面有過許多其他輝煌事蹟、特別是市場和購買合作的組織。但是絕大多數組織很快就消亡了，正如它們迅速地

<sup>①</sup> 弗烈德·阿·山農：“農民的最後邊境”。

兴起来的那样。

这些组织的衰亡，和组织中领导人物之不願实现农民们的願望，是密切有关的，因为他们早已落在资本家控制之下。正是如此，农业互济会运动由于其领导在 1874 年拒絕支持人民党运动及其反托辣斯斗争，到 1889 年会员人数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 150 万人减少到 106,782 人。

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许多市场合作组织和购买合作组织，并未能够履行其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的诺言。在农业方面的、日益紧张的资本主义市场情况，妨碍了并最后摧垮了这些组织。

目下还存在着的市场组织，想来是以合作的原则为基础的，却已丝毫没有合作观念的气息。它们已变成十足的商业组织，为大农户和公司农场集团所把持。尽管绝大部分的商品农场经营者都是属于一个或数个这种组织的成员，他们在组织的政策上很少或是根本就沒有发言权。这些组织往往是唯一的市場出路。事实上，许多这种协会所負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違反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苛刻的市場协定和总的壟断法则。

在 1943 年，根据大商业的“幸福”雜誌的調查，几乎每四个农民中有一个农民是三个主要组织中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三个组织就是：全国农业局协会、全国农业互济会和全国农民协会。

按照经济条件的原则来划分农民，正如下表所显示的那样，可以看出，愈是经济条件差的农民，愈不宜于参加一个组织。鉴于上述壟断资本授意的調查并未提到分益佃雇农、佃农和一部分时间作农业工作的农民，可以说調查报告的結論未尽符合事实。它說，全部收入少的农民有 90% 是沒有组织起来的。

三大農業組織中農民成員分類的百分比<sup>①</sup>

組織名稱	會員占全體農民的百分比	經濟條件百分比		
		高級	中級	低級
農業局協會	17.7	30.2	17.9	6.3
農業互濟會	3.4	4.6	4.2	1.1
農民協會	2.2	5.8	0.9	0.9

下面的表格是這三個組織在 1950 年的成員數目。對這些數字也必須採取保留的態度，因為在最初發表這些數字時很可能是誇大了的。根據非正式的報告，它們的數字自那時以來還在繼續下降。

公開宣布的會員數目

農業局協會	1,409,798人
農業互濟會	815,000人
農民協會	150,965戶 <sup>②</sup>

還須記住，種族歧視，以及現在的政治歧視，在所有這些組織內是極其猖獗的。只有農民協會在表面上是接受黑人會員的，但接受黑人農民和黑人佃農為會員的工作，有意識地做得這樣差，以致在組織成立了半世紀之後，有色會員的數字是微不足道的。農業局協會和農業互濟會都不接受黑人會員，而農業互濟會不獨排斥亞洲祖籍的農民，並且還拒絕接受阿美尼亞祖籍的農民。

全國農業局協會

在 1951 年出版的一本書中，作者解釋最初促使建立全國農業局協會的原因說：“對急進主義的畏懼、工業上的不安定、勞工騷動、以及農工聯盟的前景……就是組織這個全國性組織的主要原

① 1943 年“幸福雜誌”的調查報告。

② 1948 年 3 月全國農民協會大會報告。據農業局報告，是指農戶數。

因。”<sup>①</sup>

这也就是自称代表大多数農民的美國最大的農業組織的成立的“原則”基礎。

这个組織于1911年成立于紐約州平漢姆頓市，当时在財政上獲得当地的商会和特拉華鐵路公司、劳克万納鐵路公司以及西方鐵路公司的支持。由于美國農業部的压力和其他大商業集团对它的大量的經濟捐助，这个开始于一个縣的事業擴大成为一个全國性的組織。國際收割机公司、芝加哥貿易公会和龐大的函購商店——席尔思·雷包克公司，各自捐獻了100万元。到了1919年，各个縣的和州的組織都合并到全國農業局协会里去了。

在大商業把持下，中、小農民看到他們的切身利益被出賣了，他們把全体劳动農民和工人联合起來的希望被粉碎了。

農業局协会虽然是一个民間性的組織，但是它的會員很多是通过欺詐手段而增加起來的，它利用美國農業部在各縣的代表機構來向農民征收会費。往往許多農民只相信他是在給農業部所發行的公报付費，絲毫也沒有想到这样他就成了農業局协会的會員。

它的最高領導機構并不怎样掩飾它的反農民的态度。在辯論一个長期的農業綱領的年代里，协会經常表达大農戶的观点，贊成很有限的价格維持的政策，并且激烈反对勃蘭南計劃。在1950年的芝加哥全國年会上，协会报答了它的大商業恩主。大会通过決議，要求公司的紅利免除納稅，在法律上取消工人罢工的权利，加緊推行“冷战”綱領。

不幸的是，在协会的近150万會員中，中、小農民占多数。某些經濟上的引誘，例如保險和在購買農業經營所必需的东西方面的减少付費，以及害怕如果不入会就要遭受到經濟上的排斥等等，

<sup>①</sup> 西奧多·沙勒吐和約翰·德·海克思合寫的“中西部農業的不安定”，惠斯康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

使得農民違背他們的正確判斷，勉強加入這個相當大勢力的組織。這便使得協會的最高級發言人可以詭稱，它代表着美國絕大部分有組織的農民的意見。

要在這裡一一列舉協會對小農的基本利益的反復進攻，將是不可能的。簽署支持全國商業公會的建議從生產中消滅掉 400 萬農民的報告，只不過是這種徹底出賣的例子之一。

只要再提這樣一件事已足夠了，協會的領袖們曾反復鼓吹降低政府對農民的價格的維持，減少農業部用在土壤保持和對小農的其他援助上的基金。他們和大商業以及大農業一道，反對真正的農業合作社，包括農村電氣合作社，而在反對公營的水力發電事業的鬥爭中，這些欺騙農民的農民領袖們往往站在最前列。

協會的普通會員對最高領導上的政策的不滿，正在不斷地增長。但是公司農場和大農戶集團在組織中的控制，暫時還能夠壓制住這種可能從日益不滿中爆發出來的一切行動。

### 全國農業互濟會

全國農業互濟會（原名農業保護會）的傳統是由風俗習慣和社會生活共同形成的家庭農民的傳統。一個極其狹窄的購買合作網領曾是它的活動的一部分。它成立於 1870 年左右，當時是一個秘密的社團。現在在它的會員中，小商人比農民多得多，因此遠不如數十年前那樣代表農民的意見了。

它早期的網領是一個戰鬥的網領。農業互濟會的會員在上一世紀末葉的反托辣斯鬥爭中，起過領導的作用，並且在反對鐵路和公用事業的日益擴大的黑暗勢力中，盡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領袖們，在美國農業部和當時的首要商業集團的壓力下，背棄了他們的會員的正義事業，使整個組織的實力和威信立即歸于頹敗。

現在，這些初期領袖的繼承人已完全投入壟斷資本營壘中。最高領導人之一也在為人所咒罵的全國商業公會的報告上簽了名，儘管報告的主要目標是針對着大部分農業互濟會會員的。全國農業互濟會的行政和立法代表們既已前所未有地反對對農產品價格的適當維持，可見他們已倒向農業局的領導方面，支持着大商業和大農業的主要意圖。

全國農業互濟會由於對於反勞工的塔虎脫-哈特萊法案的支持，初次公開反對勞工的組織和集體談判的權利，這是一個同樣不利於小農的態度。在1949年的年會上，它甚至建議要求通過一項採取破壞罷工的措施的法案，“……以防那些不參加罷工的但又拒絕越過罷工糾察綫的勞工享受補償金。”

但是對會員們的願望的最重要的背叛，表現在它對政府的戰爭綱領的支持上。雖然來自下層的压力迫使全國農業互濟會繼續反對和平時期的征兵法和普遍軍事訓練，它却初次公開贊成採取“加緊行動”來實行：（一）在直到現在還能實行的“勉強可以支出”的基礎上支付防禦費用；（二）以過剩的貨物和勞務來耗竭購買力。<sup>①</sup>

只有六個州的農業互濟會——俄亥俄州、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愛達和州和蒙大拿州的農業互濟會還多少保留了一些民主原則和一定程度的下層會員決定權。雖然這六個州的組織不能夠使全國農業互濟會支持勃蘭南計劃，或是使它改變對於外交政策的態度，但是它們在全國農業互濟會保持反對征兵和普遍軍訓的傳統立場上，在維持那受到公司農業集團所大力反對的160噸限額上，却是決定性的因素。

然而，這些所謂家庭農民的組織却毫不關心這些農民所面臨的真實問題。因此難怪“幸福雜誌”的調查發現了，只有不到一半

<sup>①</sup> 見全國農業互濟會執委會1951年1月20日所發表的聲明。

的會員把他們的組織看成是：當“農民受到不平待遇”的時候，為了“要採取有效的反抗”而需要的“最好的去處”。

### 全國農民協會

美國農民教育和合作協會自 1902 年成立以來，已近半個世紀，前幾年才改名為全國農民協會。它堅決保護家庭的中、小農民的利益，爭取與勞工團結和保衛和平。

協會起源於德克色斯州，原先的力量在於南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它轉變成為一個“小麥地帶”的組織，以南、北達科他州為其主要基地。近年來，協會已擺脫了只吸收一種作物的會員的限制，它的會員如今已包括全國半數以上的州的各种作物的農民。它的成員中主要是入息充裕的中等資本主義農場經營者集團，特別是產麥區的農民，但是一个大農戶或公司農場集團的成員也沒有。這顯然是由於它一直保持下來的堅定反托辣斯立場的結果。

但是，協會雖然具有進步的一面，在組織最需要集體力量援助的農民——分益佃雇農、佃農和一部分時間做農業工作的農民——方面，卻沒有作出值得稱道的努力。

多年來這個組織的最有名的綱領中有：支持對國家的天然資源的整體化的發展；主張對農民的百分之百的等價政策，不問這些農民的產品是“主要的”或“非主要的”產品，也不單純限制家庭式農場經營者；以及在 1950 年 3 月的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全國大會上反對當局的“冷戰”政策，確信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在這次大會上，聯盟主席詹姆斯·格·柏敦在他的主要報告中說：“我總相信，我們將能找到方法，和那些對經濟型式與社會制度抱有不同看法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共同生活。”<sup>①</sup>

這次大會也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大會，來自全國各地的 1,800

<sup>①</sup> 見 1950 年全國農民協會的大會記錄。



名代表，通过了“美國家庭農民致美國總統的聲明”。

聲明中說：“我們是美國的農業人民——我們的家庭耕耘着我們的土地，播下我們的種子，收割我們的作物，這樣使得世界人民有得吃。生命——不是死亡——是我們全部工作中的含義。——和平——不是戰爭——是我們迫切的需要。現在我們遇到了最可怕的武器——氫彈怪物。它虽然是我們制造出來的，却威脅着要毀滅這個地球上的一切生物。

我們不許氫彈或任何其他種類的炸彈毀滅我們的將來，我們也不會接受任何關於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說法。我們不是不能說話的木偶。我們能夠，而且將挺身而起，並將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裡莊嚴地行走和生活。

昔日對於民主的嚮往和更偉大的未來的理想鼓舞着我們。我們不會讓它們白白地過去。我們祈求，我們爭取和平的一切努力獲得成功。”

在團結一致的會員們宣示了他的保衛和平的深切願望後不過三個月，他們的最高領導者們，以柏敦為首，出賣了這些農業家族。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這個戰爭在美國人民面前被偽裝成為聯合國的神聖事業，唯一的進步的全國性農業組織的受人愛戴的領袖——詹姆斯·柏敦，選擇了白宮的戰爭綱領，拋棄了會員們以那樣警辟字句所宣布的和平綱領。

採取這種叛變行動的同時，柏敦又使組織從一向所採取的多數會員決定的原則蛻變為獨裁的少數決定的原則。隨着這種全國性政策的轉變，引起了各州的組織和許多個人會員的激烈抗議，從而必然使組織走向下坡。曾經在一切問題上團結無間的，如今因政見不同而分裂了。凡是繼續堅持要求和平綱領的州的領導人和普通會員，一律被安上了無稽的“共產主義”罪名。好幾個州的組織人員的委派被撤銷了，其他州的組織也受到同樣嚴厲的處分和

警告。結果，整個組織被削弱了。

農民協會同時不能為兩個主人——會員們和壟斷資本家的戰爭製造者——服務，因此又獲得證明：支持美國的戰爭政策的傾向嚴重地危害了農民的綱領。

和早期的行動相反，協會對於像凍結農產品價格、增稅和由於戰費支出而削減農業基金等問題，保持緘默。它不但不揭露杜魯門政府對協會原先所曾積極支持的勃蘭南計劃的破壞，協會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反而在1951年7月27日通過決議，歌頌美國農業部“對美國家庭農民的日益關懷和出力。”

這個決議只是用來掩飾近來美國農業部對勞動農民的當前的、和未來的幸福的徹底漠視。

也有一些州的組織不顧最高領導機構的攻擊，堅持其進步立場。如果就此作出結論說，協會的領導叫囂戰爭的論調是代表了絕大多數會員的觀點，那也是錯誤的。

## 農業合作社

在許多美國的農民、特別是中層農民之間，依然存在著錯誤的信念，即真正的合作社是能夠解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民問題。這種對改良主義思想的信賴起源於兩方面。

第一，美國的農民有許多是外國移民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在他們那些國家里，合作制原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真正作用得到充分的歌頌，——這種情況在丹麥、挪威、瑞典、英國和德國更為明顯。

第二，農民中間的普遍反壟斷情緒受到改良主義的影響，從工農團結的道路上轉移到烏托邦合作社仙方的逃避主義歧路上去。

那些參加過早期以全國農業互濟會為中心的、以及後來的其他市場和購買合作社的群眾性合作運動的農民，大部分不懂得這

些合作事業的絕大部分的經濟失敗，是日益擴張的資本主義以及後來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壓力的直接結果。他們看不到，他們的小規模的合作事業只是表現着微不足道的小商業集團對資本主義巨人的競爭，而在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上，是要被粗魯地、迅速地逐出市場的。

早期的合作社經常是完全被經濟壓力擠垮的。但是在最近 30 年里，壟斷資本發現了一條新的、更有利可圖的途徑，來對付農民對合作行動的烏托邦夢想。

根據州的立法，合作社以法人地位獲得一個健全的“商業”基礎，因此壟斷集團便着手把它們奪取過來。現在大部分市場和購買“合作社”已完全落在大農戶、運貨商和其他公司農場集團的手中。古老的“每人一票”的羅契丹爾原則<sup>①</sup>，再不是表決的準則，而是以占地的畝數、握有多少箱水果、多少箱雞蛋或多少加侖牛奶作為表決權的依據。整個管理大權落在一小撮人的董事會手中。這些董事沒有一個是代表中層的農民的，小農戶更談不上了。

壟斷資本在現有的農業合作組織內部的這種絕對統治，對那些被剝奪了權利的農民群眾來說，是非常熟悉的。它又一次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能消滅這種壟斷統治，合作社便能在資本主義規範內很好地為農民的利益服務。美國農民仍在努力爭取建立真正的“一人一票”的合作社。

雖然不能認識到真正的合作社唯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才能起作用，但在當前美國的一定歷史情況下，就是說當壟斷資本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時候，這種努力代表着進步力量。這種鬥爭可以作為教育農民、揭露壟斷資本主義的野蠻並證明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的有力的媒介。連農民要求建立較民主的合作社的意

<sup>①</sup> 這是 1844 年英國蘭開夏紡織工人在洛契丹爾鎮所組織的“洛契丹爾先鋒”消費合作社所採取的選舉原則——譯本編者。

圖，也可以使得有組織地代表農民的基本要求和願望成為可能。

大商業畏懼這種表示，對鄉鎮中的那怕是最小型的合作事業，都展開了兇狠的攻擊。

### 一些朋友們

在這種敵對勢力包圍農民的圖景中，也還有一些明亮的地方。

在主要的全國性農業組織中，特別是在全國農業互濟會和農民協會里，有一些州的和縣的團體會員，是代表着普通農民群眾的真實思想的。

在俄亥俄、加利福尼亞、愛達和、俄勒岡、華盛頓和蒙大拿等州的農業互濟會，在對一切作物實行高度價格維持的政策、開發和全面發展國家的天然資源、以及反對普遍軍訓等這種基本問題上，會員們的要求保持着穩固的立場。在一些地方，會員們對和平的願望表達在州農業互濟會刊物所刊登的來信上，表達在偶爾發表的一篇呼喚國際合作的社論里。

在這些州中，有的地方工農團結不光是說說而已。農民把糧食供給罷工的家庭，支持罷工的工人，工人則支持農民對迫切需要的水、電力和勃蘭南計劃的要求。反對壟斷資本在農業領域內的統治的鬥爭已經展開，並且在堅持着。

有些州的農民協會在根本上支持進步的政策，甚至更加明顯，其中領先的是依阿華州的農民協會。

在這個盛產玉米和豬的州里，農民協會在主席福列德·斯圖佛的領導下，提出了一個爭取和平和農業繁榮、堅決與壟斷資本家作鬥爭的綱領。

福列德·斯圖佛又是進步黨副主席之一（另一位副主席是保羅·羅伯遜），獲得千萬中、小農民的全力支持。他們對他和他所主張的原則的信任，在依阿華的壟斷資本家所發動的極其惡毒的

扣紅帽子攻勢面前，絲毫不動搖。這個攻勢是由全國農民協會主席柏敦所教唆起來的。在1950年全國農民協會的頭子們，曾企圖用一個追隨他們支持杜魯門的戰爭綱領的人來代替斯圖佛。依阿華農民協會的會員擊敗了這一活動，選斯圖佛連任他們的主席。從目前美國的歇斯底里狀態來看，這一鬥爭對依阿華州的農民的勇敢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俄亥俄州、東北區(紐約州)和阿拉巴馬州的農民協會，由於他們拒絕放棄其忠於和平事業和協會原來的民主原則，實際上已被開除出全國農民協會。

這些組織，通過組織活動和他們的州刊物，繼續向千萬個農業家庭宣傳一個從壟斷資本統治下求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解放、爭取五大國和平談判的原則性綱領。

這種活動，在一個像阿拉巴馬這樣的位於黑人地帶心臟地區的州來說，具有特別意義。在這裡，奧勃利·威廉士——也是被開除出全國農民協會的阿拉巴馬州農民協會的主席——多年來一直在主辦一份戰鬥性的報紙——“南方農民”，呼呼和平、小農幸福和種族平等。

在加利福尼亞州有一個政治上無黨派的但是具有高度戰鬥性的群眾性農業委員會。這就是加利福尼亞農業研究與立法委員會，它已成為這個州的小農場主和商品生產的家庭農業經營者的首要發言人。它的戰鬥性的月刊——“加利福尼亞農業報道者”深入到散佈在這個遼闊的州的成千上萬的農民家中。這個獨立的委員會曾經無數次地把農民們，不管他們屬於其他組織，都團聚到關於水和水電、反對壟斷資本對市場的統治、爭取一個保障家庭農業的長期計劃、支持一個堅定的農工團結的政策等重大問題上來。和平是委員會的綱領中的關鍵。

目前只有一家全國性的報紙，它把關於壟斷資本家的真相告

訴農民，向農民們真實地分析那些和他們有關的國內外事件。這份報刊——“農民應該知道的事實”，是一個研究團體所發行的月刊，是提供新聞的一個重要來源。可惜這份月刊的讀者有限，因此它所報道的事實還不能起動員廣大農民進入鬥爭的作用。

這種鬥爭的最重要集中點是在南方，那里的壓迫是最厲害的。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里，經過一番很大和很成功的努力，組成了分益佃雇農協會和南方佃農協會。

在實際非法的情況下，數千農民經由這些組織的領導和共產黨以及其他進步組織的支持，團結起來進行爭取土地和解除地主壓迫、廢除勞力償債制度和普遍改善分益佃雇農、佃農跟地主簽訂的合約的鬥爭。

這些組織的倡導力量被南方三K黨反動勢力摧毀了。但所造成的印象是深刻而持久的，它足以在今日的南方促成一個戰鬥的佃農和分益佃雇農——他們決心繼續這個生死攸關的鬥爭——的核心。

最後，必須提到組織無地的農業工人的勇敢努力。遠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不景氣日子里，工業農業工人聯合會就領導了太平洋沿岸的重大罷工鬥爭，鬥爭獲得幾萬工人的支持，遭受到公司農業集團的血腥恐怖的進攻。

就在塵土災難犧牲者被迫沿着公路流浪、尋求農田工作之後不多幾年，產聯的“美國罐頭、農業、包裝聯盟工人和工會聯合會”幫助這些工人在西部的包裝工廠里，爭取到合理的工作條件和較高的工資。聯合會後來改名為“食品、煙草和農業工人聯合會”，還企圖過以不斷的、暫時性的勝利把農業工人組織起來。

但是，由於許多的弱點，特別是甚至在這個進步的工會里，普通會員和領袖當中還存在着種族主義情緒，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永久性的組織。在勞聯的農業勞工聯合會里，這些缺點來得更嚴

重。这个联合会曾試圖把西部和南部的農業工人組織起來。

許多原先被“食品、烟草和農業工人联合会”組織起來的加工工人，現在加入了劳联。由于領導了 1947—1949 年間的罷工，劳联在水果和棉花采摘工人中还拥有好几千名會員，但是整个有組織的農業工人人数，比起全國農業工人人数來，顯得微不足道。

1952 年初，出現了一个新的和独立的農業工人組織——“農業工人联合会”，它的組織活动集中在东部大西洋沿岸各州。这个联合会似乎已擺脫了可惡的沙文主义的殘余的影响，正在在黑人、白人團結一致的基礎上把全体農村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方面，作出一致的努力。关于“農業工人联合会”的初期進展的消息保證了这个新的農業工人組織的迅速成長壯大。

对混在農民当中的農民敵人的斗争，剛剛才开始。壟断資本势力暂时顯然占着优势。唯有在創立民主的農業报刊和擴大現有的進步組織这两方面的最一致的努力，才能帮助農民从目前的壟断資本統治下解放出來。

## 第九章

### 毀滅和貧窮的道路

在1952年11月4日被共和黨競選運動經辦人稱為“淳樸的農民將軍”的艾森豪威爾將軍，以共和黨的候選人身份當選為美國總統。

但是，艾森豪威爾並不是一個“淳樸的”農民，反倒是一個实实在在的住在外地的農場主，他對他的佃戶的態度，跟其他的大農場主並無不同。

然而，他終歸是一個將軍。而且，又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計劃的發起人，因此顯然有資格來執行華爾街的戰爭陰謀。

在人民看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的全部競選活動，只不過是華爾街各派系之間的一場裝模作樣的爭奪戰。事實上，壟斷資本家毫不在乎誰當選上總統。他們唯一所關心的，就是最初對兩位旗手候選人和他們的陪伴——副總統候選人的物色，以便保證不會讓華爾街的戰爭計劃有什麼變化，並且使得在任何未來的政府中對前總統羅斯福的憶念，蕩然無存。

正如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所指出的：“從前，資產階級高唱自由主義，擁護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從而在人民中間為它自己樹立了威望。現在，連一點自由主義的影子也沒有了。”<sup>①</sup>美國壟斷資本主義已撕下它的最后一塊自由主義遮羞布，公然毫無掩飾地來奪取統治地位。

<sup>①</sup> 見“新華月報”，1952年11期第109頁。



新上任的总统的第一个官方行动，就是任命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为他的國務卿。这就是我們在上面所說到过的那个杜勒斯——新的世界战争策划者，國際壟断資本統治圈內的有势力人物。

美國競选期間的特征，是極力避免采取可能暴露候选人的伪善面孔的公开行动。一旦选举过了，農民、工人和廣大的美國人民群众可以預期到，由于加緊推行美國的侵略全世界計劃的結果，他們被加緊驅上毀滅和貧窮的道路。

### 華尔街的農民綱領

華尔街目前对美國大多數農民的計劃在現實性的估价中，顯露出前途含有嚴重的危險。正在摧毀着農民的壟断勢力的統治將加強了。大商業和大農業將通力合作以求达到他們所渴望的目標——牺牲廣大的中、小農民群众，進一步加強对整个農業經濟的徹底的統治。

已被閹割得只剩一付骨架的联邦農業救济計劃，还将進一步被削減。由于战争計劃繼續被推進，撥供土壤保持和農業信貸的基金更將被減少。水利和动力的開發計劃主要將限于軍火生產方面的使用，特別是在制造原子彈方面。

联邦政府兴建的灌溉工程將轉归私人經營的危險，如今具有更大的現實性。前奇異电气公司董事長——卸任不久的杜魯門政府的國防动员方面的主要官員查尔斯·依·威尔遜，早在1952年9月16日就建議把所有政府兴办的水电工程賣給私营公司，顯然为要达到上述目的。一个要求調查有多少項这些工程可以轉归州和地方政府，或轉归私营公司的法案，已在上屆國會里提了出來。

这样的法案，如果通过的話，將意味着把美國納稅人的270億

元投資轉移給一小撮只知圖謀個人利潤的壟斷資本家手中。

大商業是很自傲的，一心一意要達到它的目的。威爾遜早在1949年所發表的聲明，就是典型的例證，那時他還是奇異電氣公司的董事長。下面就是他所談的關於他的公司的話：“我們已不再僅僅是一個電氣設備的生產者和售賣者，我們是科學、教育、政府和社会進步中的一個因子。我們的力量足以左右一切私營企業的方針和性質。”<sup>①</sup>

現在發表娓娓動聽的競選演說的時間過去了，把幾百萬所謂“無效能的”小農逐出農莊的進程，可以預料將得到新的推動力。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

開始應用早已使用過的方法，那就是不合比率地征召小農的兒子入伍，這很可能是一個把某些農民排斥在政府的价格維持和土壤保持計劃之外的企圖，正如全國商會所建議的那樣。議會被最反動的壟斷資本主義的代表把持着，它所要做的只是修改現行的農業法，要求個體農民達到規定的生產量，如果它要想能夠享受政府的价格維持辦法的話。結果是，幾百萬小農和一部分時間做農業工作的農民將被排除在這些計劃之外。

還有這樣一種現實的威脅，那就是在戰爭生產地區“缺乏勞工”的借口下，政府的關於“農村家庭半就業情況”的報告，將被用作強迫推行重新定居計劃的槓杆。就這樣被驅走的農民的土地，將落到公司農場集團手中，至於這些“重新定居的”農戶的真正就業問題，誰都不管了。

黑人佃農和分益佃雇農，在華爾街的“農民將軍”統治下將陷入最壞的環境，新總統激烈反對將使黑人在工作上享有和白種人工人同樣平等機會的任何計劃，他的副總統是原來的蒙特-尼克松反共法案的草擬者李却德·尼克松。他們將不會阻止南方種植園

<sup>①</sup> 見1949年9月4日“紐約時報”的訪問紀錄。

主去加緊对佃農和分益佃雇農的沉重剝削，用更加發暴的恐怖方法來行使他們的“权利”。

对黑人農民來說，实际上將無法逃避这种压迫，因为國內的工厂的大門在他們面前將关得更緊了。由于籠罩在头上的可能实行的“公平就業实施法”的威脅暂时已解除了，雇主們現在可以确信他們拒絕給黑人工作的行为，仍然不会遭到反对和处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趨勢的加強，將進一步推進牺牲黑人農民、黑人工人以及全体黑人的企圖。

農民的廣大災難將因華尔街在國外的帝國主义陰謀而加甚。臭名远揚的“技術援助世界落后國家”的“第四点”計劃，一直被当作美國的擴張政策的工具。

特別針對着拉丁美洲、亞洲和其他远东國家，以及許多中东國家，“第四点”計劃阻撓着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工業化的任何進展，并且在实际上降低了这些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

作为華尔街的战争陰謀的一部分，“第四点”計劃是为美帝國主义打开这些國家的原料宝庫的鑰匙。在这个过程中，美國大商業消滅掉它的帝國主义競爭者，而同时又屯積起战略物資。此外，“第四点”計劃的另一个圖謀，是使这些國家更加束縛于某一种作物的生產，例如甘蔗、咖啡、麻或香蕉，結果給美國的地主和農產品加工商帶來龐大的利潤。这些國家从美國輸入用來提高農業生產率的每一部机器，以及工業產品和糧食。國內的劳动人民大众在本國統治階級和美國剝削者的双重压榨下，日趨貧困。由于降低生活水平的結果，他們買不起美國的農產品和其他商品。

1951年美國的農產品輸出达40億美元，正好等于1947年的輸出額，但是由于美元購買力下降，却連1947年輸出量的一半还不到。所謂“对外援助”計劃日益变为“軍事援助”，美國農民和其他美國人民共同負擔这些費用。

压在北大西洋集团國家（西德、法國、英國、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的人民的背上的巨大战争賦稅，已把这些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他們不能消費掉自己國內的全部農產品，更不能使美國農場上堆積起來的过剩農產品多少消費掉些。

由于艾森豪威尔一心一意推行美帝國主义的战争計劃，美國工人的工資包封里的美元將更多地被拿來支付軍火生產。結果是，美國農民从消費者手中獲得的美元眼看着將愈來愈少。

这些就是在華尔街和它的新的好作战爭叫囂的狂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的繼續統治下，美國農民所面臨的一些前景。

### 美國壟斷資本主义在經濟上和精神上的危机

对这些前景和壟斷資本家在國內外的陰謀活动進行分析，当时就会揭露出資本主义世界本身所發現的自己所处的危殆景况。美國統治階級的攫取权力的掙扎行动，就是馬林科夫在苏联共產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論据的活生生的例証，他指出，資本主义經濟“正陷于愈來愈嚴重的資本主义总危机和不断重演的經濟危机的困境中”，并且正忍受着由于走上“經濟軍事化和为战争生產服务的生產部門片面發展的路綫以及各國相互競爭、一些國家奴役其他國家的路綫”的下坡路而來的后果。<sup>①</sup>

事实上，斯大林証明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產生的一些情况，列寧和他自己所會提出的兩個論点已經失去了时效。其中一个論点是列寧在 1916 年提出的，即“資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說來，資本主义却較以前發展得更迅速無比’”；另一个論点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來的，即“关于資本主义总危机时

<sup>①</sup> 見 1952 年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联共(布)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 3 頁。

期市場相對穩定”。按照斯大林的看法，這些論點之所以失效，是由于“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和由蘇聯、中國和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所組成的“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鞏固<sup>①</sup>”。

壟斷資本主義的危機再不單只是表現在經濟和政治領域方面。它助長了一種跟它的經濟、政治困難相應的觀念的形成，這種觀念全部浸透了法西斯主義。它所依據的原則是，以戰爭為最後的工具，屠殺各國人民，以便能更好地統治殘留下來和人民，這種觀念還有某些專門涉及農民的方面。那就是人口過剩的理論以及相應的派生物——不能養活全世界人民的論調。

對人類生命和尊嚴的冷諷熱笑般的侮辱，是一切現代馬爾薩斯學說信徒們的共通特點。他們找到了他們的頭號發言人威廉·伏格特——一本完全為人所唾棄的名為“生存之路”的書的作者。這書的主旨是要毀滅人類的一半或三分之二。

伏格特的書的重要性，在於像貝爾納特·巴魯區之流曾給它寫過序言。巴魯區是一個第三次大戰的頭號鼓吹者，也是帝國主義原子彈控制計劃的創始人。事實上，伏格特的學說非常適宜於成為新政權在加緊備戰的道路上的精神指南，正如羅森堡的哲學指引過希特勒一樣。

伏格特把他的矛頭針對着歐洲和拉丁美洲。下面就是他在書中所發揮的一些觀念：“我們一切助長這個膿疱——增加人口——的行為，是對歐洲和我們自己的一種傷害。人口的穩定和減少，將是能夠走向世界和平和繁榮的最有效步驟之一。

“我們是處在一個討價還價的地位。我們所給予的任何援助，都應該是取決於：國家計劃是不是導向人口的穩定……”

“智利的最大的國家資產之一，也許是唯一最大的資產，就是

<sup>①</sup> 見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27頁。

它的高度的死亡率。”

至于美國，伏格特也不抱什么希望。他声称，“現在这里的生活水平是低的——而且必定要更加降低”，他并且在“避孕獎金”建議案中發現了“真正的奇蹟”。

他对戰爭是必不可免的信念含蓄在他的言論中，他認為“人類不大可能長久地逃避从天上傾注下來的、狂雨一般的戰爭的死亡”。

還有其他賣身給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人們，他們的專業是使人類精神墮落。康奈爾大學出了一本名為“飢餓、真理、半真理，非真理”的小冊子，作者佛蘭克·阿·皮爾遜和唐·巴爾貝格在書中說：“食人主義曾經是消耗糧食和供應糧食的人口之間的調整者，它是唯一具有這種雙重特點的調整者。而且，它有着使飲食更加精美的趨向。在歷史上，它是不能忽視的，但是現在卻不能在有禮貌的社會里拿來討論。這是一種以營養上的損失換來的社會進步。”

讀者有理由問：“這種腐臭思想的鼓吹者還是人嗎？”他們是垂死的、腐朽的、企圖用歌頌死亡的觀念來使自己永遠不敗的資本主義的產物。

## 農民的勇氣和希望

在全部美國歷史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到農民們為擺脫壟斷資本的束縛而進行鬥爭的事跡。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害怕這種鬥爭方式，終於把農民當中反對壟斷的普遍情緒，轉移到無害的烏托邦運動和通貨改革計劃的道路上來。許多農民曾經參加了這些運動，甚至在今天，在美國的某些地區還可以發現這種對“黃金持有者”的仇視的痕跡。

人民党主义的运动和它的代表——人民党，在1928年得到了150万張以上的选票。它是一个反对壟断的党，代表着一个反对高利抵押、高运输費和普遍加深農民災难的革命。它的主要綱領要求鐵路和电訊事業归政府所有，土地由政府开拓，还有許多次要的劳工要求。

然而早在1896年的选举中，人民党已失却了他們往昔大部分的勢力。为農民爭取一个政治基地的第二个重大努力，是1924年的農工党的参加競选，以參議員罗伯特·拉弗列特为總統候选人。

这个新的農工运动起源于第一次大战末期，当时达科他州有一个無党派联盟在發展。这个运动主要是由農民和东部工業地区的許多劳工党派包括一些有勢力的鐵路工会在內的同盟組成的。左翼勢力和新近組織起來的工人党——共產党的前身，在推动这个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个農工联盟的重要性，可以从1924年大选中拉弗列特所得的选票看出来：他得到4,826,382張选票，占总票数16.5%。由于左翼在組成这个新联盟中缺乏經驗而產生的戰術性錯誤，以及由于反动領導的工会猝然退出联盟，使得農工运动在1924年之后很快瓦解了。<sup>①</sup>

## 進 步 党

今日，進步党繼承着当初第三党运动的爭取和平、民主和人民幸福的斗争傳統。進步党成立于1948年，它和華尔街的兩党抗衡，團結了許多后一代的人，甚至一部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農工党的参加者。

進步党的主席爱尔默·本遜，來自明尼苏达州，他原是这个州

<sup>①</sup> 威廉姆·齐·福斯特著“美國共產党史”，1952年紐約國際出版社出版，第211頁。

的州長。党的首任領袖是農民出身的亨利·華萊士。他的羅斯福新政的農業部長的身份，以及他在當時的積極擁護和平的主張，從全國各地吸引了數百農民來參加黨的成立大會。在美國背信棄義地侵犯朝鮮的當兒，華萊士的背棄進步黨投奔杜魯門的戰爭陣營，只是使得那些曾經追隨他加入黨的農民更加強烈地認識到，關鍵問題是和平，而它需要他們的支持。美國的農民的先鋒隊依然留在進步黨內。

、依阿華州農民協會主席福烈德·斯圖佛，和保羅·羅伯遜共同充任進步黨的副主席。黨的对黑種人—白種人團結起來的原則的堅定立場，從它的參加1952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身上得到又一次的證明。它的候選人是：溫森·哈利南——美國的偉大的勞工領袖哈里·布里治的英勇的辯護律師；查洛達·巴斯夫人——著名的黑人領袖和維護老百姓的權利的戰士。

在進步黨參加州議會和國會議員的競選運動中，農民起着顯著的作用。在1948年，加里福尼亞州的山姆·密勒在全國遭受壟斷資本控制最深的三個縣——佛烈斯諾、寇恩和圖拉爾參加了國會議員的競選。他是一個小果園主，和他的共和黨對手——一個大公司農場集團的律師競選，密勒得到88%的選票，是任何進步黨單獨參加的競選中個人所得到的最多的票數。其他幾個進步黨的農民候選人從選民中也得到了同樣重要的支持。這証實了美國農民的先鋒隊的戰鬥精神。

在1952年充滿着戰爭歇斯底里和瘋狂的政治迫害氣氛的選舉里，投了進步黨的票，就有遭受迫害、失業和失掉商業關係的危險。在農村里，經過大事吹噓的“秘密”投票並不怎麼秘密。可是，在許多地方，黑種人和白種人農民及農業工人甘願冒險投進步黨候選人的票。

進步黨雖然人數不多，却是一個反法西斯、反戰同盟的核心。



但是为了完成历史给美国人民提出的任务，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包括一切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的团结运动，来有效地在政治战线上同法西斯分子和战争制造者搏斗。

## 不景气的年代

在不景气的年份里，全国各地数十万农民和农业工人投身到保卫他们的生活的英勇斗争中来。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反对强迫封产的群众性反抗、南部佃农和分益佃雇农反对变本加厉的剥削的骚动和公司农场的群众性罢工运动，是这个时期的标志。

在那些日子里，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集合起来，阻止一次预定的农场拍卖，这是一个通常的现象。拍卖人要求人们就整个农场、或是分别就土地、房屋和家具喊价。集合来的农民保证不喊出多于“一分钱”的价，就是只准许拍卖人得到“一分钱”的标价。按照法律，拍卖人只好照喊价拍卖，而邻居们很快便把被封的家产拿回来。

那些日子是“一分钱拍卖”的日子，它们虽然不能够制止对其他几千家农户的大规模封产，但是它们却使得农民认识到斗争和团结的必要。

在南方，在1931年1月的日子里，500名黑人和白人分益佃雇农向阿肯色州的英格蘭市挺进，强迫当地的商人和农场主供给他们粮食。这也是阿拉巴马州的分益佃雇农协会组成的时期，到1932年年底，协会已拥有1,500名会员。协会要求实施减租50%、一切债务和抵押延期五年和政府向小农预付现款的紧急纲领。共产党起来勇敢地支援这个受到南方种植园主的工具——警官和三K党徒——的迫害和威胁的协会。

在1932年12月，当人们向华盛顿发动第二次饥饿进军的时候，救援农民全国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6个州

的 248 名代表。

在这次會議上建立了農民全國行動委員會。这次大会也要求廢止中、小農戶的債務，以及減租減稅和其他救濟措施。<sup>①</sup> 後來在 1933 年 11 月的芝加哥舉行的全國行動委員會會議，一共有 36 州的 702 位代表出席。

當農民運動剛在中西部、南方和東方發動，西部的農業工人就在 1933 年開始舉行第一次的罷工。進步的職工會聯盟領導這些罷工，在這一年當中僅僅在西部地區就有兩萬名農業工人參加了罷工。農業工人在全國的許多地區卷入了同樣的鬥爭中。

公司農場經營者用殘酷的恐怖手段來反攻，他們在加里福尼亞州糾合成作為警備隊的“聯合農民”。雖然面臨着這一恐怖反攻，工人們依然能夠獲得增加工資的部分勝利，並且繼續為組織起來而進行鬥爭。

### 城鄉之間的友誼

在五十年代里，最重要的趨向是很活躍的農工團結的發展。雖然運動還不過處於開始的階段，但是它給城鄉關係帶來了顯著的變化。

農民和勞工組織，進步的和保守的，在各種會議上通過了許多決議，支持某些特殊要求，或是支持他們的盟友的鬥爭。這些行動到目前為止主要的還只限于立法方面。

這種立法上的支持包括：關於開發水利和水力發電資源、勃蘭南計劃、運費、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鐵路保險條例等問題以及其他問題。農工團結的最有力表現之一就是，由於農工組織以及許多宗教團體和其他群眾團體的十分堅決的聯合反對，一項戰爭措施——普遍軍訓法案被推翻了。

<sup>①</sup> 威廉姆·齊·福斯特著“美國共產黨史”第 289 頁。

但是，圍繞着這種決議案所展開的討論，發言者提出了贊成農工團結的論據，從而使人們更加深刻地感悟到這種團結的必要。這樣相互的支援已超過了這個合法的程度，而這些例子，已發現了不少。

農民在最小最貧的農民帶頭領導下以食物捐贈給罷工工人，這在全國的許多地方已成為平常的事。農民的最有力的支持是1949年賓夕凡尼亞州的煤礦工人大罷工，這次罷工持續了好多個星期。賓夕凡尼亞、新澤西、紐約州甚至遠達俄亥俄州，農民們運來一卡車一卡車的水果、蔬菜、土豆和雞蛋，使得罷工工人的家庭不斷餐食，使罷工工人保持高昂的鬥志，就在這個嚴寒的冬季里，農民和工人之間結成了持久的聯繫，為今后的聯合行動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另一方面，在加利福尼亞——農民和工人團結得最好的州之一——工人們不只一次地援助了艱難困苦農民。

在農產品價格跌落、剩餘產品賣不掉的日子裡，勞工組織曾經建議農民來到工廠大門外，從他們的卡車上把“賣不出去的”產品全部直接賣給工人。工會向會員們散發傳單，說明直接向農民購買就是支援了他們的同盟者，同時又可以得到質高的產品，毋須支付中間人的利潤。另一方面，農民在出售產品時向工人們散發傳單，向他們解釋在壟斷資本統治下農民各種問題。這種被稱為“廠門口的農民市場”的事件，在加利福尼亞州已成了一種制度，現在全國各地正在仿效推行。

在進步運動最強大的紐約州，已建立了把蛋、水果和蔬菜直接從農場賣給城市的工人的永久性組織。在各個工會大廳和其他適當的地点設立了中央分配站，農民們在規定的日子裡把他們的產品運到站上來。中間人被消滅了，在零售店裡經常賣得很貴的主食，現在按照便宜得多的價格達到城市的家庭中。在這些中心

站服务的工会会员都是义务性的。

旧金山的农民市场也是以农民直接进入消费者市场的原则为基础的，终年每天都开市。在这里，农民在劳工组织和城市的家庭主妇的帮助下，终于建立了一个市场，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农民都把他们的产品运到这里来。在星期六那一天，市场内的顾客达四万人，在这个市场内出售产品的1,500名生产者当中，不少是小农户。由于这个市场的存在，他们得以保留下他们的土地。为了对付批发商、零售商和垄断经纪市场的集中的和财力雄厚的对抗，这个百万居民的、市场范围内的、劳动人民的一致努力终于建立了这个民主的事业。在这里，就是收入最低的家庭也能够买到像橘子、成篮的制罐头的果子、梅干、杏、棗等奢侈食品，甚至可以买到供作家酿的葡萄。

在发起建立新型的农工关系的工会中，有产联的美国罐头公司工人联合工会。这个工会的工人加工和处理一项主要食品——肉类。从切身的经验中，他们不仅熟悉那些剥削他们的大肉类罐头商——阿摩尔、斯威富脱、古达海和威尔逊——的攫取暴利的伎俩，而且也洞悉那些迫使农民以赔钱的价格出售产品的阴谋。

为此工会设立了一个农工关系部，它的月刊“主要问题”经常刊登那些有关农民情况的报道。在工会每次全国大会上，农民代表常常受到欢迎，也常有许多农民代表来参加。

另一个正在开始努力建立农工之间的更密切的关系的工会，是独立的“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工会”，它久已采取进步的政策。这个工会的农工关系，当农业装备工人工会参加进来的时候，得到了新的动力。工会承认长久忽视农民和工人之间的联合行动，并认识到决定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联合政策的方针的必要性。它在1951年10月的全国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农业决议案，决议案对小农户的问题有专门的提法。

这些全國性的農工团结运动，在这两大階級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互相諒解的气氛。从經濟观点看来，这些孤立的行动只不过是使農民免除壟断資本压迫的次要因素。但是从教育和政治角度来看，它們代表着一个圍繞着和平和社会改革等問題的全新的团结运动的發軔基点，僅是这一运动就能給反壟断資本家的斗争帶來更持久、更深远的影响。

### 美國農民要和平

美國農民中普遍存在着和平的情緒。因為他們保持着孤立状态，而有組織的和平运动也不能大規模地深入到他們中間去，他們的和平情緒还未能最高度的思想水平上表現出來。但是事实依然是，朝鮮战争对于大部分農民是不得人心的，而且他們普遍怀疑人家所大事宣傳的战争會給他們帶來的所謂利益。

也可以說，宗教在農民群众中有深切的影响，特別在妇女和黑人当中。新教士們以最基本的宗教原則对貧苦農民佈道，常常表达了这种和平情緒。

就是这样，一种和平情緒是存在着，虽然这情緒含有許多混乱的看法，只要加以組織和教育，便可發出力量來。

農民們对兩個資產階級的政党的和平努力抱着很少的希望，这表现在 1952 年在依阿華州举行的一次投票測驗中。測驗問題是：“你認為当前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被征求意见的農民有 3/4 回答說“战争”。对另一个問題：“你認為那一个党——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会更有可能不讓朝鮮战争擴大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絕大部分農民說，它們都不会或願意这样做。<sup>①</sup>

在被征求意见的妇女中，43% 对后一个問題回答說“那一个也不会”，9% 不能判断。在男人中 39% 回答說“那一个也不会”，

<sup>①</sup> 見 1952 年 9 月 6 日的“華萊士農民和依阿華農家”。

13%未能判斷。

1952年的5月，一個由威斯康辛州70個乳農組成的代表團謁見了該州的州長，抗議不加區別地把他們的兒子征召入伍。他們真正是代表這個全國最大的產乳州的農民說話的，因為他們是在整個州的各個縣縣會議上選出來的，各縣的農民都踴躍參加了這些會議。

他們指責有人蓄意利用备战運動來消滅掉中、小乳農，因為他們無力雇用工人來代替被征入伍的兒子。由於這個政策推行的結果，不少農民已失掉了他們的牧場。

不顧州長的威脅，這些農民堅持他們的運動，直至許多縣的征兵局被迫撤銷為止。

1951年之初，議會由參議員古埃·吉列特組成小組委員會，舉行一次意見听取會，調查農場與消費者之間的价格上的不正常的差价。這次意見听取會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在整個听取的時間中，委員會無恥地縱容每一個壟斷資本組織的代表——正是他們所代表的公司應對這些价格上的懸殊負明顯的和直接的責任。對農民和消費者的代表的意見，委員會不是很少注意，就是根本不理会。

在一次專門討論肉類价格的听取會上，出現了一名擁有一萬會員的“玉米區牲畜飼養者協會”的代表。他是這個獨立的農民組織的執行秘書馬克·烏·畢克爾。他在作証中指控大罐頭商和美國農業部，竭力譴責利用所謂國家緊急狀態作為降低生活水平的借口的行為，並且說：“玉米區牲畜飼養者協會不相信這是採取辦法迫使全國吃焦干的玉米和蒸煮的干草的時候。”他接着說：

“在關於我國應否派軍隊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里打仗的問題上，似乎存在着尖銳的爭論。國務院看來，在朝鮮的軍隊也許是值得犧牲的；但這些兒郎們的父母看來却不是這樣。從1950年11

月7日的投票來看，人民似乎是拒絕一個犧牲這些兒郎的綱領，除非是他們在國內的雙親們真正遭到了危險。”

在全國農民協會主席柏敦背叛了和平事業之後，一位南達科州的農婦寫了一封信給他。這裡就是這位婦女雷諾德·洛肯夫人所寫的話：“我們遇到了什麼事呢？難道我們已成了任憑一個政黨擺弄的木偶嗎？我們是否為了一塊錢——或者不如說為了一塊錢的諾言而出賣我們的靈魂和可貴的天性呢？難道我們當中竟有人還這樣天真地相信下面的話：當我們用我們的鐵蹄更兇狠地踐踏國外被壓迫的人民的時候，我們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平等。”

最後，是一位兒子在朝鮮戰爭當了戰俘的阿肯色州農民的故事。他寫好了一封給杜魯門總統要求結束朝鮮戰爭的呼喚信。然後他把這封信寄給每一個美國戰俘的雙親和親戚，要求他們在信上簽名，並且請他們的朋友也簽名。在這些父母中，有幾千家是農村家庭，而他們跟其他當父母親的一樣，響應了這個運動。這位阿肯色的父親就在他最初獨自發起的呼喚信上收集到100萬個簽名。

在黑人當中，這種對和平的願望有深厚的根基。他們是最積極的和平運動戰士的一部分，並且經常參加這種團體的領導。南方的黑人分益佃雇農在祈禱會和教堂里，甚至在那些像農村中全國有色人進步協會這樣團體的集會里，表達了他們的和平願望。

沙文主義的統治階級在朝鮮戰爭中征召了過多的黑人入伍，經過最短的訓練時期之後，便把他們送到朝鮮，並使他們幾乎不斷地留在前綫。黑人士兵死亡的百分比是使人懷疑的。

在1952年的進步黨全國大會上，一群黑人分益佃雇農出席了大會。他們的旅費是由其他分益佃雇農湊起來的。他們是要從大會求得對他們的關於公民權利和和平的要求的答案。

## 共產黨和農民

爭取和平和組成最廣泛的聯盟來產生一個人民的反壟斷政府，是美國共產黨給自己提出的當前中心任務。黨知道農民必定是這個聯盟的不可分割的和主要的部分，特別是那些最貧苦、最受剝削的黑人和白人農民。它已制訂出一個最具體的農業綱領。

貝蒂斯·潘萊，在他對美共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強調着說，“我們的態度是堅定不移地為貧苦農民的最迫切的需要和願望而戰鬥。這是為把貧苦農民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創造條件的道路。”<sup>①</sup>

共產黨自倡導農民運動以來，已成為所有關於農民的重大鬥爭的領導力量，雖然有時因工人問題而忽視了農民工作的必要性。現在黨要求這些鬥爭應該同時進行，對於農民問題的行動不許有所延緩。

談到農村貧苦階層聯合起來的特殊重要性的時候，潘萊強調着說：使城市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連結起來的主要環節是工人階級的两个部分——“農村無產階級和一部分時間做農業工作的農民。”

不可能有抽象的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法。本書中所談到的壟斷資本統治的真實的結果，產生了農民的具体要求。這種結果必須使農民認識到是農民的切身問題，這才能使他們參加到爭取和平和民主的鬥爭里來。

潘萊再以南部的貧苦農民作為典型，指出一些需要立即重視起來的問題：

(一)用政府資助而由貧苦農民來管理的辦法來分配肥料，以

<sup>①</sup> 1951年2月潘萊向美共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我們黨在農民羣眾中的工作”的報告，第143頁。



免托辣斯和大生產者的阻撓。

(二) 实行土壤保持。因为在南方，多年种植一种作物的制度已經大大損害了田地的肥沃力。

(三) 分益佃雇農和佃農应有出售自己產品的权利。

(四) 貧苦農民應該得到必需的農業机器。

(五) 把土地分給無地的貧民、渴望土地的農業工人和小農。

“除非南方成为我們在这方面工作的主要中心地区，不然我們將不会嚴肅地对待農村的貧困問題。在南方住着農民中最貧苦的階層。正是在南方，在黑土地帶，居住着被壓迫的黑人。”

此外，党提出关系到所有農民的主要要求：需要政府实行百分之百等价的价格維持政策和低利率的信貸，以及要求充分開發一切水利和动力資源，使之造福于廣大的中、小農民，而不是为壟斷資本家增加利潤。

列寧在他的“農業中資本主义的發展”一書的結束語中說：“農業中資本主义的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这些規律所表現的各種形式，可以从美國得到最好的研究例証。”

在本書中我們已証明了，这同样可以适用于研究美國壟斷資本主义在農業中的統治。

要使得美國農民最后解脫百年來資本主义剝削的沉重枷鎖，主要的条件是要有一个農民、工人、黑人、妇女、青年和中等階層的廣泛的和平联合陣綫的綱領和一个关系到大部分中、小農民群众的当前需要的具体綱領。

只有在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这个綱領的目的才能实现。無產階級在爭取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政府的斗争中，使得農民成为它的同盟軍。这才使得有可能制止和粉碎壟斷資本主义在工業和農業中的統治，并实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國的崇高目标。